

拾穗

第六期

原子彈下
袖珍無線電的進步
雷擊的故事
面對現實
日本的氣球炸彈
原子能治療
棒球幻局
犬子
馬凱
作繭自縛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掬水軒貿易行

CHU SHUI CHE TRADING CO.

營業種目

工業品	磁器物
染料品	洋紙類
化學品	機器材
五金類	食料品

台北市衡陽街60號

Tel. 4031. 7309. 6192

掬水軒東京辦事處

Tel. No. 3530-9

東京都中央區築地三六華僑大廈四樓433室

拾穗一至六期合訂本預約單

預約者姓名.....

地址.....

預約冊數.....

匯款數.....

元正

- (一) 合訂本精裝700頁一巨冊零售每册拾元
- (二) 預約者七折優待每本特價七元請先付款(郵費在外)
- (三) 十月二十日出版後即行寄奉
- (四) 郵匯不便處郵票十足通用

高雄左營高雄煉油廠拾鐘出版社

攝影佳作選



第一屆全國攝影展覽會

攝影佳作選

攝影

攝影

攝影

攝影

- (一) 十月份十日攝影展覽會
- (二) 十月份十日攝影展覽會
- (三) 十月份十日攝影展覽會

中國攝影學會

目錄

第六期

拾穗

原子彈下

一

袖珍無線電的進步

五

雷擊的故事

八

水冷却塔

一一

面對現實

一四

日本的氣球炸彈

一七

原子能治療

二一

廢寢忘食

二五

柏林省親記

三一

棒球幻局

四八

漫畫

四九

犬子

五〇

馬凱

五三

棒球幻局解答

六七

洛茜·格蕾

六八

西洋交響樂的故事

七〇

作繭自縛

七六

歸輪風雨

九一

橋戲專欄

一〇三

原子彈下

厚 生譯



我們生活在原子彈威脅下的世界中，這篇文章會告訴我們原子彈爆炸後的危險狀態，和我們將怎樣地利用百分之幾秒的時刻來保衛自己的生命。

原子彈指南

南韓的烽烟低迷之外

，更升起了一種最可怕

的戰雲，原子彈高不見頂的菌狀濃烟。蘇聯會向美國投擲原子彈嗎？如果會，怎樣防禦？有沒有防禦？上星期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和國防部出版了一本四五六頁的書，叫做「原子武器的效用」這便是以上各問題第一次的官方答案。書裡面所述原子災害的指南，都是每一防護設計人員，和住在目標區的每一個老百姓應有的知識：原子戰爭怎麼樣和怎麼辦。

原子彈下的情景

原子彈的力量雖然比普通炸彈要大好幾千倍，但它的殺傷力和破壞力還是有許多限制，這些限制不止要看原子彈的大小，還要看爆炸的地方——和設防的情形而定。

炸彈投擲時是什麼情形呢？原子彈可能在美國城市的上空，海底，或地面上爆炸。每種情形下，效力雖有不同

，差一點的新式建築也不免有極大損害。八哩之外，損害輕微，僅泥灰和玻璃稍被波及。離爆炸處，至少兩哩，街上都堆滿着斷磚零瓦，水管電線一切不通。

，原理並無二致。炸彈在半空中爆炸的那剎間，原子的分裂使它變成一個迅速膨大的火球，一剎那間它並不亮，然後就成了一個直徑九百呎的火球，溫度攝氏七千度。火

球的周圍形成一種震波——高度壓縮的空氣被灼成白熱。震波像一堵鋼牆向四外擴張，有些地方又和反射震波合在一起，使壓力及倍增增加（叫做Mach front）。震波之後又有一種時速八百哩的暴風。距離爆發點正下方一哩的地方，風速減低至二百哩，一哩半之外，一百哩。風後面

是一種部分真空，好像另一陣反方向刮去的暴風。三哩以外，震波，暴風，和真空狀態才慢慢散開。

原子彈有許多能量，在爆炸後極短的時間之內，成熟和光的形態由火球中放射出來。五哩之外看到的光芒像一百個太陽，半哩內，熱力波所經之處，一切均化為灰燼，跟着就是(Gamma)射綫(原子核X綫)。這些射綫本來包

在火球之內，爆發後立刻便向四圍散射。

原子彈爆炸時的情形 一顆原子彈在地面上二千呎的

地方爆炸，破壞力最大。爆炸處正下方半徑半哩之內的東西，或為爆力所摧毀，或為熱力引起的火災所消滅。一哩半之內，熱能的放射引起無數火頭，因煤氣管破裂電線短路所引起的大火亦復不少，水管的破裂，更使救火工作無法進行。

半徑半哩之內，(Gamma)射綫力量之強，即在穿過兩呎厚的鋼筋混凝土或磚築的牆壁以後，仍然能夠殺死或重重地傷害那些逃過了爆炸和高熱的人，半哩之外，這種射綫的殺傷能力逐漸減小，然後突然削弱，距爆炸處兩哩的地方，絲毫不能傷人。

若在地面上爆炸，造成一個彈坑要消耗許多能量。雖然在爆炸點周圍會造成很大的破壞，但破壞範圍比空炸要小得多。水中爆炸雖然也消耗許多能量，但能够炸起大量放射性的水，使沾到水滴的東西都帶有放射性。

如果在一個城市裡爆炸 要看這城市裡是那一種建築，密集不密集，築在平原上，谷底裡，還是山頭上。根據原子能委員會的報導，紐約州防空委員會主席克萊將軍，上一星期會把紐約的情形作過下面的估計：

爆炸處四分之三哩以內，除最新式的鋼骨水泥和鋼骨建築以外均蕩然無存，一哩半之內的老式磚屋會全部倒塌

，不見得比日本的好很多。長崎和廣島的房屋，因為防止地震的影響，甚至比美國的還要堅固。美國的房子和日本的「紙屋」，不過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美國房子距爆炸點七五〇〇呎之外倒不了，但日本却也只有八五〇〇呎。

若把炸彈用船偷運進港，也可以使它在水底爆炸。震波從水裡傳出去，能把船震碎。一百萬噸帶放射性的水飛入空中，不俱把碼頭和倉庫打碎，並且使遠處的東西受到污染，幾個月都不能碰。被風吹散的水霧裡，也有可怕的放射微粒，威脅下風處居民的生命。

美國的建築怎麼樣呢？

不見得比日本的好很多。長崎和廣島的房屋，因為防止地震的影響，甚至比美國的還要堅固。美國的房子和日本的「紙屋」，不過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美國房子距爆炸點七五〇〇呎之外倒不了，但日本却也只有八五〇〇呎。

若把炸彈用船偷運進港，也可以使它在水底爆炸。震波從水裡傳出去，能把船震碎。一百萬噸帶放射性的水飛入空中，不俱把碼頭和倉庫打碎，並且使遠處的東西受到污染，幾個月都不能碰。被風吹散的水霧裡，也有可怕的放射微粒，威脅下風處居民的生命。

美國的建築怎麼樣呢？

不見得比日本的好很多。長崎和廣島的房屋，因為防止地震的影響，甚至比美國的還要堅固。美國的房子和日本的「紙屋」，不過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而已。美國房子距爆炸點七五〇〇呎之外倒不了，但日本却也只有八五〇〇呎。

原子彈對子人民怎樣？ 距爆炸處半徑半哩之內，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會死。其中一大部分因爆炸高熱或牆壁的倒塌而立刻死去。剩下的會被放射綫殺死。

四分之三哩之內，被 γ 綫照射的人死掉百分之五十，有些是幾分鐘之內便死，有些則經過好幾個星期。一又四分之二哩之內的人，被放射的熱能燒死或燒傷的很多。一哩半之內，碎玻璃，倒塌的牆壁和火災又造成若干傷亡。究竟死傷多少？

死傷的數目大約和廣島差不多（死傷各七萬）。距爆炸點三千呎之內，死掉百分之八十。四千五百呎處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六五〇〇呎，百分之十五。有些美國城市裡，辦公時間內，每五分之四方哩內，有十五萬至二十五萬人，全在半哩的半徑之內。若有原子彈在空中爆炸，殺死的人比廣島多得多。

炸後殘留的放射性 高空（二千呎）爆炸後，並沒有什麼聚而不散的放射性。幾分鐘之內，參加救護的人，稍微留意，就可進入爆炸的正下方工作。

爆炸剛過後放射綫的能力最強，可以使人慢慢致死。但在廣島死亡的人口中，至多不超過百分之十五是因為放射綫引起疾病致死的。大部分患過放射疾病沒有死掉的人，都完全復原。以前傳說不能生育的話，現在都認為毫無

大量的血液，血清和血清代用品，以便輸血，又需要極多紗布包紮灼傷的，和炸傷的，學校應當改為臨時急救病院。同時更需要有疏散計劃，以便供應災民的吃和住。

有效的避難所，大部分房屋內部都可以建造，或者建在地下，但都要尺許厚的鋼筋混凝土。築在外面，至少有一部分埋在地下，並且要離房屋稍遠，避免因房屋着火時發生危險。避難所不必要許多門，但須有兩個入口。每個入口都要有一個擋壁阻止直接射來的熱力和放射物。有些城市裡的地下鐵道，便是良好的避難所。

炸彈發時我應當怎麼辦？ 如果有空襲警報，應該立即離開街道走進避難所。附近如果沒有避難所，不要靠近窗和引火物（汽車油箱裝有汽油尤應遠離），立即臥倒。

如果正在一個高大的樓房裡，應該走到中間的一層。最好是到最底的一層或地下室。若在家中，馬上進地下室。

假如沒有警報？ 炸彈如當頭爆炸，無論如何都毫無辦法。如爆炸的地方是一哩以外，那麼你得到的警號便是其亮無比的火球。那麼，原子能委員會說，不要呆着。如果正站在空地上，便立刻躺下，曲起身體，儘量掩蔽起臂，手，面，頸。即令片紙寸布，稍加遮擋便免灼傷。躲到蔭蔽處，更可以使放射的熱力減少到沒有危險的程度。

根據。懷孕的婦人，被放射綫射過後不久就要流產，而且此時生的小孩多成畸形，但三兩個月以後，這種原子能殘留力量就沒有了。

美國那些地方最有被丟原子彈的可能？ 除軍事設施以外，便要輪到工廠極比的大都會，如紐約，芝加哥，費城，匹茲堡，底特律，落山磯。華盛頓則屬於另一種目標。十萬人以下的小城，如果沒有製造重要軍事物資的工廠，便不大有被投彈的可能。主要的工業目標，如儲油庫煉油廠，化學工廠，鐵路，碼頭，堤壩及發電廠。

原子彈能毀滅全世界嗎？ 照原子能委員會的答案，是不會的。原子委員會的估計，要使全球都有放射性，不能夠再住人，需要七十五萬五千顆廣島型原子彈——沒有人能造這麼多原子彈，也不可能會有這麼多。

原子彈下的應急方法

實際防禦原子彈的攻擊，需要舉國一致的長期努力。要經過好幾年花掉幾十億金錢將工業疏散，把主要的工廠轉入地中隧道，為城市居民建築龐大安全的避難所。但有許多事情現在也可以由地方性的防護組織來作。防護所和許多警察及救火組織，應當散佈在可能成目標的地帶附近，而不要集中在裡面。救急小隊應該密佈各處。他們需要

如果正在街上，那麼一二步之外必有門洞牆角或者樹蔭，馬上便避進去，把背向着光，緊靠着牆壁，以免被倒下的磚石或玻璃碎片所傷。

在家裡，一看見那種閃光，每個人馬上躺下來，背向着窗口，或者伏在桌椅床的後面。

對於放射性物質應該如何處置？

空炸以後，中心區域

多難逃放射性的沾染。但大雨，猛風，或水底爆炸也可以把放射性物質帶到別的地方，但殺傷力很弱。凡受到沾染的人應立即脫去衣服，用肥皂擦洗身體，如用無皂除垢劑更好。如果沒有水和肥皂，用未染放射物的紙，激烈摩擦皮膚也有效果。

爆炸區域的東西吃得嗎？

只有密封的東西才能吃！

最好是罐頭。

多久才沒有危險？

γ 綫的速度和光一樣，所以下便

走得乾乾淨淨。放射的熱力要維持三秒鐘。（是够一個人躲進門洞或者趕個三兩步避入牆角）震波每秒走五哩，爆炸以後，要在躲避的地方至少待一分鐘，並且要注意落下來的碎東西。水底爆炸以後，放射性水霧的危險有幾小時。

× × × × × × × × × ×

據原子能委員會說，以上各項要點和準備的方法，都是間不容髮，稍遲百分之幾秒，便有生死之別。（譯自時代雜誌）

袖珍無線電的進步

史丁姆生著
展樓譯

假使你有一個希望，希望無線電收音機能放在衣袋中，方便得像帶一包香煙似的，那麼現在要告訴你，這已是可能的了，雖然市面上尚沒有供應，但這次大戰已幫你，讓你的理想實現；下面是一篇給你的報告，不單使你相信你的理想的確可以實現，並且還有許多出奇的事蹟，使你驚奇！

假使不因為這次大戰，不爲了這有關戰事秘密，世上早在數年前，有比你理想中更小巧的收音機出世了！因爲現在已有重僅數兩，小得可以握在拳內的B電池，再說真空管——無線電用的燈泡——比鉛筆更細，重量不出十分之一兩，還有儲電器，薄得像一張紙，大小僅四分之一吋；更叫你不相信的是電阻與接線，在你的收音機中不是有很多五顏六色的電阻，細的大概祇有香煙的四五分之一，長度也祇香煙的五六分之一，像這般的大小在你看要算很靈巧的了！即使再能小牠一定很不堅固，不切實用的！可是事實是出人意料，假使你有機會把一架這種新式的收音機分解一次，在這種收音機中，除了真空管，儲電器，電

另外還有一只像賀年片這麼大的四燈收音機。這樣小巧的一套，已足夠運用到相當三段馬路這麼一方面積。

看了以上這麼小巧的一套，別以爲沒比這再小巧的了；博士又從袋中摸出一支普通的唇膏，在這唇膏壳內裝着一個一燈的發射機，牠所以能如此小是因爲牠的機件全部都印在燈泡的玻璃面上；博士介紹道：這是世上第二號的小發射機，因他的袋中還有一只世無前例，第一號小的發射機，有一個特別小的真空管，牠的大小經放大鏡放大後，還沒有手指大，所以牠能很富餘的裝入一個較小的唇膏壳內，而且足夠的地位讓牠的配件也印在這小唇膏壳內。

假使拿這種小發射機與小收音機，配合在一起使用，牠的工作距離是很小的，但博士請你們且別惋惜，若是用這種小發射機與較靈敏的收音機配合使用，牠的距離是可以增至數倍的，再說若拿這種小收音機來接收普通廣播電台，牠的距離可遠至數英里是毫無問題的。

或許有人要問，研究到現在，能做得這麼小，但是牠們對於實用的價值到底怎樣呢？佈博士說：這是太需要，簡直不用置疑的！下面就是對於這種問題的報告：

在太平之世，假使能割出一段週波，專供這種小收音

池等外，決找不到五顏六色的，一節一節的電阻，可是實際上牠是存在的，在那機壳上不是有很多像蝸牛爬過的痕跡嗎？這就是電阻並導線，牠是由特製油漆般的漿，一條一條在精密的計算下，畫在特製的絕緣機壳亮上。更有一種用水銀的氯化物製成的A電池，像一粒水菓糖，可是你別小看牠，牠能使你手電筒內的電珠光亮數小時呢！

這種新花樣到底是誰在研究呢？在美國因爲國防上的需要，以前由他們的國立標準局的一位佈倫納帝博士領導着一批科學家，專門在研究這問題，這位智慧的領導者，現在在加州的新丹福研究院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佈博士常常出席演說，因而他袋中總帶着一套東西，其中以兩級放大機——雙子用——爲最小，與普通開門的鑰匙差不多，可是雖然小，他的作用與普通4X5X0吋的放大機有相等的效果，而且對於潮濕等氣候的抵抗力，及修換等的方便，祇有比大型的好。

在他的袋中還有一只煙盒，其中放着一只三個真空管的發射機，及其受話器，可伸縮的天線，及電池等附件。

機發射機作近距通訊用。人們一定能用以作連絡的媒介，像食堂的侍者用牠來告訴廚師，客人點的是什麼菜。又像機場的地勤人員用以指示飛機的駕駛手，何處是適當的降落地點。再像圍獵時用以使每一分子能隨時聯絡，還有使兩個臨近辦公的人合用一只記錄機。

在醫療方面，佈博士說：他能做成一個極方便的心臟運動情形記錄器 (Electrocardiographs of a person's heart actions)，免得被檢查的病患者騎到手術台上去。

佈博士特別設計一只小巧萬用機，牠的重量不出一磅，可以用來收聽廣播節目，用作對講電話，用作助聽器，還可以用作家庭裡門窗開閉控制器。

現在耳聾的人不是用一只聽筒塞在耳朵內，由一條電線連到袋內笨重的擴聲機嗎？佈博士可以只做一只比聽筒更小的收音機來代替那聽筒，袋裡也換一套小巧的擴聲機兼發射機，這樣至少可以減少一條難看的連接線，使他和平常人一樣！

無線電的電供給問題是頗麻煩的，所以佈博士希望根本就不用電，這問題或許有大多數人以為不可能！可是佈博士會同另外一位研究過這「不用電的無線電問題」，他的結論是認爲無論收音機發射，都能以熱量來替代電。

理想中不用電的收音機的基本原則是這樣的：燈泡的燈絲是靠外面傳入的熱使牠溫度昇高到幾百度，牠就開始牠所擔負的工作了：還有高電壓的電力是靠熱電偶來產生的，所以這種收音機同一只鍋子，茶壺差不多，牠需要加熱的。

佈博士覺得不單電的問題有麻煩，還有收音機或發射機的末級強力輸出真空管，因散熱的問題而沒法順利縮小到像別的真空管一樣，還有揚聲器（喇叭）當縮小後放不出低音，故必需設法使小巧的喇叭能產生許多和音（Harmonics）從這些和音再得到低音！

由于這種縮小工作在數方面不能圓滿，所以在設計時要盡量利用可能縮小的部份。再由于縮小的方法尚未到完善的地位，尤其是工業方面的大量生產技術，有待改進。

但也請勿因上面的數問題而悲觀：因這種縮小的技術是日新月異的！因國防與戰爭所需要的是「不佔地位，沒有重量，簡直沒有什麼東西，但又能做每一件需要的工作的無線電！」

可能有人不信任這種奇蹟，實際上除了真空管因不能大量生產，工錢較昂，所以定價在三元半美金一個，但別的另件都僅幾分美金的事：由于這種新東西尚未普遍供應

所以先得寫一信給美國標準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 Washington 25, D.C.）要一份（General Information on Printed Circuits and Subminiature Radio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s）這裡面就告訴的你一批製造商，你從他們手裡可以購得你所要的東西。

譯自 Popular Mechanics

不用酸的蓄電池

新近發明一種蓄電池，是拿鉛與鎳的合金代替現在所用的鉛板，以鈳化合物代替現在所用的硫酸，用作蓄電池內的電極與電液，就因這不用硫酸與鉛板這兩點，所以這新發明蓄電池內沒有什麼腐蝕作用產生，無論是蓄電池內部或外面接處，又因鈳化合物不像硫酸有強氧化性所以電極間的隔板可以用塑膠料做成，外殼也可以換上漂亮的鉛盒了，因了這種結構物的耐用，新蓄電池足可支持廿五年的使用。

再有一優點是牠的充電率能高至每小時一百安培，因合金板不比鉛板，這樣高的充電率對它還是不損害。而且在充電充足後，雖放置長時間不用，它的電量決不因之漏去。

這種鈳化合物不單適用於新發明的電池，對於現用的鉛板蓄電池也同樣適用，也能增長壽命。

雷擊的故事

Irving Leiberman 著
程志新 譯



本省自雨季以來，常常發生雷電擊斃人畜的事件，最近報載，更有兄弟兩人在田中耕作，突遭雷擊，同時慘死的新聞，在科學昌明的現在，人類雖已發明各種避雷的設備，但雷擊的慘劇，仍不時發生，本篇係最近美國及其他各地遭受雷擊的記載，讀者可與本省發生者相比較——譯者附註

在渥海渥州開東地方，有一位却爾斯勃浪先生，以他的一生遭遇，足以證明雷電可以連續地打擊你，一次，二次，事實上會有十次之多。

勃浪先生被電光追逐着差不多有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他一再遭受雷擊，最近的一次，是發生在開東圖書館裡，那時候他正坐着讀書，突然電光一閃，帶着極可怖的聲音，一球形火焰從開着的窗戶進入。就在靠近他的坐位處爆炸成一陣火花。

結果雖然他的一條腿暫時麻痺，他並沒有死，二星期後，他又恢復他原來從事的卡車業的工作，不過他的眼睛變得特別謹慎，時時仰望着天空而已。

如果這故事聽來像幻術一樣不足信，那末請你記住雷電是不時利用幾種經常的詭計來作惡的，科學家們會致力去尋獲深入它的習性的各種新現象，有的還時常利用人造

的雷電，但它最不可捉摸的惡作劇到現在依舊出人意外。當堪薩斯城的步蓋，霍透刺克先生的家遭受雷擊的時候，這位先生立刻打電話通知本城的消防隊，救火員克洛特，威廉接電話時，一陣電光及火花從他的口唇打擊他的臉，難然事後無人受傷，但那時距霍透刺克先生能够完畢他的報告還要數分鐘。

有一個商人叫做馬孔，軸加的，他肯定的說曾經有一次雷擊使他臥室門孔上的鑰匙飛到他的腳上，兩者的距離有十尺遠。

我們知道雷電會剝去很多人的衣服，使他們精赤着因此沒有使他們受傷，在幾年以前，一條鐵線遭雷擊而熔成鐵條，同時另一個雷打死了一個獵人而他手中的鎗仍沒有拋棄。

世界各地的運動會員也發現宇宙的嘲弄人有時太過份

去年在渥海渥州呵倍那地方，呵倍那隊與特洛愛隊舉行壘球比賽，第一局時突然一聲雷擊，那時所有呵倍那隊的隊員都被擊而拋出了一二步，而特洛愛的隊員竟沒有一人接觸着雷電，你說奇怪不奇怪。

同樣的事件發生在一星期前，佛羅里達州倍克地方舉行的一次壘球比賽中，一聲雷擊使球場裂出一條長二十呎的溝，像犁過而成的一樣，擊倒了所有的球員，內三人當場死亡，同時在一小羣約三百人的觀眾頭上閃出一陣火花。

遭受雷擊的球賽不僅是壘球，最近倫敦舉行的陸軍杯足球賽，在最後一場時，從空中閃下一道電光，使全部二十二位球員及裁判員拋倒地上。

最奇怪的記錄是有一次因為雷擊而被獲了一個竊盜案，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人遭雷擊而昏迷，同時股上發生燃燒，去診治他的醫生發現他那裡有一個錢包是自己數天前被偷失的，於是這個人承認了偷竊，同時承認雷擊的時候，這個錢包正巧在他的口袋內。

要想校正雷電所玩弄的詭計的記錄是否正確是很困難的事情，因為在好多場合下，它毫無跡象可尋，例如有一次雷擊使兩個畫框失去了鍍金，而畫架及畫的本身都完整

南非洲開潑東地方某次正下着大雨，一聲雷電擊中一個土著的小孩，那時他正駕着八隻雄牛曳行的犁耕田而預備回去，突然感到昏迷而失去知覺，在他沒有被牛羣壓死以前，第二聲雷響殺死了所有的雄牛。

有關牲畜遭雷擊事件最令人驚愕的恐怕要算下述一隻豬和一匹馬的故事了。在奧斯汀的一個農場裡，有一次從幾隻小豬中殺了一隻，發現豬肉完全是黑的，那時突然來了一聲雷響，這黑的豬肉立刻變成白色了，在馬的故事中，一個雷使一匹馬失去了四個腳趾而沒有死，紐約州的梅爾文，范東先生說過，這些牲畜並沒有受傷，不過暫時的昏迷罷了。

雷電對於人類的身心也有極奇怪的表演，一個耳聾的孩子因受一次雷擊而恢復了他的聽覺，同時有一個瞎眼的工人感到受雷擊而恢復了他的視力，有另數個麻痺患者因雷擊而恢復了運用四肢的能力，還有瘋癲的人也會受到雷擊的治療，他們遭擊時的作用像近代電療術的震動一樣。

由於近代照相術對於雷電的研究，飛機必須爬上四英哩的高空方可避免因雷擊而起的電暴的震動，麥克依却龍博士(Dr. K. B. McEachron)曾將他七年來對於雷電研究的結果透露給美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的會員，在他的研究裡

無損，又一次，一個古怪的電光使兩個婦人手中所持編織用的針跳去，很神奇的沒有使兩位編織者受傷。

每個人都會聽過雷球的故事，舊金山一位本地戲院的美術家某次發現有一個帶着強烈光芒的火球從座位間的過道中滾來，使他的眼睛都睜不開，當它到達戲台的時候發生爆炸，留下一股硫黃的氣味，另一個例，當一個農場女孩撞着一個滾進她父親馬廄中的熾熱火球時發生爆炸，擊死了廄中所有的牲畜，祇有女孩本人沒有受傷。

愛斯坦勃爾地方有一個商店主和他的家族晚上為一個大雷所驚醒，一道非常眩目的強光使他們異常驚嚇，這時候有一個大的火球在他們廚房內上下轉動，發出極大的光芒，當任何物件與之接觸，隨即發生燃燒，被它所掠過的許多雞蛋事後發現已全部煮熟，最後它到達餐室的大門，使門燃着而隨即消滅不見，這自始至終沒有人被擊，不過因為這樣可怖的打擊嚇壞了店主的妻子，使她的左腿有一星期以上不能行動。

不少牲畜也被包括在這些可怖的不幸內，在東康衛，新威潑下爾地方，立却脫，威勃斯脫君正在他的廄內擠牛乳，一聲雷擊殺死了一頭母牛，他自己幸而為倒下的母牛帶倒而沒有受傷。

，從一萬六千呎高空開始擊下地面的電光均被拍攝，最偉大的數自是高出地面自二萬呎到七萬呎，其中百分之五十都在四萬呎以上。

依照依却龍博士的統計，普通雷擊的時間是千分之十五秒，而最長的時間是五分之四秒。這位權威學者在討論到電光條的速度時說：起始的一聲雷電的速度是每一百萬分之一秒移動二五八五呎，也就是每秒鐘五〇〇哩——七〇〇哩，有幾次雷聲的電紋(空中攝影所得的閃電實況)是由多至二十六個雷合成的，在極快的速度中，一個緊接着一個。

最近在紐約州傑姆士湯，有一位落舊，克萊姆先生的家裡的門鈴突然大響，當他出去開門時，他找不到任何人，後來他在門上發現有煙，才知道他的拜訪者原來是雷。它很有禮貌地先使門鈴發響，告訴主人它的來臨。

專家告訴我們，科學至少已可以為任何人時常計算雷電的急劇變化，但祇有在它已擊向地面之後。

譯自 MECHANIX ILLUSTRATED 七月號

× × × × × × × × × ×

水 冷 却 塔

Howard E. Dwyler 著
梓 泉 節 譯



在水源不暢或廢水不准任意棄置的地域裡，它解決了冷却廢水以供重復使用的難題。

凡是動力工程師，無不熟知利用冷却塔來吸收蒸汽透平凝縮器或汽缸水套所放出的廢熱，以減少機械因高熱而炸裂的危險。但有些地方因水源不暢，或廢水棄置有所限制的緣故，冷却廢水以供重復使用，便成了重要的課題。

在目前，常用的水冷却裝置約可分為，冷却池及冷却塔兩大類。前者由於佔地過廣，且效能又低，已不為人所重視。後者按其性能又可分為：自然通風式及機械通風式兩種，機械通風式視其風扇按裝的位置，又有壓風及誘風之別。茲將此項水冷却塔的原理，構造及其他，摘要介紹於後。

廢水在塔內流動空氣中冷却，是基於水溫比氣溫高，和少量廢水藉氣流之助而蒸發為水汽，需要吸收大量潛熱的事實而完成的。一磅重的廢水轉變為等量的水蒸汽，大約有一千英熱單位(B.T.U.)的熱量被吸收。亦等即於一百

磅廢水由華氏六十度冷却到華氏五十度時，所需移去的熱量。所以，廢水每冷却華氏十度約有百分之二的水量必需損失。

流動空氣在塔內既帶去了為數甚鉅的顯熱與潛熱，欲使廢水的出口溫度降至接近空氣的濕球溫度，也並不是件不可能的事，如果能技巧地變更送入塔內的空氣量的話，塔內空氣與水滴應緊密接觸，所以廢水須設法擊成細小粒點。空氣中水蒸汽含量要少，否則廢水蒸發困難而會影響交熱的效率。若情形可能，水冷却塔應建在較高地勢上。因為大氣壓力低，水滴更易蒸發。

水冷却塔的大小，應視下列各點而定：

- 一、冷却範圍(熱水溫度與冷却水溫度之差)
- 二、漸近溫度(冷水溫度與濕球溫度之差)
- 三、冷却水量
- 四、空氣的濕球溫度

揚水高度則猶其餘事。基於上述種種理由，自然通風式水冷却塔非不得已不採用為宜。

機械通風水冷却塔是藉風扇的轉動，以控制風量。它的初期建築費和運轉費，容或比自然通風水冷却塔為昂，但所得的冷却水溫度幾可到達空氣的濕球溫度。以整個言之，還是合算。

壓風式水冷却塔適用於有腐蝕性的循環水，它的風扇安設在塔的底部，使空氣由此而被壓入塔內，它的最大缺點是：空氣離開塔頂時，速度不高，而風扇的吸力則極強因之一部份熱而潮濕的空氣復被壓入塔內，以致減低交換的效率。在嚴寒的冬天裡，此類潮濕空氣所含水份甚至會在風扇的邊緣上結成水屑。

誘風式水冷却塔的風扇係在塔的頂部，熱空氣由於部份真空現象，被推而排出塔外。冷而乾燥的空氣繼之由塔的底部經過百葉板進入塔內。熱空氣因受風扇的壓力故離開塔頂時速度很高，決無重返塔內之虞。它的風扇直徑可增至二十呎，較壓風式的約大八呎。所以能量大而耗費小，最近各大動力廠多樂於採用。

最近十年來，美國著名水冷却塔製造商馬利公司，將誘風式水冷却塔加以部份改良，致有双流水平誘風式水冷

五、進入塔內之空氣速度

六、塔的高度

塔的高度，因受構造及經濟問題的限制，普通約在十五呎至四十呎之間。所以在某種情形下，若冷却範圍業經確定調節風速及冷却水量，就不難求得需要的答案。

不管那一種形式的水冷却器，構造上大致相同。它雖有直立的磚造或木造而圍圍着的外壁，熱水由近塔頂處，經過碎水木板層，使水滴擊成微小粒子，而後均勻地流下。並與導入塔內的空氣相互接觸，傳遞廢熱。最後被積集在底部的淺水槽內，以供重新使用。潮濕的熱空氣由冷却塔的頂部導出塔外，其時速度甚高，難免有微小水滴(非水蒸汽被挾持而出，故在是處裝有鋸齒形的阻止水珠飛散器，以減少無謂的水量損失。

自然通風式水冷却塔的效果如何，與風向及風速極有關係。普通在風速為每小時三哩，及每分鐘冷却3000英熱單位的熱負荷的情形下，成績最好。塔的較長一邊順着風向，可減小不必要的水量損失。此種水冷却塔，因風量，和風向的控制上頗多困難，所以工作時不但需要隨時調節冷却水量而且出口溫度亦不若理想的低。塔的構造高而且大，既費材料又有被風吹翻之虞。至於浪費電力以克服

却塔的應世，它的特點計有：

- 一、構造緊湊
- 二、能量大
- 三、熱交換效率高
- 四、使用時伸縮性較廣
- 五、空氣阻力小

循環水（廢水經冷卻後再行使用，周而復始，故稱循環水。）因沉澱和凝集作用，使水中雜質的濃度逐漸增高，一旦達到某一定程度時，它不僅富含侵蝕性而且將在熱交換器裡結成一薄層，而影響冷卻的效能。所以每隔相當時日將一部份或全部循環水放注塔外，另外加入清水，實屬必要。根據化學分析，組成薄層的主要成份大概是鈣和鎂的碳酸鹽，因之，在補充水中加入適量的軟化劑，情形當可改善。

循環水裡如果有水草生長，往往把分水系統堵塞，使水滴不能在塔內均勻地落下，而造成不良的結果。在熱交換器的水管表面上，常積有一層粒點極細的無機體，經過顯微鏡審慎的觀察，發現在這些無機體的外面，附着着無數的微生物，它們助長水草的蔓生。所以此項無機體應儘可能的把它破壞並除去。氣被認為是最有效且省錢的阻止

水草生長的藥劑，其他如硫酸銅，液態溴，過錳酸鉀及綠化石灰等也有被採用的。阻止水草生長的藥劑應在水草未長成前使用，否則枯死了的水草，留在冷卻裝置裡，可能會招致更多的麻煩。

冷卻塔中的木料纖維，常因循環水中碳酸鈉的含量過高而被溶解或侵蝕。為害大的可以威脅安全，小的縮短使用年限。碳酸鈉的含量多少，可由pH值大小得知，如pH值在九至十一之間，表示碳酸鈉含量太高，應加入適量的硫酸，將其中和，以達七至八之間為最理想。過小則酸性強，一樣為害不小。

廣告新術

黃譯

一個冷天，美國中西部一家商號登了一則廣告，說：這商號將免費贈送煤油給最先前來索取的一百五十個人，果然不折不扣的送完了，所以那天晚上就有一百五十個人，在他們的地窖裏，用簇新的鐮子鐮煤，每一個新鐮子上都刻着下面的字句：「如君已購置本號出品之油爐一具而不用煤爐，則君此時當可安坐起居室中一享清福矣。」

面對現實

。唯一克服困難的方法。

建 候譯



那房子是他心愛的東西。當搬場車開來遷出傢俱的那天，他就跳上火車走了，連着一星期不見回來。留下妻子一人把行李搬到一所便宜的平房裡去。

後來霍維自己承認「當時我就是逃走，我實在受不了，可是碰到一件事情，給了我一個教訓：那正是市面最不景氣的時候，到處都有商店倒閉，我去拜訪在紐約的一位老朋友，却不料他在幾天之前跳樓自殺了！這消息直令我震驚。」

「在這友人的桌上，有一封未拆開的信。原來他曾委託一位律師進行破產手續，這信就是由那律師寄來的。當時他面對此信，一定是突然失却自制，認為不能忍受這樣失面子的事情，因而自殺了。後來別人拆開了那封信，你道是怎麼回事？原來是他一位富有的叔父去世了，留下很多

幾年前，友人霍維喪失了他的房產。那原是他所最害怕最就心的一回事，因為

錢給他，這錢足以使他恢復他的商業，用不着宣告破產，然而他卻已經死去了。」

從這回事之後，霍維遭遇到好些困難，可是他每回都挺着胸去應付，並且一定要妻兒們也這樣做。去年他的妻子露絲患了胃痛，醫生問霍維：「我們要告訴她嗎？」霍維毫不遲疑地回答：當然，她必須知道：在我們家裡素來是面迎着不幸的！

露絲的病還是初期，迅速予以治療，竟獲痊愈。家人既沒有存着秘不敢宣的態度，露絲也不用就心家人不會把真相告訴她，或是隱瞞了什麼。因此免除了不必要的恐懼和憂慮。她也承認：「起初我確是害怕得要死，可是你或者要奇怪，知道了最壞的消息，倒是比做駝鳥，裝作不知道要好些。面迎着困難時，十有九回，它竟會由獅子一變而為馴貓的。」

霍維保持着面對現實的政策，使他一直能够堅定地站立得住。在消費降低的季節裡，別的商人都毫不顧忌地擴

張營業，冒險投資，他却極力緊縮，從往年贏利一百萬元的生意減成六十萬的貿易額。「空的希望有什麼用處呢？」他笑着說：「我祇是看清事實，面迎着他們。困難正和獅子一樣，曾經咆哮一陣子，現在却馴良如貓蜷伏在爐旁。你要想逃避困難，它們倒要追你，瞪着眼睛對它，它反而聽話了。」

維持情緒和心理的健康，在適當的時候，也可以採用少許避讓的方法。電影，音樂會，打獵，釣魚，好癖。有刺激性的故事，橋牌；等都可以祛除煩惱，洗滌精神，是很有趣的。祇是事實證明在今天這複雜的世界中，充滿了煩擾！我們在應付問題的時候，就有點過分的逃避現實。逃避的方式很多，我們有時甚至沒有察覺，也不願知道那就是遇到困難的象徵。

差不多每個人有時都有些誇大的幻想。有位小職員沒有勇氣去要求上司加薪，却幻想着自己得了頭獎，來解決經濟上的困難。要是他敢直接去找上司，可能祇要花幾分鐘，也許以後每周的薪俸袋裡，就可以多有十塊錢，供他一家上海濱去歇暑。

有了過失之後自圓其說也是普通的一種逃避現實之法，可以使我們免去難為情的感覺。一個從不犯錯誤的人，

們並逃不了，無論你跑的多快，跑的多遠，困難依舊是緊緊在跟着的，割甜菜的人，在收穫季節裡，由甲省到乙省，東奔西跑，遇着游牧式的生活，還有其經濟上充份的理由，至於那些失戀的男人，離婚的女子，不能安心居下，而跑向歐洲或南美乃是不會面迎着他們的問題，要是你有一種傾向，常想由這兒搬到那兒，想時常更換工作，一再的離婚，老帶着箱子跑，那麼你多半是有了什麼內在的問題，最好是將它發掘出來，細細研究一下。

也有人在遇到問題時，愛迂迴躲避：用疾病做手段去應付，而不自覺。疑痛(Hypochondria)和一些曖昧不明的病症，常是解決問題最容易的方法，而且不會背上懶惰或怯懦的名字。藥丸，注射，病床都是逃避責任時幫忙的東西。你若是極易於有生病的感覺，應該檢查一下潛意識裡的動機，看它們是否在玩手段，使你傷風，胃痛；以便逃避實際的困難。

解決困難，有如進入獅穴，不能說是容易，不過也有一些方法，能把獅子馴伏下來，有人曾經用過，是頗為有效的。

(1)儘量應用客現的態度，來看所遇到的困難，你可以稍許於向旁一灣點，把它當作別人的問題，而不是自己的。

面子上固然會好看一些，可是他卻不能從錯誤中獲得益處，不會因此而有進步。如果他是「酸葡萄」主義者，就會告訴你說，那份被別人奪去了的生意，本來就不是他真要想得到的東西。這樣說自然好聽一點，但他却永不會成為精明的商人，面對着現實的人不是如此，他們會釘住失敗的問題，想法子去改良。

有位朋友就是這樣：他在兜攬保險生意的時候，對主顧們說：「我兜攬的方法，有什麼不對，希望你坦白地告訴我，我若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就無法改正它們了。」這方面對現實過不憚改的青年，今日已成了美國最大保險公司的職員。

在美國，游蕩生活的增加，正表示着逃避主義在流行，成千成萬的人，在公路上，在火車裡，住帳篷，上海邊，到沒有去過的地方去，交通營業去年發達到最高潮，據估計，有一百萬以上的美國人，是住在車上。有人詢問在活動房子裡（按即一大車形小屋，可以由汽車拖到任何地方，人即住於其內。）的女孩子的住處，她回答說，「以往是亞爾巴尼，現在是沒有一定。」

那些並無特殊原因，祇是想找些變化而跑來跑去的人，實際上是想躲避一些自己沒有勇氣去對付的事。當然他

你一定知道，別人的問題，看來總是比较自己的問題來得簡單，告訴他們該怎樣應付，也十分容易，所以我們在遇到困難時，要設法把自己從裡面拉出來，「假使這不是我的事，它在我眼中會成什麼樣子，」儘可能把問題放遠一點，看得透徹一息，常可找到解決的途徑。

(2)培養幽默感，「獅子」最怕人用笑臉相迎，一陣大笑，常會使他們溜走，作者有個兒子，行為十分拘謹，遇事都過於嚴肅，他在七八歲時，曾經穿了小丑的服裝，拍過照片樣子實在令人發笑。作者就將這照片，釘在他的桌上。以後他每逢碰到考試迫近，或是車子出了毛病而懊惱時，擡頭望見自己那張照片，就禁不住笑了，臉上一帶笑容，憂愁就如水滴落到熱火爐上，立刻蒸發掉了！

(3)遇到困難時，別全靠自己去一人去解決：人總是以為一大串問題，都能一手處理，千萬別那麼想，那是不可能的，當你摔壞了手臂，車子在雪地裡拋錨，或是房子着了火，你都會不遲疑地找人來幫忙，那麼在遇到心理上有問題，有了疑懼，或是自己發生懷疑時，也當照樣處理。

別要全靠自己，自己有時是無能的，愚笨的，遇到有些難的問題應毫不遲疑地去找比你能力更強的人，幫忙共同解決來除去你心理上的困難完 譯自 Your Life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陰謀

W. H. Wilbur 原著
伯 穎 譯

戰時許多美國人毫不介意於日本的氣球侵襲，這裡首次揭露了他那驚心奪魄的詭計以及使它突然中止的不得已的理由。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杜立特將軍轟炸東京，給予正在驕傲跋扈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以無情的打擊，爲了要採取報復的手段，日本人處心竭慮地想出了有史以來首次遠渡重洋的自動氣球戰爭，這項準備工作差不多化費了二年之久，接着在六個月以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他們放出了九、〇〇〇個設計靈巧的氣囊，企圖使上面所載負的燃燒彈和爆炸彈墜落在美國的森林、田原或是城市中。

這些新武器的直徑爲三三呎，設計在三〇、〇〇〇—三五〇〇呎的高空中橫渡烟波浩渺的太平洋，在那高度中，飄行的氣流恆以每小時一〇〇—一二〇〇哩的速率移向美國。雖然在氣球放開以後，其上並沒有人操縱任何控制——即或是無線電，然而據謹慎的統計，大約有九〇〇—一、〇〇〇個氣球到達了美洲大陸，從阿拉斯加到墨西哥

一帶都會出現過。將近有二〇〇個這類完整的氣球被發現，在太平洋西北和加拿大西部，有七十五個以上的氣球殘體在別處陸地和近岸的太平洋中檢起過，此外從天空中的閃光看來，至少有一百個氣球曾在半空中炸毀了。

我們會企圖輕蔑這種攻擊，可是事實顯示出它在戰爭的技巧方面將是一個有意義的發展，這是首次無人駕駛的隔海投彈，毋庸諱言它那激烈破壞的威脅也是非常真實的，我們還可自認爲非常幸運，因爲冬天的雪消除了森林裡的火災，假如這次氣球的猛襲延續到乾燥的夏季，那時我們廣大的西部森林將像火絨一般，假如日本維持他們一九四五年三月間那種每天平均投擲一百個氣球炸彈的速率，或是假如他們不用大炸彈而在氣球上裝備了幾百個小的燒夷彈或細菌彈的話，他們的破壞將獲得成功。

一九四四年春天，日本開始做第一次大規模的氣球炸彈實驗當時放出了二〇〇個試驗性的氣囊，但沒有一個到達了美洲。至於第一批越洋成功的氣球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所放出的，而我們在十一月四日就接到了它們的首次報告，那天一條海軍巡邏艦辨出一大塊好像撕破衣服

的碎片飄浮在海面上，艦上的一個水手想把這件紡織物拖上船來，但發現上面連着一個很重東西，不能舉起來，於是他就用刀將它割斷，而讓垂在下面的儀器和炸約都沉下海去。撈上來的東西是一個包裹，上面還有日本商標，并且告訴我們有一些神秘的玩意兒已經參與了這場戰役。

開始我們就認識這種新戰役的可能性，立刻徵集了所有國立、州立或當地創設的政府機構協助研究。海軍受命嚴防而聯邦調查局則從事各種偵查。無論州立或國立的森林巡邏員都接到了我們需要氣球着陸的報告和搜索到氣球上的任何部分或其懸掛物的通知。

在發現了第一個氣囊以後，我們等了兩個禮拜才得到第二個從海洋中撈到的碎片。不久，另一個着火而部分損毀的氣球墜落在蒙他拿(Montana)，十一月中旬光景，由許多氣球碎片的報告，專家們已能指出這種武器的基本原理，繪圖人員也能畫出它的形狀了。最後，我們終於自傲

地發現這種飄浮的玩意兒在各種要點上都很有正確。

氣球的殘體是被送到在華盛頓的海軍研究室和加州理工學院加以研究，他們發現這種封包是由幾層厚的羊皮紙用植物膠互相粘貼而成，在保存氫氣方面，它比起最好的美國橡皮氣球布是遠爲有效得多了。

專家們從氣球鎮定袋中鑑定沙粒以後，指出日本五個出產這類沙的地名，空軍立刻被請求增加對那些地區的活動。在極短期內，我們獲得了一份附圖的氣球基地的報告，這張照片顯示了一個製造工廠，在廠外有幾個珠灰色的球體，顯然都是準備飛行到美國去的氣囊。

不久，一個珠灰色的氣球在臨近美國西部的一個城市上空發現了，空軍駕駛員立刻奉命起飛，以便將它毫無損傷地帶下來，他用推進器重複地掃除空氣，這陣爆風使得氣球的下垂物發生了傾斜，氫氣控制儀器也打開了，放出所有的氣體，氣球就跟着冉冉地降落到地面上，這次經過真是非常幸運，碰巧上面的自動破壞裝置宣告失靈，我們發現氣球的每一部分都是完整無缺。

嗣後我們知道製造這些氣球的成本每只大約在八百元美金左右。每隻氣球上大約帶了三十個六磅重的沙袋，假如氣球降落到三〇、〇〇〇呎以下，那由氣壓計操縱的附

裝儀器就會使沙袋繼續卸去，以便減輕重量。但如氣囊昇高至三五、〇〇〇以上，另外一個自動控制器就會將開關打開，放出一部分氫氣。每一隻氣球帶了三個或四個炸彈，至少有一個是燃燒彈，其他的則是普通三十二磅的碎片炸彈這兩種炸彈，都由一種卸除機件所控制，計劃在所有沙袋都已降落之後開始卸下一——日本人的理論是認為當那時候氣球將已抵達了美國大陸的上空。此外所有炸彈都已擲下時，還有一種炸毀氣球的設計，事實上這種設計至少有百分之十的氣球宣告失效，使我們能在它降落的時候，搶救到幾個完全沒有損壞的樣品。

隨着每一批帶有炸彈的氣球，日本人加派了一隻能發出無線電訊號的氣球，用作在橫渡重洋的大群飛行過程中的一個校正工具。爲了要使它們一定可以到達這裡，日本人利用塗了橡皮的絲織品，代替羊皮紙做這些領航氣球的氣囊——他們顯然相信那些塗了橡皮的絲織品是一個較優的氫氣儲存器，可是結果適得其反，祇有三個絲織的氣球曾經飄到過美國。

在修復幾個氣球以後，我們認爲由爆炸彈所生的危險小，但在西海岸的森林火災季節（七月至九月），燃燒彈將是一個嚴重的災禍。我們需要那些森林中的木材，所以

首長的密切合作，我們在這兩方面的目的都達到了。

奇怪的是在四月終了的時候，氣球炸彈突然停止了，是不是日本人認爲這種攻擊是失敗，因而放棄了它，還是這種舉動是另一次大規模猛擊前的一種詭詐性的暫息呢？可是日以繼月的過去了，始終沒有再發現過它。

三年後，當我訪問日本，與那時指揮氣球戰役的草場大將會談以後，才解決了這個謎。他告訴我那時總共發出了九千個氣球炸彈，依據日本的估計，至少有百分之十應當飄抵美國和加拿大。在蒙他拿最初着落的消息會從美國輾轉地傳到日本，但至此以後，美國報紙和無線電都緘口無言。因爲祇得到一個降落在美洲大陸上的情報，日本的參謀總長開始指責草場大將，有許多次評論草場是在浪擲他國家中日益減少的資源。

最後，在四月底左右，草場大將奉命停止所有的工作。參謀部的斷言是：「你們的氣球炸彈並沒有飄抵美國，因爲假如它們已經到達的話，報紙上一定可以見到報告，美國人的性格決不能容許自己緘默得如此久。」

立刻組織了特別救火隊，以便與森林巡邏隊和民間森林消防隊配合起來，然而一般說來，我們的防禦力量依然是太弱了。

同時，爲了應付氣球可能灑下菌來的瘟疫，例如植物病蟲，動物瘟疫甚至人類病的迫害，我們召集了各州的保健工作人員和獸醫，縣裡農業機構以及農學院當局，共同商討防禦的計劃。清潔隊立刻訓練起來，戰略地點也都準備了各種消毒藥品，衣服和面罩的儲藏，并敦促農人和牧場管理員迅速報告關於他們所飼養的牛，羊或豬的任何奇怪疾病的徵兆。

另一方面爲了要使日本人無法獲悉他們發動氣球戰以來所收到的什麼效果，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報紙和無線電都自願地接受檢查，可算是二次大戰中的一件奇事，不過這種檢查制度也使我们很難去警告一般人民，曾經在奧立岡的一次野餐中，一羣孩子們發現了一隻氣球，上面顯然帶了炸彈，在一陣激烈的爆炸聲中，五個孩子和一個婦入都遭受到不幸。

我們怎麼樣才可以將這種危險忠告數百萬的孩童，也要通知那些西部的農人和樵夫，不讓我們所需要的報告，有稍許洩露給日本，通過了學校當局和教師，警衛和巡邏

無妄之災

地譯

一天晚上，蕭伯訥和一群朋友被邀上戲院去看戲，主人是一位女作家，就是那戲劇的原作者。

「您要記住，」她跟他開玩笑說：「不要看到一半就離開囉。」

蕭氏正坐在女作家的後面，等幕啓後不久，他就靠向前去，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幾分鐘後，女作家覺得頸子上癢癢的，她伸手到背後去，摸到有一縷頭髮鬆了下來，於是就從皮包裹裏拿出幾根髮夾來很快地，把頭髮夾好。

後來，幕布放下了，蕭氏就向後靠到自己的座位上去。這時，他發出痛苦的慘叫來。

「有什麼事壞了嗎？」女作家趕緊旋過頭去問道。

「夫人，」他呻吟道，「如果您肯讓我的鬍子從您的頭髮堆裏放鬆出來，那我願意答應您，在戲演完之前決不離開！」

原子能治療

仲夏譯



今日放射性原子已在各處研究途徑中大放異彩。牠們幾乎已成爲科學家任何工作上精巧適用的工具。若是用作擴展人類視界的話，這些原子的同位素事實上已被稱爲自從顯微鏡發明以來之一項最大發明。并且超出於顯微鏡所無能爲力的一些工作。牠們可以透入植物的內部與動物的組織內而一步一步地電傳報告出其中最繁複的化學與生理上的反應。牠們可以量出近代最精密的化學分析上所不能檢視出的成份的百萬分之一。無疑地，放射性原子是這世紀中葉科學界上的寵兒！

對放射性元素感到驚異的最大理由恐怕還是由於牠們在醫藥界上輝煌的供獻：其一是用作診斷或研究，其二是用作內部照射而達成其有力之治療功效。

在麻省綜合醫院中，用放射性磷素已經檢驗證實出近千種以上的腦腫瘍。在這以前，慕爾醫師曾用放射性碘素於染料中，在腦殼開刀以前而發現出腫瘍處之大概部位。放射性原子早已廣泛地用於診斷及治療甲狀腺機能亢

進症，甲狀腺癌，及某種血液病如白血病，牠們可以使某種劇痛之心臟病稱之爲狹心病者帶來些微救治的進步。用作研究的工具時，放射性原子可以使我們精密而廣泛地知道人類很多的疾病，包括活動脈硬化症，癌症與細菌性傳染病類等。

這種醫學上的造福是近代的奇觀！這些激動的原子探出各種新奇，實用，同時又省錢的治療方法。去年八月間原子能委員會所發行的研究報告中，有一千八百五十三件是關於各種新方法的研究所。

但是，同位素是什麼？爲什麼牠能如此地活躍，從含糊的處所而發現出新的事實？這其中的作用究屬如何？

我們常想像同一元素的所有原子，譬如炭吧，是完全相同的。事實上，雖然炭原子在化學反應當中作用完全相同，但是有一些炭原子比另一些炭原子要重些。所有那些重量相同的炭原子組成了一類炭的「同位素」。假使其中僅是重量上的差別，這一類的原子稱之爲安定的同位素。但另有一些原子是不穩定的，或「爆炸性」的。這些不穩定的同位素才是我們所要提及的「放射性同位素」。

自然界有一些現成的放射性同位素，如鐳，鈾，鐳，鈾，甚至於一些微量的錫與鉀等。但吾人今日所說的放射性原子大部份都是用人工合成的。最初是在一九三四年由依蘭居里夫人與她的丈夫非力喬利居里用鐳與鍍首次合成放射性原子。現在放射性原子的主要來源是原子堆。

放射性物質內的原子除非在原子炸彈內是不會立刻爆炸的。牠們僅任意放射出某種可用數字統計出，及預先可知速率的同位素。倘若其中一半的原子在兩星期內散失的話，那麼所謂這同位素的「半周壽命」便是十四天，其餘剩下的原子當然含在其餘的十四天中繼續放射散失，直至其「枯萎」爲止。放射性原子周壽命的長短可以從幾百萬分之一秒到一千五百年間的鐳與四十五萬萬一千萬，年的鈾²³⁸。爲要避免放射性長期瀰留的危險，僅僅半周壽命極短的同位素用作人類醫學上內部照射之用。

放射性原子所以能如此地有效是由於牠放射出的幅射能。這放射線相當於鐳鏡的射線或是一架X光機。當作爲內部探究之用時，每次僅需要放射出極少的原子就足夠醫生們或研究家用無線電記錄出其數值。放射性化學品在溶液中極微之量也可檢驗出來。例如一千萬萬萬分之一克的放射性鈉就能轉動蓋氏記錄器。換句話說，假使你用一

英兩的放射性炭素與五千噸的炭酸鈣混合，然後取出其中的一食匙來，你仍舊可以檢驗出其中的放射性。假使同量的碳素平均分佈到五千萬只鼠的身體中，每只鼠體內的放射性都能用蓋氏記錄計記錄下來。

今日放射性藥物對於人類幫助最多，同時也許是最成功的。要算是放射性碘素了。牠可同時用作探求病源和治療之用。牠會爲數百位患者帶來健康與安寧。同時在某種情形之下可以抑制甲狀腺腫。最近牠在減輕那些心臟病患者受狹心症的襲擊方面已獲有成功。

放射性碘素對於所有的甲狀腺病症所以能如此成功是由於這器管的極度需要碘素。任何一類的碘質。每次給與人體碘的劑量，其中一半的碘素會在數小時內集中到頸部這蝴蝶狀的腺體中，其餘的一半要素分佈到病人的全體內。一個健康的甲狀腺吸取碘質的數量要五百倍於其他的器官或組織。若是一個過分發達的甲狀腺要超出一千倍或一千五百倍左右。所以用作探究病源放射性碘素的一點劑量可以很迅速而且正確地指示出這腺體的健康與活動情形。

假使已被證實出是甲狀腺機能亢進症，那麼醫生將給你一次較多的劑量。於是，這些放射性的原子將跑到腺體

內以短程的B線衝擊那些過多的甲狀腺細胞而減輕其有害的活動性。因為這些原子差不多都集中在這腺體內，同時B射線的射程僅有八分之一英寸，所以牠們對於鄰近的組織是無害的。那些分散在全体內微不足道的放射性原子是絕對完全的。雖然長射程的r線也同時放射，但因每單位的輻射能對於二組織的破壞力較小，不足為害。

在放射性碘素必須由原子衝擊機製造出來的時代每次治療的代價須三千美元。現在由原子堆來源的代價僅是那時的三分之一。在奧克內奇，放射性碘的實際價格每一個毫居利(Millicurie)僅值一塊美金，甲狀腺機能亢進症中治療大約須八至十個毫居利的量，加上包裝，航運，醫院及試驗室中的費用，病人的負擔大概是七十五到一百美元左右。較之一次手術費要便宜些。何況對病人講來，是一件多夠愉快的事！

對於那些生育年齡的婦女們，無論如何，外科手術仍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生殖細胞可能因輻射能而受到損害。大多數的醫院在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以前，都要病人自己簽署同意，因為有發生不孕症或是貧血症的危險。

關於這方面，很奇怪地是男人與女人有相反的反應。有些女人對於不孕症很感到興奮，但對於貧血症却又感到

放射性磷素，因為集中於骨髓中的關係，所以用作處理某種惡性的血液病，如白血病，但不能作治療之用。

還有一種尚在研究中的同位素是放射性鈾，牠的一小块預計可能相當於百五十萬伏特電壓的X光機。但是在用作治療以前，還有不少的問題尚待解決。

放射性原子在今日的診斷與治療上已如此地重要。牠已打開了無數研究工作上新的疑難之門。譬如，我們拿放射性原子加到人體機構中那些比較大而複雜的分子裏，我們一定可以尋出為什麼有些機構常時要出毛病。蛋白質，脂肪，酵素，一類的化合物，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探究得比以前更清楚。

在過去四年中，原子產品的航運記錄，其奇特是超出於任何商品之上。在一萬次的航運中，有數百噸的鉛與三合土的容器裏，所有的放射性原子僅有二英兩重。世界上能夠寫一萬張定單而貨品僅有二英兩的經理先生恐怕不會多吧！這種商品是如何地妙不可言！。

顧慮。男人們却不願有不孕症，但對億兆血球的損失却又漠不關心。

原子藥物雖然應用簡單，但對大多數的人仍然是新奇的，有些病人因為聽說過「放射性」一詞，所以當他吞下這種藥物後，他們於是竟會等待靜聽原子在身體內放射時的嚇嚇聲！有一位婦女當她初次治療返家後，她的一家人把她推到一間暗房裏，要看看她是否會如夜光錶面一樣地發光。

由於放射性磷素不僅放射出短程的B射線，同時也放射出長程的r射線，所以當病人投以重劑的藥量後，有好幾天是「不可接觸的」。必須與其他的病人隔離開來，直至其分泌物放射性消失為止。

放射性碘素對甲狀腺癌治療的記錄并不高。但牠仍然救治或延長了無數的生命。在診斷上，牠最近可用來幫助區別兩種先天的侏儒。一種是由於腦部的衰退，是無法可治的。另一種是甲狀腺機能減退症。這兩種病症在用放射性碘素探索病源時很易區分，然後後者再用甲狀腺荷爾蒙施以治療。

對於狹心症及充血性的心臟病可用放射性碘素而減輕心臟的負擔。因心臟負擔之減輕，可使病境轉好。

中 計

字 譯

有一個足智多謀的孩子，釣魚的技術很不差，他家近旁有一條盛產鱈魚的小溪——流經一個富人的田莊，要到這小溪去釣魚的許可證，有時可以拿到，那孩子運氣真好，竟拿到了一張。

一天，他就跟另一個孩子到那裏釣魚去，突然間，田莊的看守人從叢林裏衝了出來，那個有許可證的孩子趕緊扔下了釣竿，以最大的速率逃跑，看守人就追趕上去，走了約摸有半英里路，那孩子精疲力竭，就停了下來，看守人抓住了他的臂膀。問他：「你到這田莊上來釣魚，有許可證沒有？」

「有的呀，」那孩子很鎮靜地說，

「拿給我看看，」

孩子從衣袋裏抽出一張許可證來，看守人仔細檢驗了一番。

「你既然有許可證，幹嗎要逃走呢？」他問道，生氣得很。

「讓另一個孩子跑開呀，」是那孩子的回答，「他沒有許可證。」

廢寢忘食（續）

並木良輔著
林煥星譯

最惡的日子

這是當初建設 Pilot 工場時的事情。一次，在昭和十四年一月，第廿一次創業紀念日，他對全體員工致詞。他是一個海員，艱且起碇，應時刻記住「最惡的時刻」。

所以他熟慮的結果，故意選擇一個「最惡的日子」建設工場，以顯示應該用海員的精神來創造事業。

大正四年，秋九月。

現在是他多年的宿願將要實現的時候。

他雖然特別的振作起來，然而到了這個時候，心裏感到不安起來。

他一向是很討厭占卦的。因為他的父親對於這種事情非常不喜歡，他的父親，看鄰居張羅神佛的事毫無意思，所謂迷信簡直是看不上眼。

同時他的父親一定要念下面的詩句：

「誠心而正意，不祈神自佑。」

他因為常常聽到的關係，所以他從小就很喜歡這種詩句，幾十年以來，他被父親的這類詩句所薰陶，非常反對

占卦和測字。

但是，到了現今，在他和他一家已到了生死浮沉的路口時，他們的世交森田太太，特別的來告訴他說：

「按先生的生辰看起來，現在要建築工場，我想最好是何時何時……」這樣很關心的來對他的太太講了。

「胡說，那有這種事情！」

他雖然這樣的譏笑，心裏也慢慢的有一點不安起來了

這次，他的木匠又來告訴他和森田太太一樣的話：

「先生！你這一次要開始新的事業，是你一生很重要的關頭，怎樣？占過卦了嗎？」

吉的日子，所謂「諸事不宜」之日，振作起精神來建築我的工場。

「我原來是在海洋上生活的。

「記住！在前面有最不吉利的日子等待你」這樣教訓是在我年青的時代，早已知道的。

「好！我決心要依照這教訓在廣大的東京市裡，我雖渺小，我也要來建立一個理想的工廠，如果建立的次日火將它燒光了，我決不哭，再以笑來打開離局就是。」

他一邊這樣的自語，他極度的興奮起來，覺得自己已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了。

國民新報的第三頁最後一段，每天都登有吉凶禍福的日期。

迄今，對於這種記事，他一向不看的，近來他常常暗暗的注意生辰吉日這一項，但從他決心這天起，他却焦急的等待最不吉日子。

有一天，正是十二天以後的報紙，他所期待的對於生辰非常不吉的日子來啦！

「本日諸事不宜，搬家，旅行，開業均不吉，注意喪生。」

又在每個黑字上加黑黑的注點。

這樣的正類的忠告他。

平常討厭占卦和測字，但到了這樣緊要的時期，想來想去，他忽然有了占一占的意思。

芝的赤法師算的很靈，還有某處的某先生也很出名，這樣的話，他漸漸的關心注意了。

他想，要占卦的話，就索性多花點錢，到那有名的橫濱高鳴先生那裏去……

他生來非常反對占卦的，但不知何時變成了這種樣子，慢慢的心裏怖懼和不安起來。

他失去了過去的魄力，手足不知所措，這樣惴惴不安的過了些日子。

不久，他振作起來，自負的精神，又喚醒他起來。

「甚麼吉日不吉日？到底是那個決定的，都是莫明其妙的事，只不過是那些卑怯的人亂喊罷了。

「這種荒謬的言論會使世界上庸俗的人自尋苦吃。

「以前神田一帶的火災可以證明，被燒的房屋，一定都是經過占卦和測字而後建立的，不擇吉日建築的着火，擇吉日建築的能保全，那就可以相信。但事實上火災起來時不論那一間都無幸免的，占卦測字有甚麼價值，愚昧已極！好吧！事到如今，看我自己的！我偏要選那最不

他苦笑了，好了！叫木匠來！

木匠高橋來了，說：「先生看到吉日吧？」

他立刻作得意的樣子講：

「看到吉日了，真正是非常好的日子，就的今天，現在趕快準備好，要是來不及只做地基也行！」

木匠很快的去告訴同伴後，他的妻子悄悄來偷看他的報紙。

他藏匿起來不給他的妻子看到，她愈是追著要看。

他沒有辦法，於是把自己鎮定下來，而很嚴重的對她妻子說：

「不要鬧，是這個。」把黑黑的記號指示給他的妻子看。

她漸漸驚慌失色了！

「你怎麼這樣的胡鬧？你做事像瘋了一樣，為什麼故意把今天選定出來，不要這樣吧！不要這樣吧！」

她好像要哭一樣的要求著說。

「什麼話！我有自信才這樣做，日子的好壞到底是誰決定的，誠心正意專心努力的人，有什麼吉日不吉日？」

「好！假若神有種規定，是他所選的日子有那一個人的敢隨便違背，神一定要降禍於他，有這樣說的神，那不是

過了三天，最後他那雖小而具規模的工廠到底完成了

工廠完成後，滿心裡錯綜交雜着感激，歡欣，不安及如何克服前途困難的計劃。

他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一樣的，拾起一片小的木片，揮筆疾書。

「大正四年秋九月最惡之日建築。」

然後將它釘在房簷下。

他獨自一個人在昏暗的工場中苦苦的沉思，時時的用憂鬱的眼光上下看着，一邊揮動着兩拳。

輾轉廿年後。

那兩三間的小房，經過幾次的縱橫增建，更經遷移改建後，現在時常站在大塚那四層樓的鋼骨水泥的工場屋上，回憶過去的情景。

他的事業薄弱，有如燭露一樣的生命能繼續到現在，安然渡過這處處都是阻碍的環境，現在的 Pilot 正在向着那麼大的海外伸展開去。

感念曠昔，他實在無話可講了。

(本篇完)

快樂的生活 (這是創業翌年暮，獨立自營時代的

正當的神！

「神保佑思想純正的人，凡是正義的人：無論到何處，能得到神的扶助，這不是神的真心嗎？」

她伏在地下抽噎着。

他兩個血紅的眼睛，忿怒的含着淚。

「日本的神更應當對這樣的日本人處處保佑。如果對於信仰他的和不順服他的人，會給予不同處置的那種瘟神，就算日本全國的神都變成這樣，我也決定反抗他們！」

他瘋狂一樣的喊出來。

他一旦這樣講出來後，他是決心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雖然妻子哭泣，他也不介意。

木匠什麼也不知道，叫同伴們前來將一切工具準備好

蓋起來不過兩三間的房間。

在這秋天的黃昏裡他那像倉庫一樣的工場，在院子的一角完成了初步的工程。

初秋九月。

那狹小的院子裡帶來些秋虫的鳴聲，他獨自佇立着。

一邊看着那薄暮裡清晣的小屋的柱架，一邊寂寞的獨自領首。

故事。

在那時，每月十四日和月底是應當給員工發薪的日期

開業沒有多久就到了年底的十四日，那天是因爲要發工錢，就到小舟街的銀行那裡去。

出乎意外的，當他走上銀行台階的時候，他想今天與往常不同呢，一面擡頭看時：原來銀行的鐵門像牢一樣緊緊的關閉着。

剎那間，他失聲喊道「啊，完了！」，同時這意外的打擊，他如同冷水當頭淋下一樣，驚駭極了。

他在那裡癡了一刻，什麼也不知道。

直到現在，他還是想不出銀行爲什麼忽然的關了門。

清醒一些時他才發現他自己呆在那銀行台階上。

當他心悻悻漸漸安定下來之後，他開始想銀行這樣倒閉以後，他的家庭將要演成怎樣的一個悲慘的結果。

他損失了以畢生之力所儲蓄的財產，今後將怎樣幹下去，一邊鎮定自己的心，一邊做各種打算。

可是，這突如其來的事件，使他不能想出怎樣的好方法，只有呆在那裡凝視街前走過的行人。

正在這時，他注意到一位公務員樣子父親同着小學生

樣子的兄弟二人一邊走一邊很快樂的講着話。

他立刻的拍了下膝蓋跳起來。

同時他也沒想的叫了起來。

「啊，是了！今天是星期日呢！」

全身的緊張立刻的消除了，他正在像是從惡夢中醒來一樣，疲乏的就地坐下了。

他不期然的這樣的想道：

「這實在是在自己有生以來，第一次忘記了什麼是星期日呢！實際上，自從自己獨自創業以來，專心從事工作將年節一類的事情都拋開不顧，但是事實上，忘記了禮拜日的事，連自己都想不到。

「難過我自己成爲一個幸福的人了嗎？」

「自思三十年來都是朝朝暮暮的以星期日爲目標的人

總之，不是以慰安酬努力，而是以慰安爲目的而努力。

「在孩童時期或學生時期尚情有可原，假如爲人師表時較學生尤渴望星期日，那是過着一種如何散漫的生活啊！」

可是想想，世人大都是如此的暮氣沉沉——的樣子呢

的有多少人能過着這樣真實的快樂生活？

也許實際上只有我自己一人也未可知呢？……………這樣，他感到得天獨厚了。

他想起這些事的時候，同時心中湧出一種不可言喻的自傲，他感激的禁不住熱淚由兩頰流下來。

他一邊浴着初冬的陽光，一邊陶醉在感謝及快樂的想像中。

在這時，忽然的不知他所忍不住的感謝之情，向誰表示，於是他自然而然的，擡起頭來仰望一下輝煌照耀在頭上的太陽後，又低下頭來不知何故欣慰的眼淚滴滴的落在階前的長石上。

過去的不安以吸奮鬪掙扎才得到擺脫，他現在才開始完全得到人間真正的生活，他很清楚的感到了。

他開始覺得自己生平の見解從來沒有錯誤時，他感到身體裡的血液一時復暢而有活潑的感覺。

回家的途中，他仔細的想了。
從前在中學時代，學過論語中一節「朝聞道，夕死可矣。」

過去到現在總算點頭認可，而真正的意思還沒領悟，但是此際才像是明白了。

！

他這樣一邊想着路路上的行人。

穿着西裝的紳士萎靡着臉走過去。

「他也是幾十年來爲要得到政府的恩給(註)一天一天的拖着不情願的步子的人罷？」這樣想後，他心中感到很難受。

用力流着汗拉車走過的，……他也是爲了爭得晚年的安樂，才每日如此一邊拭着不甘願的流汗，一邊走的吧？

臉色沉悶走過去的年青店員，沒有精神走過來的工人，使那些讚頌青春的人：因此又喪失了勇氣。

大家都似乎是爲了慰勞及報酬，也就是假日和月薪而工作的樣子。

不管自己站在何種立場看，來來往往的人對於現實的生活是不能得到滿足與快樂的。

但是現在自己如何？

自己對於那些名利甚至於假日都忘却了，埋頭努力於自己的工作，這是何等快樂的事。

所謂，廢寢忘食，埋頭苦幹。

有時置生命於度外，自己狂熱的繼續研究。

竟，這廣大的東京市中，現在除了自己以外，果真

所謂「人生應當怎樣生活」，如真正的瞭解了，那麼其人雖死也確是有價值，且偉大的，實在是不錯，他明白了。

一個人能徹底了解而得到人類生存之意義和價值，才是一種莫大的幸福，否則雖活到七八十歲還不明白爲人之道，徒然憤世嫉俗虛度一生，至死還是一個毫無意義的人。

他自己覺得自三十幾歲時起了解人生真義，如今才過着這樣有價值的生活，如果就此輾死在回去的電車之下，一生也無所抱憾了。

他這樣想的時候，那難於言喻的激奮之情，似乎要衝出他的胸懷。

且夕樂業，隨時隨地雖身死而吾生不虛矣！

(本篇完)

不願寒暑，不羨風花，雪，月，
而能愛好其職業的人，是可尊敬的！

玉泉野人

並木生

註：這是日本國家對公教人員的一種特別待遇，有如事業機關的年資獎金，唯係按月發給。

柏林省親記(續)

凱斯納原著
沙金譯

第十三章

當古斯達和大學教授踏進銀行大門的時候，戴圓頂帽的先生，正站在一個掛有「出納」牌子的窗口前面，而且不耐煩地站着隊等候着他所將要輪值到的時機。銀行裏的行員，還在打着電話。

大學教授站到竊賊的身邊，並且留神注意着。古斯達站在那個傢伙的身後，把一只手伸在褲袋內，緊緊地握住喇叭。

銀行出納員，於此時走近窗口，並詢問大學教授要些什麼東西。

「謝謝，」大學教授說，「但是那位先生，是比我先在那兒的。」

「那末你呢？」出納員現在轉問葛隆達先生。

「對不起，請你把我的一張一百馬克的鈔票換成二張五十馬克的，同時請你把另外的四十馬克，都換成零碎銀

，全都跳了起來，好奇地跑向出納員的窗口。出納主任也憤憤地從他的辦公室衝了出來。

還有——從大門口跑來了十個孩子，艾密領着頭，將這位戴圓頂帽的先生，團團圍住。

「這事與這許多孩子，又有什麼關係？」出納主任大聲地質問。

「據這一羣孩子說，我因兌換的需要而付給您那位出納員的錢，是從他們中的一個孩子身上偷取的，」葛隆達先生訴述原由，並且因憤怒而發抖。

「事實的真相，也就是這樣！」艾密喊叫着，而且跳到出納窗口前面。「一張一百馬克的鈔票，和二張二十馬克的鈔票，都被他從我身上偷去。昨天下午，在新城駛柏林的火車上，當我睡着的時候。」

「那末，你能證明這些錢是你的？」出納員嚴正地詢問着。

「一星期以來，我一直在柏林，昨天從早到晚，我也是在城裏的，」這個竊賊從旁挿入說，而且還露出一些有禮貌的微笑。

「你真是一個撒謊的！」艾密大聲叫罵，幾乎因狂怒而哭泣起來。

幣！」葛先生說，而且從袋中拿出一張一百馬克的鈔票，和二張二十馬克的鈔票，擺在櫃桌上。

出納員拿起三張鈔票就想走到保險箱那兒去。

「等一下！」大學教授大聲地喊着。「這些錢全是偷來的！」

「什麼？」行員吃驚地詢問着，並且轉過身來，坐在另外幾間屋子裏的同事們，也都停止工作，站了起來。

「這筆錢完全是不屬於這位先生所有的。他從我朋友那裏偷來，現在不過是要想把它兌換一下，使得人們不再能夠指認得出，」大學教授說明原委。

「這樣的無禮，是在我的全部生活史中，所從未遇到過的，」葛隆達先生說，一面轉向出納員，繼續說一聲：「請原諒我！」隨即賞了大學教授一記很響的耳光。

「這樣並不能解決了這件事，」大學教授說，而且用力推他一下，使得那個傢伙，不得不抓住桌子，以免傾跌。同時古斯達把喇叭嚇人地大聲響了三聲。銀行裏的職員

「那末，你能不能證明，此地這位先生，就是和你同坐在火車上的那位？」出納主任問。

「這他當然不能，」竊賊漫不經心地說。

「這是因為你單獨一人和他在火車上，你決不會找到一個證人的緣故。」行員中的一個評論着。因之，艾密的同伴們，都現出了困惑的神色。

「有的！」艾密喊着，「當然！我當然有一個證人！她是常綠村裏的葉可白太太。她剛好和我們一同坐在一個車廂裏。以後她下了車。而且她還要我代她向新城的顧爾海先生問好！」

「這樣看來，你倒必須提出一些答辯的了，」出納主任對竊賊說。「你能這樣做嗎？」

「當然囉，」這一個設法自圓其說。「我住在那邊的客來達旅館……」

「可是你剛從昨天晚上才住進去的，」古斯達嚷着。「我會經溜到那邊充任電梯司機而知道一切情報！」

這班行員們微笑着，並且開始對這羣孩子們發生興趣。

「在目前，我們預備把這錢暫留此處，先生……」主任說，而且從一本拍紙簿上撕下一張紙來，要想把姓名和

住址寫在上面。

「他名叫葛隆達！」艾密喊。

戴圓頂帽的先生，大聲地發笑並說：「這你們可看到了吧，這一定是——棒認錯了人的案件。我名叫繆立耳。」

「啊，他扯謊得何等卑鄙啊！他曾經在火車上告訴我，他名叫葛隆達，」艾密怒叫着。

「你有身份證明嗎？」出納員問。

「很抱歉，沒有帶在身邊，」竊賊說。「但是如果你們願意稍等一下，我可以到旅館裏去拿來。」

「這個傢伙一直在說謊！這的確是我的錢，我必須要把它拿回來，」艾密繼續喊嚷着。

「好吧，等事實弄清楚了再說，我的孩子，」出納員向他說明，「可是這事並不太簡單！你如何能證明這些是你的錢？或許那上面寫有你的名字嗎？或者是你能記得一點號碼嗎？」

「當然不會，」艾密說。「難道人們會想到被偷竊嗎？但這的確是我的錢，聽到了嗎？而且這是我母親要我帶給外祖母的，她就住在此地鞋匠街十五號。」

「在這些鈔票的任何一張上面，有否撕過一只角，或是有任何其他缺點？」

大家都跑向門口去。

到了街上，他們已經看見至少有二十個左右的孩子，抓住了那個竊賊。有的拉住大腿，有的掛在他手臂上，有的抓住他的衣服。這些孩子們，說什麼也不放他走。

同時又有一個警察，急速地跑向這裡來，這是幽琴騎了她的那輛小腳踏車去喊了來的。出納主任正式地要求警察把那個自命為繆立耳，又叫葛隆達的人逮捕起來。因為他實在是一個火車上的竊賊。

出納員請了假，拿着錢和別針，一同前去。嘿，這真是一個奇異的行列！警察，行員，在中間的竊賊，以及在後面跟着的九十個到一百個左右的孩子們！他們就是這樣走到派出所去。

寶媛幽琴在一旁騎着她那小巧而鍍鏤的腳踏車，向着她那幸運的表哥艾密點頭而喊着：「艾密，好孩子！我很快地騎到家裏去，把這件事的全部經過告訴他們。」

艾密點頭答禮並說：「午飯的時候，我一定會回到家來！請替我向他們問好！」

寶媛幽琴又喊叫着：「你們知道你們像些什麼嗎！好像一大羣學校遠足隊！」然後她拼命地響着鈴，騎着車子，轉過街角。

「不，我不知道。」

「所以囉，各位先生，我誠懇地向你們說明，這錢是確實屬於我的。我當然不會去搶劫一個小孩子！」這個竊賊始終強辯着。

「等一下！」艾密突然大叫而且躍身跳了起來，心情立刻輕鬆了許多。「等一下！我曾經在火車上用一個別針把這錢別在上衣裏面。因此，在這三張鈔票上面，一定可以看得見針孔！」

出納員拿起鈔票，對着光線。其餘的人，都屏住聲息。這個竊賊退後了一步。銀行的職員們，神經質地圍住櫃台。

「這個孩子是對的，」出納員喊着，因為過分激動而顯得蒼白。在這些鈔票上面，的確都有針孔！」

「而且這裏還有這枚別針，」艾密說，一面把別針驕傲地放在櫃台上。「我還刺痛過我自己呢。」

這個竊賊突於此時，閃電似的轉過身去，將孩子們或左或右地推向兩邊，使得他們跌在地上，衝越室內，推開大門而去。

「捉住他！」出納主任大聲地喊。

第十四章

這一隊行列，步行到最近的一個派出所。警察向一個巡官，報告所發生的事件。艾密在旁補充敘述，並說出自己的出生時間和地點，以及姓名和住址。巡官把這一切都寫了下來。

「那末，你叫什麼名字呢？」他問竊賊。

「海伯。吉思林，」這個傢伙說。

於是，孩子們——艾密，古斯達，和大學教授——都大笑起來。而且連正在把一百四十馬克交給巡官的那位行員，也加入大笑。

「朋友，好一個扯謊的！」古斯達喊。「起初，他名叫葛隆達，然後，他又叫繆立耳。現在他却是吉思林了！我倒是希望知道一下，他究竟是叫什麼東西！」

「不要吵！」巡官咆哮着。「這一點，我們也還要審問清楚的。」

接着，這位葛隆達。繆立耳。吉思林先生說出他的臨時住址，客來達旅館。又說出了他的生日和他的原籍。身份證明沒有。

「那末，一直到昨天為止，你是在什麼地方？」巡官訊問。

「在常綠村，」竊賊回說。

「這一定又是在說謊啦，」大學教授喊。

「不要吵！」巡官咆哮着。「這一點，我們也還要審問清楚的。」

行員探詢着他自己可否離去。於是在抄下他個人的詳歷以後，他就友誼地拍艾密的肩膀，先行回去了。

「昨天下午，你會否在駛柏林的火車中，偷竊了這位從新城來的中學生機足一百四十個馬克，吉思林？」巡官問。

「有的，」竊賊黯然地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完全是突然而來的衝動。這個孩子躺在車廂的一角入睡。從他身邊，掉出來一個信封。因此，我將它拾起，不過是想要看看這裏面是什麼東西。同時，又因為我剛巧身無分文——」

「好一個騙子！」艾密大叫。「我把錢別在上衣口袋裏的。它決不會自己掉出來！」

「而且他也並不一定急着需要它。否則，他決不會將艾密的錢，始終完整地保存在衣袋內。因為他同時還必須付去汽車費。水煮蛋，以及啤酒的錢，」大學教授訴述理由。

「好一羣有義氣的偵探們！」巡官粗暴地說。可是這粗暴之中，含有十分的親切。「那末，機足，你搭乘地下鐵道到亞歷山大廣場去，並向巡官盧日報到。以後的詳細情形，你馬上就會看到。還有你的錢，也要到那邊去拿回來。」

「我可以先去還十個馬克給那位守門的侍者嗎？」艾密詢問。

「當然可以。」

幾分鐘之後，駛來了那輛警車。於是，葛隆達。繆立耳，吉思林先生就被押上車。這位巡官交給坐在車內的一位警察一份書面報告和一百四十個馬克。還有一枚別針。之後，警車就走了。站在街上的一批孩子們，跟在竊賊的後面叫喊。但是他却仍然無動於中。或許他是因為覺得能够坐在專用的汽車上，所以感到太驕傲了吧。

艾密和巡官握手並感謝他。大學教授向那些等在派出所門口的孩子們說，所有失竊的錢，已經可以由艾密去到亞歷山大廣場領取，這場追捕就這樣宣告結束。孩子們也就回轉家去，只有那些比較親近的朋友，陪同艾密到了旅館，然後又去諾倫道夫廣場的地下鐵道車站。艾密要他們下午打電話給小禮拜二，因為到了那時，禮拜二就會知道

「不要吵！」巡官咆哮着。「這一點，我們也還要審問清楚的。」

於是他將一切所敘述的，統統都記載了下來。

「您或許能够放我走嗎，巡官先生？」竊賊說，全然爲了佯作恭順，而不敢正視。「我已經承認了偷竊的事情。同時您也知道了我的住處。我在柏林有我的工作，而且還有幾件事情急待處理。」

「這真使我好笑！」巡官嚴正地說，並且打了一個電話給警察總局，請那邊一輛警車過來。因爲在他的轄區內，捉住了一個火車上的竊賊。

「那末，什麼時候可以拿回我的錢？」艾密急切地詢問。

「在警察總局裏，」巡官說。「你們現在馬上就過去。到了那邊，一切都會知曉的。」

「艾密，朋友！」古斯達耳語說，「你現在恐怕也要坐警車到亞歷山大廣場去呢。」

「瞎說！」巡官斥責說。「你有錢嗎，機足？」

「是的！」艾密坦白地說，「昨天這一羣孩子們聚集了一些。後來客來達旅館裏的守門侍者，又借給我十個馬克。」

一切的詳情。同時，他希望能於返新城之前，再和他們見面一次。他又由衷地感謝了他們的協助。並聲明將要歸還他們的錢。

一切都弄清楚了之後，他們三人乘車到了亞歷山大廣場，跑進警察總局，穿過許多走廊，而且經過了無數的房間。最後，他們找到了巡官盧日。他正在吃早飯。艾密上前報告。

「啊哈！」盧日先生一面說，一面還在咀嚼。「艾密椅足（巡官把機足故意錯念成椅足——譯者註）。少年偵探家。電話已經來報告過了。偵緝隊長正在等着，要和你晤談一下。來吧！」

「我們在這裏等候你，」大學教授說。同時古斯達也向艾密叫着說：「快一點，朋友！每當我看到別人咀嚼的時候，我往往立刻就肚餓起來！」

盧日先生穿過幾個走廊，向左，向右，又向左，然後在一扇門上扣擊。一個聲音喊：「進來！」盧日把門推開一點，咀嚼着說：「小偵探來啦，隊長。艾密椅足（巡官故意和機足開玩笑——譯者註），這是您早已知道的。」

「我姓機足，」艾密着重地解釋說。

「這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姓名，」盧日先生說，並且很

友誼地把艾密向前推了一下。

偵緝隊長是一位穿得很整潔的先生。艾密不得不坐在一張很舒服的椅子上，把被竊的經過，從頭至尾地敘述一遍。臨到末了，隊長正經地說：「好，現在你可以把你的錢拿回去。」

「謝天謝地！」艾密鬆了一口長氣，把錢揣進口袋。而且十分小心。

「這次可不要再遺失了！」

「不！絕對不會！我立刻帶給我外祖母去！」

「對啦！我差一點忘記，你必須留下你的柏林的住址。你在此地還要逗留幾天嗎？」

「我希望這樣，」艾密說。「我住在鞋匠街十五號韓播德家裏，他是我姨父。我姨母也在那裏。」

「這一次你們表現得非常好，你們這一羣孩子們，」隊長一面說，一面在嘴上插上一支肥大的雪茄。

「這一班傢伙都表現得非常精采，確實實實的！」艾密興奮地說。「例如古斯達和他的喇叭，大學教授，小禮拜二，克倫比爾，以及米頓兄弟，差不多包括了全體人員。和他們在一起工作，真是一件愉快的事。其中尤其是大學教授，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都告訴他？」第三個記者問。

艾密恐怖起來，他想到了新城市的巡官葉許克。

「唔？」隊長在旁鼓勵着。

艾密聳聳双肩說道：「既然如此，我就實說了吧！因為我在新城曾經在大公爵卡爾的像上，塗成一個紅鼻子，和一撇八字鬚。現在就請您把我逮捕起來，隊長閣下！」

出乎意料之外，代替了猜想中的兇惡的面色的，却是五個人的笑聲。同時，隊長說：「艾密，我們決不會把一個很好的偵探人才，關進牢裏去的！」

「不會嗎？真的不會嗎？啊，那我就很開心啦，」這個孩子輕鬆地說。接着，他走到其中一個記者的身邊并發問道：「您還認識我嗎？」

「不，」這位先生說。

「昨天你在一七七號電車上代我買了票，因為我沒有錢。」

「一點不錯！」這位先生喊着。「現在我記起來啦？你還要知道我的地址，以便把錢還我。」

「您現在要嗎？」艾密問，並要想從褲袋內，摸出十個分尼來。

「唔，唔，可是你也不比他們差呀！」這位隊長先生說。接着，電話鈴響了。

「請稍等一下，」隊長說。「對啦……對於您們是一件很有興趣的事……請立刻到我的房間裏來……」他在電話機裏談着。然後，他掛上電話，說：「現在有幾位報館裏的先生，要想找你訪問。」

「這是什麼意思？」艾密問。

「訪問就是採訪新聞。」

「這是不可能的吧！」艾密疑信參半。「那不是要把我去登載在報紙上嗎？」

「這是很可能的，」隊長說。「如果一個中學生捉住了一個竊賊，那他一定會變成有名的人物。」

一回兒，有人敲門，進來了四位先生。隊長和他們握手，並約略地敘述了艾密的經歷。四位先生很快地記了下來。

「妙極了！」結束的時候，其中一個記者說。「鄉下的孩子，成爲一個偵探家。」

「或許您可以給他一個外勤偵緝的工作？」另一個記者，說笑似地建議。

「那個時候，你爲什麼不立刻去找一位警察，把一切

「區區小事，不足介意，」這位先生說。「但是要請你自己介紹一下。」

「遵命，」孩子說。「這是我常做的工作。我的姓名是机足艾密。」

「我名叫凱斯訥，」新聞記者說，於是他們互相握手。「好極了！」隊長喊了起來。「你們原來是老相識」

「聽着，艾密，」凱斯訥先生說，「你能到我們的報館去轉一轉嗎？我們先到某一個地方去吃一點碎酪和餅。」

「我請你吃好嗎？」艾密說。

「真有成人的氣度！」旁邊的幾位先生，取笑似地說

「不，你必須讓我去付錢，」凱斯訥先生說。

「好吧，」艾密說。「可是大學教授和古斯達都在外邊等着我。」

「那當然要帶他們一同去，」凱斯訥先生解釋說。

其他的幾位新聞記者，又詢問了各方面的情形，艾密一一作答。他們又記載了一番

「這個竊賊，確實是一個初次作賊的生手嗎？」他們

之中的一位問。

「我並不以為如此，」隊長回答說。「說不定我們還來得及再看到一個驚人的發現。各位先生，請你們在一個鐘頭之內，再打一次電話來詢問我。」

於是大家都告辭出來「艾密同着凱斯訥先生重新回到巡官盧日的所在。這位巡官，仍舊繼續咀嚼並說：「啊哈，小岐足先生！」

「是机足，」艾密說。

接着，凱斯訥先生，艾密，古斯達，以及大學教授，坐進了一輛汽車，向着一家高尙的咖啡廳駛去。途中古斯達響了一下喇叭。當凱斯訥先生驚了一跳的時候，他們都笑了起來。在咖啡廳裏，孩子們都非常開心。他們吃着拌有許多碎酪的蘋果包餅，同時談着他們所想到的幾個場面：談到尼可爾廣場的作戰會議，談到汽車追蹤的競賽，談到在旅館裏的那一晚上，談到假扮電梯司機的古斯達，又談到在銀行裏面的爭吵。最後，凱斯訥先生說：「你們的確是三個非常精幹的傢伙。」

這樣一來，他們都覺得非常自傲，於是又多吃了一塊包餅。

吃完之後，古斯達和大學教授，搭乘公共汽車回去。

片喋喋之聲，好像是從一千架打字機上發出來的！——這份由漂亮而有金髮的小姐所打好的稿件，交給了一位男同事，并說，他自己立刻就會上樓來，因為這件稿子是十分重要的，但他現在必須先要設法，把這個小孩子，送到他的外祖母那裏去。

於是，他們乘着電梯，到了樓下，步出屋外。凱斯訥先生，招來了一輛汽車，使艾密坐進車內，把錢交給司機，雖然這個孩子，並不願意這樣，但他却仍舊把車錢付了，并且對司機說：「請你送我這位小朋友，到鞋匠街十五號去。」

他們熱烈地互相握着手。同時凱斯訥先生說：「當你回到家裏去的時候，請代我問候你的母親。」

「還有一樁事情，」當汽車開動以後，凱斯訥先生又喊了起來，「請看一下今天下午的報紙，你自己一定會非常驚奇，我的孩子！」

艾密轉過身來，向他招手。凱斯訥先生，也同樣地招招手。

於是，汽車便拐過了街角。

第十五章

拾穗

艾密約好下午打電話給小禮拜二，說畢，就同着凱斯訥先生，乘車向報館而去。

報館的建築很雄偉，幾乎同警察總局一樣巨大。他們走進一間房間，室內坐着一位漂亮的金髮小姐。

凱斯訥先生，在室中踱來踱去，把艾密所說的經過情形，一面口述，一面請這位小姐，立刻用打字機打出。他在口述之中，停頓了好幾次，并詢問艾密：「這樣對不對？」一直要等到艾密點頭同意，凱斯訥先生，才放心繼續口述下去。

之後，他記起了再打一次電話給偵緝隊長。

「你說什麼？」凱斯訥先生喊。「啊，這真偉大」：「我還不應該告訴他嗎？……這樣也不要嗎？……這使我非常歡喜：……多謝您」……這將是一個無比的興奮……」

他掛上了電話「注視着這個孩子」好像他全然未曾看到過似的，然後說道：「艾密」快跟我一起去「我們必須替你拍一個照片！」

「嘿，」艾密驚異地說。但他已身不由主地跟着凱斯訥先生，又向樓上爬高三層，到了一間有許多窗子明亮的大廳。他先梳理了一下頭髮，然後拍了一個照。

此後，凱斯訥先生和他又走進了編輯室——這裏是一

汽車風馳電掣般已經開到了菩提樹路 艾密在車窗上敲了三下，請司機停車，并詢問道：「我們已經很快就要開到那裏了嗎？」

「嗯，馬上，」司機說。

「我這樣麻煩你，實在對不起，」艾密說。「但我還必須先到卡塞大街去一次，到那家悅特咖啡店。那邊寄存一束送給外祖母的鮮花。並還有箱子。你能友善地這樣做嗎？」

「你這裏所說的，友善地，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你沒有足夠的錢？」

「我有錢，司機先生。而且我一定要那束鮮花。」

「那末，好吧，」司機說，立刻向左轉灣，經過白浪登堡紀念門，穿過綠色成蔭的動物園，向着諾倫道夫廣場駛去。艾密此時，因為一切順遂，頓覺心神舒暢。但是，他還不由自主地向胸前衣袋裏一摸。這筆錢則仍舊安然無恙。

接着，他們駛上馬師街，直抵盡頭，然後向右一轉，停在悅特咖啡店的門口。

艾密跨出汽車，走進咖啡店的賬櫃，請那位管賬小姐把箱子和花束交給他，接受了物件，道謝了之後，仍舊跨

進汽車，向司機說道：「好啦，現在就到外祖母那裏去！」

他們轉個灣，回到了廣闊的大路上，駛過了許潑來河，穿過了許多排列着灰色房屋的古老街道。

司機踏着剎車，汽車停住。這裏就是鞋匠街十五號了。

「好，我們到啦，」艾密一面說，一面跨出車廂。「我還要補給你錢嗎？」

「不，相反地你還可以找回去三十個分尼。」

艾密走上三層樓，在韓播德家門前敲着門鈴。門後激起一陣歡呼。然後開了門。外祖母站在那兒，一把抱住艾密，同時在他的左頰上吻了一下，右頰上啜了一聲。

「我們已經聽到了你的好消息，」瑪太姨母說，並且和他握手。寶媛幽琴提起兩只手肘，身上圍着她母親的一條圍裙，尖聲叫喊着：「注意！我的手是潮的。我正在洗盤子。你看，我們這些窮女子！」

他們一同走進客室。艾密坐在沙發上。外祖母和瑪太姨母仔細注視着他，好像是在欣賞一張畫家鐵心（十六世紀意大利名畫家——譯者註）所繪的十分珍貴的畫幅。

「你拿到錢了嗎？」寶媛幽琴問。

「好吧，如果你們堅持着要這樣，」艾密嘆息着說。

「外祖母，我也謝謝你。」

「我應該謝謝你，我應該謝謝你，」外祖母回答說，同時用手撫摸着艾密的頭髮。

「我們現在來吃午飯吧，」姨母說。「你姨父是要等到吃晚飯才回家。寶媛，把桌子擺好！」

「好的，」小姑娘說。「艾密，你猜我們要吃些什麼？」

「不知道。」

「你平常最喜歡吃什麼？」

「通心粉和火腿。」

「那末，你就會猜到，我們將要吃些什麼了！」

飯後，艾密和幽琴一同到街上去了一回，因為艾密要試試寶媛的小巧而鍍銀的腳踏車。外祖母躺在沙發上。瑪太姨母在廚房裏做蘋果包餅。她的蘋果包餅，是全家人名的。

艾密騎着腳踏車，穿過鞋匠街。幽琴在後面跑着，一手抓住車上坐墊，她竭力主張這樣是必要的，否則她的表哥，就會從車上掉下來。

這時，恰好有一位警官，帶着一個公事包，走到他們

「當然囉！」艾密說，把三張鈔票從袋裏拿了出來，交出一百二十馬克給外祖母，并說道：「外祖母，這裏就是你的錢。母親誠心地問候你，請你不要怪她近幾個月以來沒有錢寄給你，因為最近的情況並不見得特別好。因此，這次帶來的錢，要比平常多一點。」

「我十分感謝你，我的好孩子，」老太太回答說，把其中的二十個馬克，退回給他，并說：「這一點是給你的！因為你是一個十分能幹的偵探家。」

「不，這我不要。我已經從母親那裏拿了二十個馬克在口袋裏。」

「艾密，你要聽你外祖母的話。快點，拿進口袋裏去！」

「不，這我不要。」

「艾密！」寶媛幽琴喊着。「我從不會讓人家來勸我第二遍的！」

「啊，不，我寧願不要。」

「或者是你收下這個，要不然，我就要因憤怒而發風濕症了，」外祖母向他解釋。

「快一點，把錢放進去！」瑪太姨母說，并且把錢塞進他的口袋裏。

面前來，并問道：「孩子，你們知道此地鞋匠街十五號裏面，確住有韓播德先生一家嗎？」

「是的，」寶媛說，「這就是我們。請稍等一下，官長先生。」她把車子推進地下室。

「這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艾密詢問着。他老是掛念着那位老巡官葉許克。

「完全相反。你就是學生艾密機足嗎？」

「是的。」

「那末，你是可以真正值得驕傲的了！」

這位巡官，並不敘述原因，却已步上樓梯。瑪太姨母引他到了客室。外祖母醒了過來，翻身坐起，覺得十分驚奇。艾密和幽琴站在桌旁，緊張地等候着。

「事情是這樣的，」巡官一面說着，一面打開公事皮包。「今天早晨，這位中學生艾密機足所捉住的那個竊賊，已經證實就是四星期以來，一直在追索緝捕的那個哈努佛銀行劫犯。這個劫犯，搶取了大量的金錢。他已經招認了口供。大部份的錢，都被縫在他的上衣夾層裏，現在已經被人搜出。全是一千馬克一張的鈔票。」

「好哇！好哇！」幽琴喝着彩。

「銀行裏面，」巡官繼續說下去，「在十四天以前，

出了一個賞格，誰要是捉住那個傢伙，誰就可以得這個賞格。現在因為你，」他轉向艾密說道：「把那個人捉住，所以你應該得到這筆錢。偵緝隊長要我轉告，向你致敬，他并且覺得非常榮幸，能以這種方式，來獎勵你的才能和功績。」

艾密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

然後，這位官長，從他的公事皮包裏，拿出一大堆鈔票，在桌子上點着數目，同時在旁邊密切注視着的瑪太姨母，當他點完數目的時候，自言自語地說道：「一千個馬克！」

外祖母在收據上簽了字。巡官隨即離去。瑪太姨母預先已從姨父的酒櫃裏，倒了一大杯白蘭地請他喝過。

艾密坐在外祖母身邊，默然不發一言。這位老太太，把一只手臂圍住了他，顛巍巍地搖着頭說道：「這真使人不能相信，這真使人不能相信。」

寶媛幽琴站在一張椅子上，口中哼着：「現在我們要邀請，現在我們要請其餘許多孩子們，都來喝咖啡！都來開開心！」

「好，」艾密說，「這是我們一定要請的。不過最要緊的，……事實上假定我們能够做到……你們的

「你的姊姊，韋播德太太，剛剛從柏林打電話到我的店裏來。艾密也講了幾句話，他說你應該馬上去一次！因為他現在已有這許多錢，這一次的旅行，的確是應該的。」

「噢，噢……這是應該的，」機足夫人，心不在焉地喃喃自語。「一千個馬克？因為他捉住了一個竊賊？他怎麼樣會想到這個主意？他從沒有做過這樣的蠢事！」

「可是他已經確實得到了賞金！一千個馬克的確是一筆可觀的數目！」

「誰能相信這個！一千個馬克！」

「這樣說來，你以為可能有比這更壞的事發生。那末，你去不去呢？」

「當然要去！我在沒有看到我的孩子以前，我是一刻也不能安心的。」

「那末，祝你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謝謝你，維特太太，」機足夫人說，一面搖着頭，關上大門。

當她於下午坐在駛柏林的火車中的時候，她感受到了更一種更大的驚異。在她的對面，有一位先生在閱讀報紙。機足夫人，從車廂的一角，煩燥地看着他，一面又很想能夠跑在火車的後面，用力把它推着快走。因為她覺得它開

意思怎麼樣……我想把母親也請到柏林來玩一玩……」

第十六章

第二天一清早，新城的麵包師父維特太太，在機足夫人門前擲着門鈴。

「日安，機足夫人，」她說。「你好嗎？」

「早安，維特太太。我正在十分擔心！我的孩子，到現在還沒有來信。每當門鈴響的時候，我總以為是郵差來了。您現在要我替您理髮嗎？」

「不。我不過是到這裏來玩玩，順便還要報告你一個消息。」

那末，請您講吧。三機足夫人說。

「艾密向你問候致意，並且……」

「天呀！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現在何處？您知道些什麼消息？」機足夫人大叫起來。她受了極大的激動，神經質地高高舉起兩手。

「不要慌，他過得很好，實實在在很好。他捉住了一個竊賊。你想想看！而且警局方面，還給了他一筆一千馬克的賞金。現在您還有什麼說的？唔？因此，您必須搭乘中午的火車，到柏林去一次。」

「可是你從何處得知這許多詳情呢？」

得太慢了。

火車搖動得非常厲害。她的身子和頭部，也隨着而前撲後仰，搖晃不定。正在這個時候，她的眼光，落在對面的報紙上。

「什麼！我的艾密！」她喊着，同時將這張報紙，從這位先生手中，一把拉了過來。這位先生，心中猜疑她也許是突然變成瘋狂，因此害怕起來。

「這兒！這兒！」她訥訥地說。「這個地方……這就是我的孩子！」她一面說，一面還用指頭指着在第一版新聞上可以看到的照片。

「你為什麼不早說！」這位男子，欣悅地開始發言。

「你就是機足艾密的母親嗎？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角色。我向你脫帽致敬，機足夫人，向你脫帽致敬！」

「不敢，不敢，」機足夫人說。「請勿如此客氣！」說完，她立即開始閱讀這一篇的新聞。篇首印着巨大的幾個鉛字：

髻齡少年身為偵探

百餘柏林孩童加入緝捕

接着，底下是一篇詳盡而動人的報道，描寫艾密所經歷的一切，從新城火車站起，一直到柏林警察局為止。機

足夫人的臉色，則愈來愈變蒼白。那位先生，幾乎等不及她把全文讀完，因為這篇記載很長，差不多佔去了全部第一版的篇幅，中間還插入艾密的相片。

最後，她把報紙擱在一邊，盯住那位先生說道：「他很難得單獨出門，不料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而且我還再三囑咐過他，要小心注意這一百四十個馬克！他怎麼樣還會這般地糊塗！好像他還不知道，我們這樣的人，是並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讓人來偷取的！」

「他一定是太疲倦了，或者甚至於那個竊賊，會施行催眠術。這是很可能會發生的，」那位先生評論着。「可是關於這個孩子如何地在設法從這困難局面中解救出來，你難道毫不覺得可以佩服和讚美嗎？這簡直是神妙！這簡直是偉大！」

「這倒是有些道理，」機足夫人誇獎地說。「他很早就是一个聰明的孩子。在學校裏也是一個成績最好的學生，而且非常用功。請您想想看，如果這樣一個孩子，萬一有些三長兩短怎麼辦！我到現在還急得頭髮直豎，雖然這不幸事件，已經過去了很久。不，以後我再也不能讓他單獨出門了。我簡直會害怕得要死。」

「這照片和他本人，是否完全相像？」這位先生問。

克！這還不快嗎？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先替你買一架電吹風，還要一件毛皮裏子的冬大衣。至於我呢。我還得先想一想。或許要一個足球，再不然就要一只照相機。」

「我已經考慮過了，我們最好是將錢留起來，放到銀行裏去。以後，你可以好好地利用它。」

「不，你先去買電吹風和冬大衣。多下來的錢，如果你願意，還是可以存儲起來。」

「我們以後再談吧，」母親說，一邊抓住了他的手臂

「你可知道，在各種報紙上，都登載着我的照片？而且還有關於我的長篇記載？」

「我在火車上已經看到過了。我起先很是不安，艾密！你是否再沒有發生其他的不幸事件？」

「完全沒有。經過得很美妙！噫，我以後會詳細地說給你聽。首先，你必得去會我的許多朋友們。」

「那末，他們在什麼地方？」

「在鞋匠街。在瑪太姨母那兒。他們昨天就做好了蘋果包餅。所以今天邀請了整個的團體。他們現在就在那邊坐等，而且熱烈地在歡鬧着。」

事實上，韓播德家裏，的確是非常熱鬧。大多數的人

機足夫人在照片上再仔細審察了一番，然後說道：「噫完全一樣。他的樣子，使你喜歡嗎？」

「使我非常喜歡他並崇拜他！」這位男子說。「他目前已經是這樣地出類拔萃，將來一定會有更大的成就。」

「只不過是他還需要一些適當的矯正，」這位母親謙虛地辯駁說。「我時常和他講到這一點。可是他總當它是耳邊風！」

「祇要他沒有什麼重大的過失就行啦！」這位先生笑笑說。

「重大的過失，他倒是不會有的，」機足夫人一邊說，一邊因為引起了傷感而醒着鼻涕……

後來，這位先生下了車，順便報紙送給了她。她把艾密全部的奇遇，讀了又讀，差不多有十幾遍。

當她抵達柏林，艾密已經站在月台上了。他爲了要表示他對她母親的敬意，特地穿上了那套新衣服，用雙手抱住了她的頸項而喊着：「噫，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

「你也不要太自傲了，我的孩子！」

「啊，母親，」他說，「這是因爲你能來到此地，所以我才是這樣過分地歡喜的。」他給了她一個吻。

「那一筆錢已經由姨父韓播德藏了起來。一千個馬

都來了：古斯達，大學教授，克倫比爾，米頓兄弟，蓋樂兒，弗烈特第一，禿老高，小禮拜二，以及其他許多奇裏古怪的名字。家裏的椅子，幾乎是不夠分配了。

寶媛幽琴拿着一只大水壺，從這個人跑到那個人，替大家倒着火熱的巧格力。瑪太姨母的蘋果包餅，真是一個大傑作！外祖母坐在沙發上，不住發笑，顯得年輕了十年。

當艾密同着他母親進來的時候，大家突然喊出了一陣歡呼。每一個孩子，都去和機足夫人握手。她則向大家致謝，感謝他們，給她的艾密幫了這許多忙。

於是，外祖母用調羹敲她的鍍金的杯子，站了起來并說道：「現在請你們聽着，你們這班孩子們！我要來發表一篇演說。你們不要太自傲自大了！我並不想來稱贊你們。社會上的人士，已經寄予了你們足夠的同情和獎譽。因此我不想再去附和他們。不，我不想去附和他們！」

孩子們立刻肅靜無聲，而且暫時停止了他們的吃喝。

「在一個竊賊後面去追蹤，」外祖母繼續說下去，「而且調用了一百多個孩子去捕捉他——噫，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技巧。你們覺得這樣的批評，太使你們不高興了吧，孩子們？可是在你們之中，坐着的一位，他也很歡喜

躡着足尖，偷偷地跟蹤在葛隆達先生的後面。他也很喜歡去到旅館裏面，假扮一個生手的電梯司機，而做謀探的工作。但是他竟耐心地留在家中，因為接受了這個命令，對啦，因為他接受了這個命令。」

大家都一齊朝着小禮拜二看。這一位則羞得滿頭滿臉都紅了。

「你們大家都猜對了。我就是講的小禮拜二。完全猜對了！」外祖母說。「他在電話機旁邊，實實足足坐了兩天。他自己知道，他的責任是什麼。同時他完成了這個使命，雖然這是他十分不願做的事情。這就是偉大，懂得了嗎？這就是偉大！希望你們能够以他為例！現在我要大家站立起來并高呼：「願我們的禮拜二，永久長存！」

孩子們都跳了起來。幽琴用手在嘴邊圍成一個喇叭口的樣子。瑪太姨母及艾密的母親都從廚房裏跑了出來。於是大家高呼：「願他萬歲！萬歲！萬萬歲！」

之後，十家仍舊坐了下來。小禮拜二屏住氣息似地說道：「謝謝你們。可是你們似乎是過份誇獎了我。你們亦會一同工作過的。確！一個正當當的小孩子，他總是做着他所應做的工作。」

寶媛幽琴拿着一把大水壺，站在高處，大聲嚷着：



棒球幻局

為紹介最新棒球規則起見，自本期起，本文引用球規則根據美國棒球協會審定發行之棒球規則一九五〇年版 (Official Baseball Rules For 1950)。

(六)

美國第七艦球久寧艦隊球隊邀戰台炭。酣戰二局半，勝負未分。輪及台炭主攻，陳樹木陳松隆陳祥瑞先後安全擊佔一二三壘。王錦竹隨後出擊，將久寧投手所投之球猛烈擊出。各跑壘員開始跑動，不料該球直接擊中投手站墩 (Pitcher's Rubber)，反彈本壘。久寧捕手躍起接獲，踏上本壘後傳球三壘守再傳一壘手，均於台炭各跑壘員進壘前抵達。究竟陳樹木陳松隆及王錦竹三人是否被殺出局，請讀者試行判斷。

(七)

繼久寧台炭之戰後，聖保羅棒球隊出戰開南商工，第六局開始時四比五開南佔先。聖保羅卡特利首被殺，赫琴斯得四壞球上壘，彼得遜擊進一壘，掩護赫琴斯進佔三壘。愛金遜出擊，空擊二次連得二壞球後，赫琴斯及彼得遜同時偷壘，赫琴斯偷入本壘時適為開南投手徐阿炎所投之球擊中，該球如不為赫琴斯所阻應為好球。你以為這一局應該如何裁定？

答案見六七頁



「誰還要喝一點嗎！你們這班先生？現在我要大家為艾密的健康而乾杯！願他萬歲！萬歲！萬萬歲！」 (完)

婦女第一

洪譯

一件弄得滿城風雨的案件將在美國某一法庭上開審，有一大群好奇之士擠得庭上水洩不通，急欲吮取供狀的每一字句。

但法官的看法卻截然不同，「在場各位」他宣告道，「或者還沒有明瞭我們所審案件的性質如何，我以職責所在，不得不請求各位高貴女士們一律退席。」

觀衆裏面誰也沒有動一動。於是法官又說了：「現在既然所有高貴的女士們都已退席，其餘的人就得由法警來一一趕出庭外了。」

櫃台內外

荒譯

「我要兩磅重的豬肉，」初出茅廬的主婦對肉店老板說，「不過我不要精的也不要肥的。」

「我親愛的，年青太太，」他說，「你要的不是肉，是要一個雞蛋。」



【漫畫之頁】

小海氣(五)
 孩子：「媽媽，今天我累死了！
 我學了=加=」



犬子

Corey Ford 著
 伍牧 譯



泰金先生緊握著繩在手腕上的皮帶，儘可能的遠離開其他的人。泰金先生是喜愛狗的，他手中牽着的這隻可真夠得上凶猛難馴。當它「昂首闊步」時全身的肌肉就隨着突突的顫動，當它轉過頭來對主人表示好感的張口「微笑」：那兩排尖銳的利齒就像兩把快鏢。所有過路的人都嚇得遠遠的躲到牆腳下去，泰金先生感到非常滿意。他回到了家，推開前門。泰金夫人也嚇得搬起椅子逃到走廊裡。可是泰金先生却毫不在意像往常一樣的和她招呼：「哈囉，這是。「狼心」

泰金夫人遲疑不決的躲在門口，預備萬一這隻東西有什麼舉動時立刻「關門大吉」。「好了赫伯，」她說：「你總不會把這隻東西也養在屋子裡罷？」

「當然我要把他養在屋子裡。」泰金先生說：「他是一隻守護狗。」

「可是赫伯，」泰金夫人躊躇了。「你要它守護什麼

東西呀？」

「我們的孩子。」泰金先生輕輕的拍着「狼心」，它低低的咆哮了一聲。「我怕會有人綁我們孩子的票。他說：「我在他身上花了這許多工夫。」

泰金夫人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她知道泰金先生極為寵愛他這惟一的兒子。他時常的監視着她，小心着他的兒子是否喂得飽穿得暖，當然這也是做父親的責任，可是他的責任也就到此為止了。嬰兒在泰金先生眼中仍然不過是個嬰兒。由另一方面看來，與其有這樣一個小東西真不如有一條狗……。

「他絕不會讓別人碰到他所看守的東西。」他告訴夫人。「他」當然指的是狗了，泰金夫人想，嬰兒只不過是「東西」而已。「他的種是很名貴的。拜耳說他會得過冠軍，得到了所有的獎狀。惟一拜耳會把他讓給我的原因是因為他要撤到港口去住了。」

「可是赫伯，」泰金夫人問：「這隻狗睡在那兒呢？」
 「當然是睡在孩子的屋裡，」泰金先生說：「睡在搖

籃旁邊。只要「狼心」一張嘴，再也不會有一個綁票的了！

「要是它的嘴張得大一點，」泰金夫人氣忿忿的說：「你就再也找不到你的兒子了！」

「他不會的。」泰金先生說：「妳等着瞧好了。」

他們並沒有等多久，過了一個星期，有好幾次，當泰金夫人推着嬰兒車，泰金先生拉着「狼心」出去散步。他們發覺總有一個可疑的人物在黑影裡跟隨着他們。

一天清早，送牛奶的人在泰金先生門口撞見了一個神色慌張的人。仔細查看後發見在嬰兒室窗下有幾個明顯的足印，「我們用不着擔心，」泰金先生安慰夫人，「只要有「狼心」在，什麼也不用怕。」

兩夜後，他們由影院回來，發現有一把弄斷了的鑰匙插在門的鎖孔裡。此後泰金先生每晚睡覺時都放一把手槍在枕頭下。泰金夫人也把所有的燈都通夜開着。

又過了一個星期，一天午夜裡，泰金夫人聽到了一些響聲，她搖醒了先生。「赫伯！」她低聲的叫他：「赫伯，你聽！」

「聽什麼？」泰金先生睡態朦朧的問了一聲。

「孩子，」夫人說：「你聽！」

是在窗子下面的。」

「對呀！」大漢說：「誰要是由窗口爬進來，就會被它弄一跤。」

泰金先生忽然又想起了他的槍和身旁這大漢，重又把槍舉起，「不要動！」他說：「你爲什麼要由窗口爬進來？」

「門鎖上了。」大漢回答。

泰金先生抓到了現實的原因。「我知道你爲什麼要爬進來，」他說：「你想把我的兒子綁去。」

「先生。」大漢不覺笑出了聲。「我不會偷你的寶貝兒子的。」

泰金先生的槍又垂下了。「爲什麼？」

「我要這樣一個討厭的小傢伙有什麼用？」他說。

一種天性的本能讓泰金先生大感不快。「怎麼這是一個討厭的小傢伙？」

「誰高興偷個小孩走，」大漢說：「放着旁邊一隻值錢的狗不偷？」一他指着麻袋。「這隻狗可以賣大價錢的。」

泰金先生看着袋子有點心痛的問：「他死了嗎？」

「它睡着了，」大漢說：「我沒有法了弄醒它，只好

由嬰兒室傳來一陣哭聲，跟着搖籃翻倒了，一聲成年人的呼痛聲。泰金先生由床上慢慢坐起來。

「怎麼樣？」夫人催促他。

「我在聽，我在聽。」泰金先生回答。

「是你起來去呢，還是我去？」夫人下了最後通牒。

泰金先生無可奈何的嘆了一聲，披上了一件衣服，舉着他的手槍，蹣跚前進。嬰兒室的門關着，可是有一道光由門下滲出來。泰金先生拿穩了槍，瞠上眼，咬緊牙關推開了門。

「不許動！」他大喊一聲。

沒有響聲，沒有回答，泰金先生放了一半心，大膽的睜開了眼。屋內站着一個彪形大漢，身旁放着一隻裝得滿滿的麻袋。大漢一隻手高舉在空中，一隻手握著腿脛。泰金先生的自信力增強了，手指伸入扳機，用一種極爲老練的方式轉動着手槍。那大漢嚇得不敢動一動。泰金先生向着倒在地下兒子前進，鐵硬的眼光盯着旁邊的大漢，可是一不小心碰到了翻倒的搖籃上，不自覺垂低了槍，一隻手也同樣的握住了腿脛。

「你不該把這個東西擺在屋子中間。」大漢斥責他。

「它原來不在屋子中間，」泰金先生咕嚕着：「它原來

把它抱起來裝進麻袋。我就要爬出窗去了，要不是這個討厭的小傢伙忽然哭起來。」

泰金先生氣得臉色發青，「如果你不喜歡這個討厭的小傢伙，」他狠狠的說：「背上你的麻袋給我滾出去！」

「可是先生——」做賊的大漢也膽小遲疑了。

「滾出去！」泰金先生大怒，舞弄着手槍，「把這隻狗也背走！」

「好罷，先生，」大漢有點莫明其妙。

：可是有一件事，」泰金先生說：「回過頭看了看他的臥室，放低了聲音。「你出去後請你把槍放一響，只一響就可以了。」他很拘款的解釋：「我的槍裡沒有子彈。」

當泰金夫人看見先生抱着兒子，平安的回來簡直感激得流下了眼淚。

「每樣事都安，」他告訴夫人：「他也沒有受傷。」

「狗？」夫人問。

窗外一聲低沉的槍聲，「不。泰金先生說：「孩子。」泰金夫人又哭了：「可憐的（狼心），」她抽泣着：「我們要小心的保護孩子，我們得要再有一隻狗。」

泰金先生把他這惟一的兒子放在膝上，微笑地看着他，他把泰金先生衣服上的鈕扣拉下了一粒，放到嘴裡去吃。「泰金先生向兒子做了個鬼臉」兒子也向他做了個鬼臉。

「我想——」他說：「我們得再要一個兒子。」

馬凱

史蒂文遜著
師坎譯

「是的，」那商人說，「我們的利潤是各種不同的，有些主顧知道得太少，那麼，我就憑我優越的知識來賺一點錢，有些主顧不太誠實，」這時他舉起了蠟燭，讓燭光強烈地照耀在來客的身上，「在這種情形下，」他繼續說，「我就憑我高尚的品德來贏一分利。」

馬凱剛從陽光四射的街道上進來得不久，他的眼睛對於鋪子裏邊明暗相間的景象還沒有習慣，聽見了這些尖刻的言詞，加之那燭光是如此的迫近，他不由得痛苦地雲一雲眼睛，避向旁邊看去。

那商人格格地笑了。「你竟在聖誕節日到我這裏來，」他重新開始說，「你明知道我獨個兒留在屋子裏面，百葉窗都關好了，正準備不做生意了。好罷，就爲了這個，你得付我一筆錢，我這時應當結算帳目了呢，你得付我一筆錢來賠償我時間的損失，此外，你還得付我一筆錢，就爲了今天我在你身上看到的非常強烈的某一種神態。我這

詞句，卻越說越流暢起來了，「當然，爲了這樣小小的一件事情來打擾你，是要你大量包涵的。不過，我昨天把這事情給忘掉了，而今天晚上宴會的時候，我必須把我小小的禮物送出去，而且，你知道得很清楚，一件鬨氣的婚事並不是可以隨便忽視的。」

接着是一次停頓，這時候，那商人似乎很不信任地在權衡着那一篇陳述的真偽，鋪子裏各種陳舊古董中間許多時鐘的滴答聲，以及附近通衢上馬車往來奔馳時輕微的轆轤聲，填充了這一段靜寂。

「好的，先生，」那商人說，「就算是這樣罷。無論如何，你究竟是一位老主顧；而且，如果你像你所說，你有機會去結一次好姻緣，我決不來阻礙你的好事。現在，這東西送給女士們是再好不過了，」他繼續說下去，「這一面手鏡——十五世紀的，保證不假；也是從一堆名貴的古董中買來的；不過，爲了我主顧的利益，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訴你，他也跟你一樣，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收藏家的姪子和惟一的繼承人。」

那商人，一面用他枯燥而帶刺的語調在喋喋不休，一面彎下身去取那一樣東西；當他彎下身去的時候，一陣震顫通過了馬凱的全身，手和腳同時起了劇烈的跳動，有多

個人是極其謹慎的，從來不問愚笨的問題，不過，當一個主顧不能夠直對我的眼睛臨看的時候，他就一定得爲這個而付一筆錢，」商人又一次格格地笑了，然後，他換了他通常的生意口吻，只是還帶着一絲絲譏諷的情調，「你能够，像往常一樣，很清楚地告訴我，你那筆貨色是怎麼樣弄到手的？」他繼續道。「仍舊是從你伯父的私室裏拿來的？真是了不起的收藏家呵，先生！」

那瘦小，蒼白，圓肩的商人幾乎惦起了腳跟站着，從他金絲邊眼鏡的上方向外瞧，還點着頭，每一個神情都表示出懷疑不信，對於他的注視，馬凱報以一個含有無限哀憐的眼光，還帶着一絲恐怖的味兒。

「這一次，」他說，「你可錯了，我並不來賣東西，卻是來買的。我並沒有什麼古董可以出賣，我伯父的房間已經是四壁蕭然了，即使還原封不動地在着罷，我在股票市場上很賺了點錢，應當加添一點進去才好呢，那可以反而賣出，我今天的任務是簡單明瞭的。我要找一件聖誕禮物，去送給一位女士，」他繼續着，說着早先預備好的

種擾攘不定的激情突然跳躍到臉上來。這個，卻又像來時一樣急遽地隱去了，沒有留下一絲痕跡，惟有在接受鏡子時，手有一點抖動。

「一面鏡子，」他粗聲嗷氣地說，然後停了一下，繼而又比較清楚地重複着說，「一面鏡子？作聖誕節禮物？當然不要！」

「爲什麼不要？」商人喊道，「爲什麼不要鏡子？」馬凱瞧着他，帶着一種無法形容的表情。「你問我爲什麼不要嗎？」他說，「哼，看這裏——看鏡子裏邊——看看你自己！你喜歡看牠嗎？不！我也不——誰便那一個都不。」

馬凱把鏡子放到他面前的時候太猛了一點，那小人兒不由得往後面一跳。現在，看到目下並沒有什麼事情，他又格格地笑了。「你未來的太太，先生，想來一定很難看的囉，」他說。

「我問你，」馬凱說，「要一個聖誕禮物，你卻給了我這——個這倒霉東西教人想起許多年前的事情，罪惡啦，愚行啦——這簡直是可以用手拿的一類良心！你故意這樣嗎？你心裡可有過這頭想嗎？告訴我罷，如果你真的這樣想，還是告訴我的好。來，表白一下你自己罷，現在，

我冒險猜一下，你是不是內心裏倒是一個慷慨解囊的人？」商人密切地注視着他的同伴，事情真很奇怪，馬凱一點不像要笑的樣子；在他臉上有某一種神情，很像是一星星熱切的希望，然而卻沒有一絲開玩笑的神態。

「你要談論些什麼呢？」商人問道。

「不慷慨嗎？」另一個回答道，憂鬱地，「不慷慨；不虔誠；不拘謹；不愛人，也不被人愛；一隻手去撈錢，一個保險箱來藏錢。就不過是如此麼？好上帝，你這人啊，就不過是如此麼？」

「我會告訴你究竟是怎麼樣，」那商人開始帶幾分譏刺地說，隨後又開始格格地笑。「不過我想你的婚姻是愛情的結合，你曾經舉杯祝福過那位女士的健康。」

「啊！」馬凱喊道，帶着一種稀有的好奇心。「啊，你曾經戀愛過嗎？把那經過告訴我罷。」

「我，」商人高聲地說，「我戀愛過！我從來沒有時間來幹這個，就是今天，我也沒有時間來談這些無聊的事。那鏡子你要嗎？」

「急什麼？」馬凱回答道，「就站在這裏談談說說，多快活；生命是這樣短促，這樣不安穩，我是隨便什麼快意的事都不願意急忙離開的——不，即使是像目前這樣平

他開始要起來的時候，馬凱從他身後縱身一跳，跳到那被害者的身上，長長的像寶劍似的匕首閃動着，砍下去了。那商人像一隻母雞似的掙扎了一回，太陽穴打在架子上，然後倒在地板上，蜷伏成一堆了。

時間在那鋪子裏發出幾十種細微的聲音來，有些是莊嚴而遲緩的，正適合於他們古老的年歲；其餘的，則嘖嘖而急遽。然後，一個孩子的腳步聲，沈重地跑過那街面，加入到這些細小的聲音中間，就把馬凱驚醒，開始意識到週遭的環境了。他惶恐地向四周看了一下。蠟燭豎立在櫃台上，燭燄在風裏面肅穆地搖曳着，由於這種微乎其微的動作，整個房間充滿了一種無聲的騷動，像海洋般在起伏不停；高高的黑影在點着頭，大塊黝黯的斑點像呼吸似的在一漲一縮，畫像和磁器神像的臉在變換，在搖晃，像水中的幻影。裏面的門半開着，一長條日光漏進來窺視這一群陰影，有如一根有所指點的手指。

這樣不勝恐懼地巡視一週之後，馬凱的眼睛重又回返到那被殺者的屍體上面，牠躺在那裏，背脊彎曲着，四肢施展着，小得人難於相信，而且比活的時候更見畏瑣得出奇。穿了這些劣等的鄙吝的衣服，有着如此拙劣的姿態，那商人躺着，竟像一大堆屑屑。然而，當他注視的時候

談無奇的我也不。我們所能夠得到的，不管是怎麼樣小，也應當好好抓緊，抓緊，就像一個人站在懸崖的邊緣一樣。每一秒鐘是一個懸崖，假若你仔細想一想就曉得了——一個一英里高的懸崖——夠高的了，如果我們掉下來，準得粉碎，連人形兒都分不出來。所以最好要快活地談談。讓我們互相談談我們自己罷；我們幹嗎要戴上假面具呢？讓我們推心置腹地談。誰知道，我們可能會變成好朋友的？」

「我祇有一句話要跟你说，」那商人說，「或者你買下我的東西，或者給我跑出這鋪子去，」

「真的，真的，」馬凱說，「蠢話說得夠多了，言歸正傳。你給我看看別的什麼罷。」

商人再度彎下腰去，這一次，把鏡子重新放回架子上面，他這樣做的時候，他那稀少的黃色的頭髮掉下來蓋住了他的眼睛，馬凱稍稍移近了一點，一隻手插在大衣的口袋裏面，他振作了一下精神，肺裏吸了一大口氣；同一時間內，有各種不同的情感在他臉上描畫了出來——恐怖，畏懼，堅決，蠱惑，和一種肉體上的嫌惡之感；他的上唇兜兜他往上挺起，牙齒全都露了出來。

「這個，或者，就合適了，」商人評論着，於是，當

這一堆破爛的衣服，這一灘鮮血，卻開始發出雄辯滔滔的語音來了。牠必須躺在那裏，沒有一個人能够使那巧妙的骨節重新工作，沒有一個人能够導引出肉體活動的奇蹟來——牠必須躺在那裏，直到被發覺時為止。發覺！是的，那裏以後呢？以後，這個死了的肉體會揚起一聲高喊，響遍了整個的英倫，而且，在整個世界中充滿了追緝的回聲。噫，死也罷，活也罷，這仍舊是他的敵人，「最重要的時間是在腦漿迸出的時候，」他想着：「時間」兩字突然打入了他的心坎。時間，現在事情已經做完無可挽救了——時間，對於被殺者已經結束了，對於殺人者卻變得特別迫切特別重要起來。

這思想還在他的心頭盤迴着，這時，時鐘響了，先是一個，然後繼之以其他，有各種不同的步調和聲音——有的深沈得有如天主教堂鐘樓上的鐘聲，有的以最最尖銳的音調奏出了華爾茲舞的前奏曲——時鐘響出的是下午三點鐘。

在這鴉雀無聲的斗室裏面，突然出現了那麼多如簪之舌，這使他不勝惶惑了。他開始移動自己，拿了蠟燭，前後往返地走，讓慢慢移動着的各種黑影包圍着，時而有偶然回憶使他的靈魂為之驚懼。在許多富麗堂皇的鏡子裏

面，——有些是本國設計的，有些來自威尼斯或者阿姆斯特丹——他看到自己的臉孔一再重複地出現，正像是一大群間諜似的，他自己的眼睛迎着他們，而且偵伺着他們，他自己的脚步聲，雖然放下時是那麼輕，卻打擾了這週遭的寧靜，當他繼續不斷在塞滿自己的袋子的時候，他的心，以令人煩厭的重複，責備自己的計謀中有千百個錯處，他應當揀擇一個更安靜一點的時刻，他應當預先準備好一個遁詞，他不應當用刀子，他應當更謹慎些，祇是把那商人的手脚綁住，嘴巴塞住，卻不應當殺害他，他應當更勇敢些，連僕人也一併殺死，他應當把一切事情都做得和現在的不同的。痛切的反悔，令人倦怠的無時或息的心智上的磨折，想要把那已經無法變更的加以更換，想要對於目前已一無用處的事情有所策劃，對於無法挽救的既往有所計謀，這時候，在他所有一切的活動後面，那暴虐的恐怖之感，正如同老鼠在無人居住的頂樓中奔來竄去一樣，使他腦部的比較偏遠的所在都充滿了騷動，警察的手將會重重地搭上他的肩頭，他的神經將會驚跳得像一條上鈎的魚，或者，他看到，像扶輪而過的行列般一一出現，那被告的坐席，那監獄，那絞刑架，那黑漆的棺材。

對於街上行人的恐懼，停留在他的心上，就像一支圍疑念而突然停步——這些，最糟糕也不過是猜疑罷了，他們不會真正知道，磚牆和百葉窗，祇有聲音才能夠穿透，但是這裏，屋子裏面，是不是祇有他一個人呢？他知道他是的，他曾經看到那女僕出去找情人去了，穿了她可憐樣的最好的衣服，每一條綵帶每一個微笑上都寫明着「出外遊玩」四個大字。是的，他是獨個兒的，當然，但是，在他上面那間空屋子裏面，他卻很確定的聽見有一種輕巧的脚步在移動——他確切意識到但卻是無法解說地意識到，有人存在着。是的，是確切不移的，他的想像跟隨着他走遍每一個房間每一個屋隅；時而他是一種沒有臉龐的東西，但卻有眼睛來看；時而他他自己的影子；又時而他看到了那死去的商人的幻像，恢復了那原有的狡猾和憎恨。

有時，他以強大的努力向那開着的門看去，那扇門仍舊似乎推拒着他的眼光不敢接近。這屋子很高，天窗小而隱蔽。白日又受到濃霧的障蔽，穿透到底層來的光線是極淡極淡的了，照在舖子的門檻上顯得非常晦暗。但是，就在那一條曖昧的光亮裏，不是懸掛着一個黑影，在搖晃？

突然間，從外面的街道上，來了一個興高彩烈的紳士，用手杖在打店舖的門了，一面打着，一面還談着，笑罵

攻軍隊，這是不可能的，他想，不過關於那次掙扎的誘傳，一定已經傳到了他們的耳邊，把他們的好奇心都逗引起來了，而現在，所有鄰近的屋子裏面，他料想得到，他們一定在一動不動地坐着，尖起耳朵在聽——孤獨的人們，聖誕節日不得不獨個兒細想曩昔的勝景的，這時卻不再作柔情的回憶而被嚇驚起了，歡樂的家庭宴會，突然圍着桌子一聲都不響了，母親還豎起了手指；各種程度，各種年齡，各種心情，但卻全體一致，在他們各自的火爐邊，審視着，諦聽着，織造着那繩索，預備他上絞刑。有時候，他似乎覺得，他的行動不能夠再輕了，波希米亞的高足杯叮璫響着，響得像一口洪鐘，他因為時鐘的滴答聲太大，竟想把牠們弄停。而有時候，他的恐怖又急速地換了向，那地點的靜寂又顯得是危險的泉源，是以使過往行人驚惶膽戰了，因而，他會更大膽地舉步，在舖子裏各種貨物間忙碌着，發出很大的聲音，並且以做出來的勇氣，模倣一個忙人在自己屋子裏心安理得的往來行動。

但這時，他卻被各式各樣的恐懼拖來拉去，他一部分心智還保持着警覺和狡猾，而同時，另一部分卻顫慄着，已瀕於瘋狂了。有一種幻覺特別獲得了他的輕信，鄰居在他窗子旁邊靜聽着，臉色雪白，路人在街道上因為可怖的着，接連地喚叫着那商人的名字。馬凱，嚇得像像冰塊一樣，看了一眼那死人。但不！他還靜靜地躺着，他已經逃得很遠，聽不見這些敲門聲和高聲聲了，他已經被沈入了靜默的海底。而他的名字，以前就是在狂風暴雨的怒號裏也會引起他的注意的，現在已經變成爲一個空洞的聲音了。這時，那位與沖的紳士不再打門，離開了。

這裏是一個明顯的暗示，還沒有做完的事情得趕緊做去，得趕緊離開這個會把人告發的鄰近地區，得混入倫敦的人山人海之中，然後在這一天的另一端，到達那個安全而顯見得是清白無罪的避難所——他的眠床。一個客人已經來過了，任何時刻內另一個也許會來，也許會更糾纏些。做了一件事情，而不去收取利益，這將是最最可怕的失敗。錢，那是現在馬凱的關心所在，而要取得錢的工具，是鑰匙。

他從自己肩頭向那開着的門兒望去，門邊還是有黑影在逗遛着，顫動着，他心頭並沒有意識到厭惡之感，身體卻戰慄着，慢慢移近那被害者的屍體。人類的特徵已經差不多消失完了。像一套衣服一半塞滿了米糠，四肢分散着，軀幹折曲着，堆在地板上，但這個東西，仍舊抗拒着他，使他不敢走近，在眼睛看來雖然是如此之醜惡，如此之

卑微，他却怕一碰到手就又大不相同了。他拎起了那屍體的肩膀，把牠仰天翻了過來。牠竟輕得出奇，軟得出奇，那四肢，就像拗斷了一樣，掉在地上，擺成非常奇怪的姿態，臉部已經失去了一切表情，白得像蠟，一個太陽穴附近塗着血污，可怕得很。這對於馬凱，是一種很不愉快的情景。這在一瞬間把他帶回到某一趕場日一個漁村中去；灰暗的日子，呼呼的風，街道上人們熙來攘往，喇叭嗚嗚地叫，銅鼓冬冬地敲，唱小調的用鼻音在哼，一個小孩子走來走去，直往人群裏鑽，又有趣又害怕，後來，來到人們匯流的主要場所，他看到一個涼棚，一條綠色帳幕上掛滿了許多題材恐怖顏色鮮艷的圖畫；白朗麗和她的徒弟啦，曼齊和謀害了的客人啦，韋爾扼死在杜德兒的手中啦，還有二三十張有名的罪行的畫幅。那事情竟清楚得像幻覺一樣；他又是那個小孩子了，他又一次看到那些下流的畫面，身體上有同樣的憎惡的感覺，他仍舊因為鼓的冬冬聲而覺到震耳欲聾，那一天所奏音樂中的一曲回復到他的記憶中來，聽到這，他第一次感到一陣不安，一陣惡心，一陣骨節裏突然的軟弱，這個是他必須立時加以抵制加以克服的。

他認為，與其逃避這些想念，還不如面對這些想念來

慘淡的霧樣的目光朦朧地照上了裸露的地板和樓梯，照上了樓梯平台處放着的一手持戟的閃亮的盔甲，照上了黃色護壁木板上掛着的暗黑的木刻和有框的畫幅。整個屋子裏，雨聲是如此的響亮，在馬凱的耳朵裏聽來，竟分成許多不同的聲息了。脚步声，嘆息聲，遠處軍隊行進的踐踏聲，算帳時金錢的叮瑤聲，以及輕輕地半開着的門兒的軋軋聲，似乎跟雨滴在圓屋頂上的浙瀝聲以及雨水在水管中的沖激聲相混和起來。他不是獨個兒在着的那種感覺越過越濃，使他瀕於瘋狂了。在每一個方向他都被精靈所縈擾着，包圍着，他聽見他們在上層房間中來去，從店舖裏，他聽見死人站起身來，當他開始以極大努力走上樓去的時候，有脚步在他前邊輕輕地溜走，還有脚步在他後邊偷偷地跟蹤，如果他是耳聾的話，他想，他的靈魂將會如何寧靜！繼而，用永遠清新的注意在傾聽着，他又復自慶幸，爲了這一個不知止息的感覺對他守着前哨，爲他的生命做忠實可靠的哨兵。他的頭繼續不斷在頸項上旋來轉去，他的眼珠，像奪奪匪而出，巡視着每一邊，而每一邊他差不多都可看到，有什麼不知名的東西的尾巴在悄悄隱去。走到二樓去的二十四級樓梯，是二十四個痛苦。

在二樓上，門兒全都半開着，三扇門宛若三個伏兵處

得更審慎些，他更其大膽地注視着死人的臉，一心想認清楚他罪行的本質和罪行的重大。那麼短的時間以前，那個陰還曾爲了情感上每一變化而更動過，那張蒼白的嘴曾經說過話，那個身體曾經以操縱自如的精力活動過，而現在，由於他的行爲，那一個生命被他制止不動了，正如一個鐘錶匠，插進手指去，制止了時鐘的擺動。如此，他思索着，却一無結果，他無法引起身心上的追悔，同樣的一顆心，曾經在罪行的畫幅之前瞻戰過，對於現實中的罪行却視若罔聞了。最多，也不過想到死者曾經天賦有很多才能，足以使這世界裝璜成一個魔法的花園，結果却了無成就，想到他從沒有好好生活過，現在竟悄然死去。因而對於死者感到一絲憐恤而已，至於說到悔罪，不，一點也沒有。

這樣，掃除了所有的思慮，他找到了鑰匙，向那開着的門邊走去。外邊，天已經痛痛快快地下起雨來，雨點打在屋頂上的聲音打斷了這沈寂。像漏水的岩穴，屋子的各個房間都充滿着不斷的回聲，進入耳來，和時鐘的滴答聲相混。當馬凱走近門邊時，他似乎聽見有另一種脚步，應和着他自己謹慎的步履，向樓梯上漸漸退去。黑影仍舊在門檻邊自在地顫動着。他以一頓重的心決投之於自己的肌肉，把門兒拉了回來。

震撼着他的神經有如白砲的砲筒。他覺得，他再也得不到足夠的掩護，足夠的屏障，不讓人們看到了，他渴望要回家去，包圍在牆壁裏，遮蔽在被褥裏，沒有人能看得見，除了上帝。想到這個，他不得不有點奇怪，他回想起許多故事來，那些故事講到其他的謀殺者，和他們對於天庭中的報復的畏懼。這並不如此，至少，對於他，並不如此。他畏懼着自然的法律，惟恐，在自然界無情而不易的程序中，已經保存了關於他的罪行的某些無可彌恕的證據。他更以卑屈的迷信的恐怖，十倍地畏懼着某些人類經驗的連續性的突然中斷，某些對於自然法則的有意的違背。他玩着一種全憑技巧的遊戲，根據各項規則，從原因推算得出結果，但是，如果自然竟會像輸了的暴君把棋盤推掉不算也違反了故常的方式呢？同樣的情形會降在拿破崙身上（作家們會這樣說），冬季出現的時間曾經更過。同樣的情形也可能降在他的身上；結實的牆壁可能會變成透明，顯露出他的所作所爲，像玻璃蜂窩裏的蜜蜂，堅固的木板可能會在他腳下像流沙般下陷，然後把他緊緊逮住，噁，還有種種比較正常的變故可能會毀滅他呢？比方說，可能房子倒塌了，把他和他被害人的屍體監禁在一起，或者鄰居的屋子着了火，救火員從四面八方向他衝過來。這些事

情他才畏懼着，在某一種意義上，這事情也可以被稱做是上帝的手在伸向罪惡。但對於上帝本人，他是毫無畏懼的，他的行為無疑地是異乎尋常的，而他辯白的理由也是異乎尋常的，這些，上帝知道得很清楚，是在上帝面前，而不是在人類中間，他覺得有把握得到公正的裁判。

當他安全走進接待室隨後關起門來的時候，他覺得數度驚恐之後已得到了安息。那房間裏的陳飾都沒有了，地毯也沒有，到處散置着些箱子和很不調和的傢俱，有幾面巨大的穿衣鏡，在鏡子裏面，他能以各種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就像俳優出現在舞台之一樣，有許多畫幅，有框的和沒有框的，豎立着，而對着牆壁，有一個雪拉頓的食器架，一個嵌木細工的立廚，一張古舊的大床，掛着掛錦，長窗直開到地板，幸運得很，百葉窗的下半部都關閉着，隱蔽着他不要鄰居看到。於是，就在這裏，馬凱把一口箱子拉到立廚前面，開始在一串鑰匙中尋找了。這事情很費時間，因為鑰匙有那麼多，而且，也很糟糕，因為，到頭來，也許立廚中竟空無一物，而時間却正飛逝而去，但是，他佔領地區的密閉使他沈沈起來。他從眼梢上瞥視着門——甚至於有時還直接地看那扇門，像一個圍困中的司令官證實了其防禦之完好而感到高興。而事實上他心境確

了進來，向房間四週巡視一遍，看着他，像朋友相認似的點頭笑了一笑，然後又退回去了，隨後把門關起，這時候，畏懼越出了他的控制，他發出了一聲粗厲的大喊。那來客聽見了這個喊聲，又回過頭來。

「你在喊我嗎？」他愉快地問，同時跑進房間裏來，並且在他身後把門兒關起。

馬凱站立着，以全部注意瞧着他。或許他的眼光附着了一層薄翳罷，總覺得這位來客的外形像是在變動，抖顫，正好像鋪子裏搖曳的燭光中那些神像的外形一樣，時而他以為他認識他，時而他以為那人跟他自己有點相像，不過他經常覺得，像一種有生命的恐怖之物，在他心胸中一直存着一種確信，那人既不屬於塵世也不屬於上帝。

但那人却有着一種古怪的世俗常見的姿態，在他站在那裏微笑地瞧着馬凱的時候可以看到，他加添一句說，「你在找錢麼，我想？」那聲調中有着日常的禮貌。

馬凱沒有作答。

「我應當警告你，」另一個繼續說：「那個女僕已經離開了她的情人，比平常早了一點，一下子就要到這裏來了。如果馬凱先生被發見在這屋子裏面，結局如何，是不必我來告訴他聽的。」

很和平。雨下在街道上，發出自然而令人愉快的聲音。這時，在另一方面，鋼琴彈奏出聖歌的曲調，許多孩子的聲音唱出了那調子和字句。那節奏是多麼莊嚴，多麼安詳！年青的聲音是多麼清新！馬凱微笑着傾聽，一面尋找着鑰匙，他心中充滿着互相應和的思想和幻像，上教堂去的孩子們和風琴的奏鳴，田野間的孩子們，在小溪邊沐浴，在荊棘叢生的公地上漫遊，在多風而寒彩飛揚的天空中放風箏，然後，聽到了聖歌的另一曲調，他又回到教堂裏來，溽暑中的禮拜日人們沈沈欲睡，牧師的尖銳雅而文的語音（他回想起來不禁微笑了一下），圖書中約各的墳墓，以及聖壇所裏寫着「十戒」的模糊的字蹟。

當他這樣坐在那裏，忙碌萬分時又心不在焉的當兒，他突然驚跳了起來。一霎時的冰冷，一閃火光，一陣鮮血的迸射，湧到他身上來，他站在那裏呆若木鷄，驚顫欲絕了。一種脚步聲緩慢而堅定地在走上樓來，這時，一隻手放在門紐上了，鎖喀喇地一響門兒開了。

畏懼挾持着馬凱，他不能動彈了。他將看到些什麼，他一無所知，也許是已死的人走起路來了罷，也許是人類裁判的官方人員罷，也許是某一個偶然的見證人盲目地撞進來，要把他帶到絞刑架去吧。突然，一張臉從門框裏鑽

「你認識我？」謀殺者喊道

來客笑了一笑。「你很久以來就獲得我的寵信了，」

他說：「我很久就觀察着你，一直想來幫你的忙。」

「你是何等樣人？」馬凱道：「是魔鬼嗎？」

「我究竟是什麼，」另一個回答道，「對於我提議要為你効勞這事不會有影響的。」

「會有影響，」馬凱喊道：「是有影響的！讓公幫忙嗎？不，決不，不用你！你還沒有認識我，感謝上帝，你並不認識我！」

「我認識你，」來客答道，帶着一種仁慈的嚴厲，或者甚至於是一種堅決。「我認識你，直到你靈魂深處。」

「認識我！」馬凱說道。「誰能够這樣做？我的生命祇是對於我自己的一種謬論，一種毀謗。我過去的生活全和我的本性相違。所有的人都這樣做，所有的人都比那副在他們周圍成長而又窒息着他們的偽裝好得多。你看到每一個人為生活所牽曳着，像是被刺客抓到然後用外套悶住。如果他們能够由自己來控制——那麼，你能看到他們的臉的話，他們將會截然不同，他們將會容姿煥發，成為英雄成為聖人！我比多數人壞得多，我自己有更多層的偽裝，我行動的辯飾祇有我知道，上帝知道，不過，如果我有

間，我能够表白我自己。」

「對我？」來客問道。

「在對大家宣佈之前先對你講，」兇手回答道。「我設想你很聰明。我想——你既然存在着——你將會事實表現，確是一個能懂得內心的人。而你竟提議要用我的行動來評判我！想想看，憑我的行動！我生下來了，我會經生活在巨人的領土裏，從母親生我來以，巨人們一直抓住我的雙腕牽引着我——那些環境的巨人們。而你竟要以我的行動來評判我！但你難道不能够向裏邊瞧瞧？你難道不能够懂得，罪惡是我所深惡痛絕的？你難道不能够看到，在裏邊，有我良心所寫的清楚的字句，雖然常被忽視着，却從來沒有被任何故意的詭辯所塗污過？你難道不能够把我看做一種確實像人性一般普通常見的東西——一個並非出於本心的犯罪者？」

「所有這一切你表白得很是動人，」那是回答，「但這和我無關。這些堅不可破的論點是出乎我領域之外的，你由於什麼樣的脅迫被牽引開去，我一點兒都不關心，祇要你確實在往某一方行走。不過時間飛逝着，女僕停留了一下，端詳人們的臉部，在看揭示板上的圖畫，但她仍舊在越走越近了，你得記住，這正像是絞刑架本身在聖誕節

的街道上向你大踏步趕來呢！要我幫你忙嗎？我，是知道一切的！要我告訴你向那裏去找錢嗎？」

「要什麼代價？」馬凱問。

「我為你効勞只算是一件聖誕禮物而已，」另一個回覆道。

馬凱忍不住以一種惡毒的勝利之感微笑了。「不，」他說，「在你的手裏，我不願意拿什麼東西，如果我焦渴欲死，而是你的手在端起水壺放到我的唇邊，我將會找到勇氣來加以拒絕。也許是易於輕信的，但我決不做任何事情使我自己為非作惡。」

「我並不反對臨終前的悔罪，」來客譏評道。

「因為你不相信牠是否有效！」馬凱喊道，

「我並沒有這樣說，」另一個回答道：「但我從另一方面觀看這些事情，等到生命終結時，我的興趣也就低落了。那人會經生活着為我服役過，在宗教的色彩下散播黑點，在麥田裏種下莠草種子，像你一樣，一直軟弱地服從着慾望。現在他既然已經如此接近着他的超脫，他只能再做一件事為我效勞了——去悔罪，去微笑地死去，這樣可以使我那些還沒有死去的信徒們中幾個比較膽怯的人，建立起信心和希望。我並不是一個太兇狠的主人。你不妨

試試看。接受我的幫助。在生活裏，像你過去一樣地你自己享受罷，不妨享受得更充分些，索性把你的雙肘在餐桌上好好展開些，這樣，當黑夜開始降臨而帳幔開始掀起的時候，我告訴你，可以給你更大的安慰的，你竟會發現，這時候去調解你和你良心的爭執，去締結你和上帝間屈辱的和平，甚至於更會容易些，我現在剛從一個臨終的牀邊過來，那房間中坐滿了真誠的哀悼者，靜聽着那人最後的言詞：我看到那張一向是冷酷無情的臉，我發現牠正微笑着，帶着希望。」

「那麼，你以為我就是這樣的人麼？」馬凱問道。「你認為我沒有更高的抱負。祇知道犯罪，犯罪，犯罪，而最後，偷偷地潛進天堂裏去麼？對這種想法我可受不了。那麼，這是你和人類相處的經驗嗎？是因為你發現到我雙手血污因此就設想我如此卑劣嗎？是這謀殺的罪行如此邪惡，竟致連善行的源泉都已枯竭了嗎？」

「謀殺在我看來並不是特別的一種，」另一個回答道。「一切的罪惡是謀殺，正好像一切的生活是戰鬥。我看到你們人類，飢餓的航海者飄浮在木筏上，從餓斃的手裏搶取麵包皮，以彼此的生命相食。我跟隨着罪惡，一直到犯罪的時刻以後，我發現在一切情形中，最後的結局總是

死亡，在我看來，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在關於跳舞會的問題上用那麼動人的嬌態來反對她的母親，其所流鮮血正不亞於像你這樣的殺人犯。我不是說我跟隨過罪惡嗎？我也跟隨過德行：罪惡和德行，其間相差實不滿一個指甲的厚度，牠們全是死神收割時所用的鐮刀。我所為之而生的罪惡，並不在於行動，却在於個性。對於我，可愛的是壞人，而不是壞的行為，因為假使我們跟隨着壞行為沿着時代的急湍一直往下走，走得很遠，我們會發現壞行為的結果可能比最稀見的德行的結果更為珍貴些。所以，並不是因為你會經殺死過那個商人，而是因為你是馬凱，我才想要來幫你忙，讓你逃走。」

「我要把我的心剖示給你，」馬凱道。「被你發現了我犯的罪行是我最後一次了。在我來犯罪的路上，我已經學到了很多教訓，牠本身就是一個教訓，一個重大的教訓。過去我會被違心地驅策着去做我不願做的事情，我是對於貧困的賣身奴，被驅策着，被鞭笞着。有很多强有力的德行足於在誘惑中屹立不動，我的並不是如此：我有對於享樂的飢渴。但今天，從這次事件之中，我獲得了財富，同時獲得了警告——獲得了權力，同時獲得了一種新的決心要自斷自行。在這世界上各種事物中，我將成爲一個自由

作爲的人，我開始看到我自己全部革新了，這雙手是善行的代理人，這顆心將永遠寧靜。在過去生活中某些事情又回到我這裡來，某些事情，當我在安息日的晚上聽着教堂中的風琴聲時我會夢想過，某些事情，當我洒淚於高貴的典籍，或者在無邪的童年和我母親談論時，我曾預言過。我的生命就在那裏，我已經流浪過好幾年，而現在，我重又看到了我目標所在的城市。」

「你要把這錢用到股票市場上去罷，我想？」那來客評論道：「而在那裏，假使我沒有弄錯，你已經蝕掉了好幾千了罷？」

「啊，」馬凱說，「不過這次我可有把握了。」

「這次，你還是得蝕本，」來客回答道安靜地。

「啊，但我會把一半保存起來！」馬凱大聲說。

「那一半你也會失去，」另一個說。

汗滴開始在馬凱眉頭出現。「好的，那麼，有什麼關係？」他喊道。「就算還會失去罷，就算我會重陷于貧困罷，難道我的一部分，那壞的一部分，會繼續凌駕在好的部分之上，直到終極？惡和善在我身上猛烈地馳騁，把我拖來拉去。我並不喜歡兩者之一，我兩者都喜歡。我會想到去做偉大的行爲，刻苦自勵，取義成仁，」雖然我已

經墮落到去做謀殺一類的罪行，惻隱之心在我並不是生疏的。我憐憫窮人，有誰比我更了解他們的苦難呢？我憐恤他們，幫助他們，我珍視愛情，我喜歡誠實的笑，世界上沒有一件良好的事情，真實的事情，我不加以真心的喜愛，那麼，難道祇有我的罪惡來導引我的一生，而我的德行竟會一無作爲，如同心智中某些無用的廢料？並不這樣，善，也是行爲的源泉。」

但那來客却伸起了他的指頭。「從你到這世界裏來的三十六年之中，」他說，「經過了許多次運道的轉換和心情的變遷，我看到你一直在墮落下去。十五年以前，你聽見了一樁竊案就會驚跳起來。三年以前，你聽到謀殺這兩個字就會畏縮逃避。現在，還有什麼罪行，還有什麼慘酷或卑鄙的事情，能使你驚跳？——從現在起五年以後，我要察看你看究竟如何！下去，下去，你的道路就一直往下走。除了死亡，沒有什麼東西能止得住你。」

「那是真的，」馬凱嘆聲地說，「我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太願從罪惡了。但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啊！就是聖徒們，在日常生活的磨練之中，也漸漸地馬虎起來，沾上了周圍環境的色彩。」

「我要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來問你，」另一個說：「

你回答之後，我將把你道德上的禍福休咎告訴你。你已經在許多事物上放縱了下來，或許你這樣做是對的，無論如何，一切的人都跟你差不多。但請想一想，是不是在某一特定的事情上，不管那事情是如何瑣屑，你覺得你自己的行爲使你特別難於心悅？或者一切的事情你都任意放縱？」

「任何一樁事情？」馬凱重複着，因思慮而感到煩悶。「不，」他加添道，失望地，「一件也沒有！一切事情我都放縱了。」

「那麼，」來客說，「對於你目前的情形就此滿足了罷，因爲你再也不會改變了在這舞台上你這角色所講的話已經記錄下來無可追悔了。」

馬凱站在那裏，好長一段時間一聲不響，是那來客首先打破了這沈寂。「事已如此，」他說，「要我把錢給你

看嗎？」

「是上天的恩賜嗎？」馬凱喊道。

「你不是已經嘗試過了嗎？」另一個回答道。「兩三年前，我不是看到你在復活禮拜的講壇上，你的聲音在聖歌聲中不是唱得最響嗎？」

「那是真的，」馬凱說，「我明白看到，剩下來我應

盡的義務是什麼了。爲了你給我的教訓，我從靈魂深處來感謝你，我的眼睛睜了開來，我終于自己看到我是何等樣人了。」

正當此時，門鈴的尖銳聲音響徹了這屋子：那來客，彷彿這是他一直在等待着的某些預先約定好的記號似的。突然改變了他的態度。

「是女僕！」他喊道。「她已經回來了，這我預先就警告過你，現在，你面前更多一段艱險的路程了。你必須說，她的主人得了病，你必須放她進來，臉上要有確信然而相當嚴重的神情——沒有微笑，沒有過度的做作，這樣我保證你成功！等那女僕一走進來，把門關上，然後你會經用以除去那商人的那種敏捷行動，足以使你掃除你路途上最後的危險。從此以後你有整個的一晚——需要的話，有整個的一夜——去掠取這屋裡的寶藏，去保障你自己的安全。這表面上是危險的，但實際上却是對於你的援助。起來罷，」他喊道，「起來，朋友：你的命正懸掛在天平上，在顛斜呢起來，行動罷！」

馬凱堅定地注視着他的願問。「如果我以犯罪而定讞了，」他說，「還有一扇自由之門是開着的——我能够停止犯罪。如果我的生命是邪惡的東西，我能够把牠拋棄。」

雖然我，你說得很正確，常順從每一微細的誘惑，我還能夠，以一種決定性的姿態，把我自己放在一切誘惑不能到達的地方。我對於善行的喜愛竟一無所成，既如此，就讓牠去罷！不過我還有對於罪行的厭惡，從這一點出發，使你痛苦地感到失望的，你將看到，我能夠導引出活力和勇氣來。」

來客的外貌開始起了一種奇異而可愛的變化：帶着一種溫和的勝利之感，變得更明朗了，更柔荏了，當明朝起來的時候，却漸漸地消散，漸漸地退去。但馬凱並沒有停下來觀察或者了解這種變化。他開開門來，很緩慢地走下樓去，自己思索着。他過去的一切很清晰地在他面前出現，他看到他的往事一絲不苟地出現了，像夢寐般醜惡，熱烈，像不經心而犯過似的胡作妄為——總之是一幕失敗的景象。他這樣檢視過去之後，生命不再能誘惑他了，但在較遠的一方他却看到了為他的船隻而設的安靜的船塢，他在過道中停了一下，看看店舖，那裏蠟燭還在屍體的旁邊點燃着。四周靜寂得出奇。他站在那裏注視的時候，有關於那商人的思想蜂湧上他的心頭。然後，門鈴再度不耐煩地響了起來。

他在門檻邊面對了那女僕，臉上有某種表情，像是在



洛茜·格蕾

我時時聽說過洛茜·格蕾：
當我橫過那荒野，
在一日的晨曦裏我偶然遇見，
那孤獨的孩子。

沒有夥伴，洛茜從無友侶，
她住在廣闊的原野，
——那裏從不長出甜密的物事，
被摒於人類之門外！

雖你仍得窺視那林鹿嬉戲，
小鬼依然在綠野之上，
但是洛茜·克蕾的可愛笑臉，
將再也不能得見。

「今夜將是暴風雨之夜——
你必須去次城裏，

微笑。
「你還是去報告警察罷，」他說，「我已經把你主人殺死了。」

X X X X X

棒球幻局解答 (正文見第四八頁)

(六)王錦竹所擊之球應為界外球(Foul Ball)。球規第二章第七九節附則二規定：「擊球員擊出之球如未為防守球員所觸及，而接擊中投手站墩，反彈或經捕手頭上或本壘及一壘間或本壘及三壘間之界綫時，應視為界外球」。故台炭各跑壘員應返回原佔各壘，繼續比賽。

(七)球規第六章第五節第十二則規定：「一局中在二球員出局前，擊球員空擊二次後，如跑壘員偷返本壘為合法投球(Legal Pitch)在擊球區(Strike Zone)所擊中，該跑壘員應得一分，惟擊球員應作空擊三次論，判予出局。該球同時即成為死球(Dead Ball)」。據此，赫琴斯應得一分，愛金遜應予出局，彼得遜可進佔二壘。

華茲華絲作
羊棄譯

提着一個小燈籠，孩子，去照亮
你的母親在雪中歸旅。」

「呀，父親！我喜歡去：
這是多麼難得的一個夜晚——
那教堂的鐘剛剛敲過兩下，
在天邊已經出來了月亮！」

這時候她父親舉起了他的鐮刀，
去斫斷一束薪柴，
他用力做他的工作，——洛茜
提起了她的小燈籠。

比那山鹿更為歡愉：
多次的自由雀躍，
她的脚下散佈起那如粉的雪花，
那些高揚着如輕烟縹緲。

暴風更早來到：
她顛蹶着時昇時降，

多少山林洛茜爬過：
但是她永不能抵達那城廂。

那一夜那對可憐的雙親，
呼喊着她迴靈遠近，
但已是無聲無影，
爲他們指示迷津。

在破曉時光她們站立山頭，
遠眺着那荒原，
他們注視着那座木橋，
相距一富爾浪離開他們的門園。

他們哭泣着——而且，轉回家園，號啼
「只有在天堂我們始能再相見，」
——當在雪花紛飛時光她母親尋見，
洛茜的足跡脚印。

下了嶮峻山邊，
沿着那小小痕印，
經過那頹敗山楂圍籬，
在那長長石砌圍牆，

他們橫過空野，
那脚印依然，
他們沿着前進，印跡仍未消亡，
一直到他們所至的那座橋畔。

追隨着從那積雪河邊，
那印跡，一潭隨着一潭，
就在那木板中央：
在那裏印跡杳然。

——但至今有人堅持意見，
她依然是活潑長在，
你可以看見甜密密的洛茜。克雷，
在那無邊的曠原。

越過那崎嶇，平坦，她獨自輕躍，
從不向後觀看，
而且唱着一支寂寞歌曲，
那尖峭的歌音旋捲在風兒的呼嘯聲間。

(註)：富爾浪是一種長度單位爲一英哩的八分之一

西洋交響樂的故事 (六)

據 Paul Gräbe 原書
體 編譯



華格納爾 (RICHARD WAGNER)，德意志，
一八一三至一八八三年。

生于萊比錫，父爲警官，
幼時勤奮好學，十三歲，
即將荷馬之著名敘事詩「奧
德賽」，由希臘文譯成德文，不久寫成劇本名「李優罷德
」(Leubald)，於聆賞悲多汶之愛格蒙特序曲後，即爲
「李優罷德」配寫音樂，十八歲以後，始專攻音樂，迅即
有數歌劇及一交響樂作品問世，二十一歲任樂隊指揮。

二十三歲，與女伶 Wilhelmine Planer 結婚，翌年
同赴立陶宛之端加城指揮演奏。始決意成一劇作曲家。並
赴巴黎，覓取機遇，但遭受失望，貧困及拒斥，一八四二
年，其歌劇「黎恩濟」(Rienzi) 公演，大獲讚譽，乃返德
國，於德累斯登任樂隊指揮，同時開始「尼布龍之指環」
的寫作。

一八四九年，聲名已著，但因政治原因被迫離國，居
留歐陸各處，作曲並指揮演奏，時時難免經濟窘迫。一八

六三年經巴伐利亞青年國王，及時地惠予鼓勵並慷慨資助，
始得擺脫困憂，是爲華氏一生之轉捩點。五十七歲，與
李斯特之女柯茜瑪結婚(譯者註：時華氏前妻已故，柯茜
瑪亦已與巴羅離婚)。六十三歲時，此音樂界無比之超人，
將其連環歌劇「尼布龍之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
ngen) 於貝如伊德特建之劇院全部公演後，始享成功之盛
名，一八八三年以心臟病歿於意大利之威尼斯城，享年六
十九歲。

華氏的音樂作品，和他的文學寫作，本身都具有輝宏
崇巍的氣質雖然不免過份的壓力，但力量和情感的強度表
現都恰到好處，創作者偉力的人格，時時均能表現無遺——試
觀其當仁不讓，單槍匹馬地，以不可征服的精神和堅定的
信心，無比的努力，和嶄新生動的手法，進行改造落伍的
藝術形式(歌劇)，而終底於成功的經過，當可想見一斑。

「徠德的荷蘭人」序曲。

最佳唱片—Leopold Stokowski 及費城管弦樂團，

首次演出—一八四三年一月二日於德累斯登。

最佳唱片—Thomas Beecham 及倫敦音樂愛好管弦

勝利傑作集第五三〇號
—Thomas Beecham 及倫敦音樂愛好管弦

樂團，哥倫比亞傑作集X—一三三號。

一八三九年，華氏在瑞加指揮演奏時，決意成一劇作曲家，遂於盛夏攜眷經英國赴巴黎。自利堡至倫敦的航途，甚為艱苦，但是此次風暴顛簸的航海，使華氏獲得他寫作第五只歌劇——「彷彿的荷蘭人」的靈感和動機。

歌劇內容敘述一艘幽靈船及其幽靈船長的故事，彷彿的荷蘭人被判處永遠在海上漂流，至找到一個至死忠誠不渝的妻子時，才得解除。某一次暴風雨，彷彿的荷蘭人說動船主達蘭德，將女兒森塔許嫁，但船上有名愛瑞克者亦深愛女，阻撓此事，女雖心屬荷蘭人，遭此挫折乃投海死。彷彿荷蘭人之幽靈終被釋放。

導聆：

開始就是暴風雨的海上，狂風怒號，波浪滔天，定命的荷蘭人提示的廣濶主題出現。短暫的靜息，似乎是表示他渴望着解救，沉湧嘈鬧，迅即恢復，全曲於贖身主題的勝利強音中結束。

★「唐霍伊才爾」序曲(Tannhauser)

首次演出—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九日於德累斯登。

茫中，引現社會根山的維納斯堡，和唐氏歡悅的戀歌，女神維納斯自山中出現，迷戀住樂人武士，翌日黎明破曉，自遠而近朝香者的禱歌，重行可聞。

★「歌劇瑞斯坦及依索地」前奏曲及「愛與死」。(Tristan & Isolde)

首次演出—前奏曲—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於普拉格。

—歌劇—一八六五年六月十日於莫尼黑。

最佳唱片—Wilhelm Furtwangler 及柏林音樂愛好管
弦樂團，Decca-CA8039—CA8516號

遠在一八五四年華氏即設意寫作「瑞斯坦及依索地」歌劇，迄一八五九年始全部完成，其間大部份時間係在寫作連環樂劇「尼布龍的指環」。

這些年來，華氏仍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當時他逃離德國居於瑞士，政治問題可暫解決。但是婚姻的困擾正方興未艾，富商維森都克業在郊外為華氏夫婦置有別墅，地點幽靜，原極宜於工作。但是華夫人明納與女主人馬撒地維森都克之間，所產生具有爆發性的暗流，使華氏不能安心由一八六一年他寫給馬撒地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到兩人親密的程度。信上說：「我寫成了瑞斯坦，從我心底深處永遠向妳感謝！」

最佳唱片—Leopold Stokowski 及費城管弦樂團，

勝利傑作集第五三〇號
—Thomas Beecham 及倫敦音樂愛好管弦

華氏逗留巴黎達二年半之久，原想登龍，但遭失望，歌劇院對彼之作品頗為拒斥，故編曲，作歌及寫文所得，幾不能維持日常生活。

巴黎之行，唯一的好結果，是華氏瞭解自己是澈底的日子曼人，對一向忽略的悲多汶及韋伯的音樂，得再行體會，並且立刻使自己的作品發生顯著而有益的變化，終于，返回德國，開始寫作新作品——維納斯堡——後來改名為「唐霍伊才爾」

內容敘述樂武士唐霍伊才爾悲哀的遭遇，唐與執政親

王的姪女，美麗的伊利莎白訂婚，旋漫遊杜侖根山，受魔洞中愛神維納斯的蠱惑，發生愛慕，被判罪隨朝香者跋涉至羅馬，向教皇請赦，數月後朝香者返，唐因未獲赦致未隨返，伊於絕望中氣絕，入葬時，憔悴之唐氏出現，教皇赦罪之訊息亦同時傳到。

導聆：

朝香者頌禱的歌聲，自遠而近又於遠方消失，暮色蒼

劇的故事敘述瑞斯坦與公主依索地的戀愛，依原已與瑞之叔馬克王訂婚，劇的開始瑞受命引依登自愛爾蘭駛往康俄爾之船，依舊戀重萌，因瑞非誠意，乃以毒葯激瑞作別離之飲，但誤飲愛情飲料，致相愛益篤，未幾事泄，瑞於決鬥中受致命傷而死亡於依之懷抱中。

導聆：

低音提琴奏出寧靜光耀的旋律——戀慕的主題，漸漸的強度增加，音樂作激情的昇騰，旋沈降如細語，繪出愛情欣悅而神秘的情緒。

「名歌手」前奏曲。

首次演出—前奏曲—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一日於萊比錫

—歌劇—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於莫尼黑

最佳唱片—Karl Muck 及柏林國家歌劇院管弦樂隊
，勝利傑作集第六十七號。

一八六〇年，華氏被放逐已十二年，終得獲赦返國，不久，其偉大喜歌劇「名歌手」的音樂，開始進入他腦海裡，「極清晰地」在他內心審聆以後，「立刻就寫出序曲的主要部分」。歌劇本身是零碎寫成的——一部分是在巴

黎——一部分在維也納及路色尼附近的柴衣布恩，他的經濟困苦使之不得中途而廢，但是他喜歡同時進行寫作好幾個鉅作，所以完成得甚為緩慢，此劇寫成已五十四歲，正在他個人創作能力的最高峯。

劇述十六世紀德意志紐倫堡愛好歌唱之市民，訂定許多自作聰明規則，落伍的約束歌者使不能自由發展，並記錄起違規之處，某年著名之歌詠比賽中——優勝者可獲美女伊娃之許嫁——精擅歌唱而戀慕伊娃之斯托爾金華爾特，因不諳規則而被拒絕參加比賽。經好心的皮匠漢斯撒赫氏，設妙計，斯終獲首獎及伊娃。

導聆：

開始是有力而生動的進行曲主題，立刻將聆聽者引導至十六世紀之紐倫堡。華氏自己說是：「置身於直率而有稜角的人群中」，似魔咒的音樂鼓舞起快樂的情緒。抒情地第二主題表示兩人的愛慕，莊嚴華麗的第三主題繪出歌詠協會及其嚴正的法則。

★齊格非田園詩。

首次演出——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瑞士之柴衣

布恩。

最佳唱片——Bruno Walter 及維也納音樂愛好管弦樂

團勝利C十二號

華氏四十歲時，遇見年甫十六歲的柯茜瑪——李斯特之女，數年以後，兩人相愛，旋柯與馮巴羅離婚，於一八七〇年八月與華氏舉行婚禮，同年耶穌聖誕日——為柯三十二歲生日，出人意料，華氏寫成著名之齊格非田園詩，其中對彼所渴望的幸福，及溫馨美滿的生活，均有充分的表現。

事先不使柯茜瑪知曉，於聖誕節清晨，在華氏別墅的階台上，集合了管弦樂隊，是由華氏親任指揮，準七時三十分演出此曲的，當時柯茜瑪被優美悠揚的樂聲所驚醒，會感動得落淚，以後多年竟認此作如伊肢體之一部分。

導聆：

全曲充滿了平靜溫和的氣息，無疑地，可以反映出華氏對於家庭的情感，創作的靈感的來源，除去個人情感以外，還受有專心一意寫作齊格非歌劇的影響，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一年的兩年間，華氏正專誠精心地寫作此劇，一八六九年六月六日獲兒，立即命名為「齊格非」可以看出專誠的程度，此曲中音樂多半自歌劇的第三幕採取。

★魔法音樂——自歌劇「伐爾克非」（Die Walkure）

首次演出——歌劇——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於慕尼黑。

最佳唱片——Leopold Stokowski 及費城管弦樂隊，

勝利第一五八〇〇號

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初期，華氏於德累斯登指揮演奏的時候即對「尼布龍的指環」神話，感覺興趣。這首偉大德意志的故事詩，原自北歐神話的一段韻文故事中，脫穎而出，結構巧妙，美麗動人，華氏深被引動，即埋首寫成散文，於一八四八年出版。

後來屢經琢磨，歷時甚久，使之劇化而成完備的詩篇，訂名為「齊格非之死」。但不能滿意，乃重新創寫，注意連繫成爲連續之三部劇，第一部名「伐爾克非」，第二部名「齊格非」，第三部名「諸神的黃昏」，旋爲增麗眉目，又增加序劇「萊茵的黃金」，並依序配寫音樂。

「伐爾克非」敘述俄且神的兩個孩子，齊格芒德與齊格林德，在世上分別長大，並不相識，林德與憂鬱武士洪丁結婚後，初次遇見芒德，竟發生愛情。而引起女神芙瑞加——俄且之妻——反感，乃遣美麗而勇武婢女布倫海爾達前往加懲，但布倫達命，反加庇護，於逃往瓦爾哈途中被俄且追獲，判囚於山巔，並以火籠牆環圍之，能被英雄救出並娶爲妻子，始可赦恕。

導聆：

此曲位於全劇第三幕之將結束處，描寫俄且神以魔咒使布倫睡後，並以火籠將山巔圍困，非有大無畏英勇武士，殆不能衝入而拯救之。

★林中鳥語（Forest Murmurs）——摘自歌劇「齊格非」

首次演出——歌劇——一八七六年八月十六日於貝如伊德

最佳唱片——Siegfried Wagner 及貝如伊德節日管弦

樂團，哥倫比亞六七三七〇/七一D號。

自一八五三——一八七四年的二十年內，華氏的精力均用在寫作「尼布龍的指環」的全部音樂的鉅大工作上。

一八六三年華氏認爲：在他本人的生命內，恐難眼見「尼布龍的指環」的演出，乃先將詩集出版，同時他認爲，需有特殊建造之劇院，才能使劇圓滿成功，故於詩集的序言裡，表示希望命運之神，能賜給全能的王子，來實現演出的計劃。

一年以後，十九歲的巴伐利亞王，路德維赫二世，看到詩集，立即答應協助，並賜以華美住宅，使其安心計劃劇院之建築——即貝如伊德中著名之費斯塔發劇院——。以使全劇能夠順利演出。「齊格非」音樂寫作，會於一八五七年被迫暫行停止，華氏曾在樂譜上註有：「何日再相逢？」

——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字句。至此再行續寫，終於一八七一年完成。

歌劇內容接續着第一部，芒德與林德的兒子齊格非，被一醜陋侏儒攜離人群，而撫養成人以後，自製利劍，殺死化身飛龍的巨人法納，偶然嘗服龍血，遂能解鳥語，由林中鳥語，知曉火嶺山巔被囚有美麗的布侖海爾達，乃立即出發，喚醒布侖，穿過火嶺壁而達到拯救之目的。

導聆：

「林中鳥語」是自歌劇第二幕中摘出的，齊格非剛剛殺死了化為巨龍的法納，輪臥在林中草坪上，聆聽大自然中，鳥聲啾啾，但不知何所云然，偶然間，他染有龍血的手指，觸到嘴唇，立刻驚異地發覺，已經能夠瞭解鳥語了受難日（聖星期五）之魔咒——摘自歌劇「巴西法爾」。

首次演出——歌劇——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於貝如伊德。

最佳唱片——同「林中鳥語」。

傳說中，武士巴西法爾視死如歸的故事，早就在華氏的腦海里，留下着深刻的印象，一八五七年會意圖將此編寫入「瑞士與依索地」之第三幕，未成事實，不久他在瑞士的居所，眼見到基督受難日明媚的春光如畫，又使他

憶起前事，遂起草此樂，一般人都認為是華氏最佳的作品。

劇述後來保存於北西班牙聖堂後殿中的，那隻刺入救主基督肋下的聖矛，被一個名叫克林塞的魔術家所盜，有幼年生活荒漠中，而正直英勇的青年，名「巴西法爾」者。單身冒險至克林塞之魔堡，戰勝奸狡巫女孔錐，歷盡險難，終獲聖矛，並護送歸還聖堂。

導聆：

此樂係在歌劇第三幕之後部，巴西法爾獲聖矛返，被尊為聖杯武士之王，他遙望如茵綠地和無際的森林，脫口而呼道：「景色何其美好！」眾人感禱稱爲是「受難日的魔咒」使然，此無比仁愛和犧牲之日的感恩，全宇宙爲之光芒萬丈！

▲一切嘈雜全是浪費，所以你得培養「安靜」，在你的言詞裏，在你的思想裏，在你的情感裏。

（愛爾培·休勃）

▲人生第一大事在於品格的創造，而品格的創造是無分貴賤的，在茅屋裏有如在皇宮裏。（許洪）

作繭自縛

天 岳



「廿二年另三個月前，我——這是他叔父在英列奇的遭遇，現在愛爾特遜先生，一位報紙的編輯人又觸犯刑章站在英列奇法庭的被告席上了……」

律師約翰杜溫格爾，戴上眼鏡片，注視着那位頭髮花白的訪客，走向辦公桌來。他是一位十足陌生的客人，年紀約模在五十歲左右，他那對憂鬱的眼睛，令人一望而知精神會受了絕大打擊，而正處於極不幸的境地，在這六月裡的上半，他那付緊張的神色使他的面頰通紅。

這人氣喘地道：「我是被稱做勞勃脫格萊的……我住在西第十號街八百號……我在西區銀行的出納員那裡問得你的名字。」他手指顫抖地從上裝的裡邊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把一個較長的放在桌上，在另一個封套中抽出一風鈔票：「伍百元，律師費。」那只空信封飄落到地上，他立即彎下去拾起。

「不要太緊張，格萊先生，安靜下來。」

「謝謝？」他臉上滲着汗珠，「你必須趕快和我一同去——立刻到英列奇。但——」他的聲音突然變得重濁起來，

「廿二年另三個月前，我——」忽然他的頭垂倒在胸前。杜溫格爾從椅子中躍起，一面按鈴叫麥克小姐。這失去知覺的人滑出了椅子，約翰將他拖住，就讓他躺平在地氈上。約翰跪在他身旁，把他的領口和領帶解鬆，當他的那位漂亮的秘書進來時，他道：「通知一輛救護車，麥克小姐。」

丹史高脫——約翰的年青而瘦長的助手也走進室來。大家都注視着這輪在地上鼾聲如雷的老人身上。約翰留心地看着他。這突然的崩潰便他不及說明需要法律保障的理由。他僅僅說了一聲：「廿二年另三個月前——」。他要說些什麼呢？英列奇在什麼地方？他爲什麼要約翰同他一齊到那邊去呢？

外面的一扇門開了，進來二個警察的人，他們熟練地張開担架，把躺在地上的人搬上。其中一個對約翰道：

「他將送入地方醫院。」

約翰把全盤故事告訴丹史高脫。

丹從地圖上找到了英列奇的地名，他讀出來：「英列奇，人口二千五百五十，屬波却納郡，在本州北部。你一點都不知道爲什麼他要同你到這個小鎮上去嗎？」

約翰搖着頭：「我甚至於連他的眞名都不知道，他說他被人稱做勞勃脫格萊。是西區銀行的皮爾史蒂芬介紹他來這裡的。我要去看他一次。」

當約翰從銀行裡回來，他道：「勞勃脫格萊在十時半到銀行把他所有的存款全部提出，約有六百元。他是個很細心的人。在一年前，他曾提取一筆五千元的款子。這筆款子是他積蓄了許多年的。當他在今晨拿到款子後，他問皮爾附近有沒有懂得天文學的律師，因爲他說天文學可以使人領悟許多渺茫疏遠的事情，所以皮爾就介紹了我。」

他們迷惑地互相看着。

「皮爾說格萊常常對他表示他是一個有着秘密的孤獨的人，他在市中區一家雜貨舖子裏做事。我已打電話去問過這家舖子，仍沒有得到多少幫助，他在那面已有十六年了，沒有結婚，沒有家屬，他們就只知道這些，今天早晨他來電話辭去了他的職位，並說希望他們原諒他。」

約翰道：「假使這樣，他要我做的事，可能就會太遲了。」

醫生眯住眼睛道：「這時候只有醫生可以幫助他，律師現在能爲他做些什麼呢？」

約翰走出醫院，他想他目前還沒有正式受理這案件，他祇是份外的想探出這事的一點端倪。或許從他的住所得到的些線索。

約翰搭着街車到了西區的一幢普通公寓前，房東布立絲太太當她聽到他的房客送入醫院，不覺吃了一驚。

「我知道，一定有什麼事不對了，我從他沒有得到報紙的一點上就可以看出。讓我來領你看他的屋子，我想我這樣做是不會錯的，因爲你是他的律師。」

「他住這裡很久了吧？」

「讓我算，從一九二五年夏天開始的，」她讓約翰走入一間佈置整齊的書室，她指着寫字桌上堆着的一大疊英列步奇哨報。

「這份報紙總在星期六寄來的，從去年就開始了，但是上星期六他沒有收到，這使他非常煩惱。今天早晨他要我借打一個長途電話，我說當然可以。」

話據布立絲太太說是打給英列奇郵務局的，詢問

麥克小姐看到桌上的信封：「這是他留下的嗎？」

約翰把它拆開，信封中裝着一份小鎮的週報，「英列奇步哨報」，日期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約翰想。正好是廿二年另三月。報中有一頁的頭條標題寫着：「李却赫特遜越獄」。約翰讀着這故事。李却赫特遜因爲盜用他僱主麥隆。台干脫一千五百元而被控告，雖然他竭力否認，發誓說這是冤枉的，但到底判了三年徒刑，送入國家悔過院，當晚他就越獄逃走，不知去向。

丹史高脫叫道：「看來勞勃脫格萊就是李却赫特遜了！這就是他的秘密！」

約翰嚴肅地點點頭。他曾在廿二年前犯了刑事，逃亡在外，這是要化名的理由了。但是今天又有什麼事情發生在英列奇，竟使他性急慌忙的要叫我和他同去呢？

約翰站起來：「我要到醫院去一次，或許可以問他幾句話。」

金博醫生簡括地道：「腦充血，右半身癱瘓，即普通所謂中風。可能是因爲長時期的憂慮，使神經受損，一旦受了重大刺激而引起的。現在不能看他，他至少要有幾天昏迷不醒。」

他們爲什麼沒有把報紙寄來。他大聲的問：「爲什麼上星期沒有報？」「爲什麼？」最後他竟尖叫起來「什麼？」「誰是他的律師？」「他沒有律師嗎？」于是他掛斷電話，再通知他服務的店家，我簡直不能相信，他竟辭去了他的職務，他付清電話費後就衝出門去了。」

約翰看着那一堆報紙，這是一份很道地的地方週報，爲什麼它的停止出版會使赫特遜這樣的激動呢？約翰在裏頁的頂頭看到發行人和編緝的姓名——愛爾赫特遜。他放下報紙，這使他得到了一點啓示。皮立絲太太見他在看一張照片，是一個黑眼珠三歲的男孩，於是說過：「這是他的姪兒。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叫愛爾。他很喜歡這孩子——我常常看見他對照片呆看，好像是他自己的兒子一樣。」

「是，我知道，多謝你！」

在辦公室中，丹史高脫道：「這是非常明瞭的，上星期沒有報紙是因爲編輯的緣故了，愛爾赫特遜一定是爲了某種原因而需要法律解決。李却是來請你去爲他姪兒辯護的。」

約翰點點頭，搖了一個電話給英列奇郵局。他們告訴他說，愛爾赫特遜在星期四晚因犯敲詐案而被拘捕。他今年廿六歲，已婚，無雙親，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控告他的人

是本鎮的紅人——麥隆台干脫。

丹低聲噓着：「同一個人，他在一九二五年控訴他的叔父。」

「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想可以在英列奇地方律師處打聽到一點消息。」

廿分鐘後，電話接通到英列奇地方律師的辦公室，那面響着嚴峻的聲音：「愛爾赫特遜？你問他幹嗎？」

「我願意爲他辯護……」對方把電話掛斷了。約翰決意到英列奇走一遭。

英列奇鎮却好位在西流小河的彎轉處，在這許多毗接的房屋中，突出着一張巨大的招牌，這是屬於鎮上最富有的一位：台干脫人造玻璃皮革製造廠，業主麥隆台干脫。

在一座用石磚砌成的裁判所內，瘦小禿頭的地方律師山姆葛羅台像爆裂一般的道：「我們這裡對一個自動跑來的律師是不供給任何消息的，同時你也不能到監獄裡去見愛爾赫特遜，我已下令禁止了。」

約翰轉過來對葛羅台道：「從你文件夾中放着愛爾赫特遜案子的宗卷這一點看來，我猜想你們正在討論這件案子。」又把目光移到另外一位正坐在椅中，看來有五十多歲的傢伙身上，他那堂皇的衣著和一張吃得紅紅的臉頰，

務所中風的始末講了一遍。

哀茉莉遲遲地道：「原來你就是爲這個而來的。愛爾會經對我說過他叔父狄克的事，他始終不信他叔父有罪的。」

（按：狄克乃李却之小名）

李培太太道：「我就不相信這件事，我常常在懷念狄克赫特遜他現在怎麼樣了，我記得有一次我丈夫接到一位叫勞勃萊格打來的長途電話，他要知道關於鎮上的消息，我想詹姆一定猜得到他是誰的，但他從來就不讓提起。」她確說的丈夫詹姆雖然要比李却大上十二歲，但他們十分知己。李却對化學很感興趣，但他爲了生活，就在台干脫處謀得一個工作，那時候台干脫僅是一個小規模的油漆廠。「狄克決不會偷他錢的，我可不管那些，即使是從他房內找出錢來我也不會相信。」

「那末李却可知道台干脫爲什麼要冤枉他呢？」

「他那時候已經急得人事不知了。麥隆台干脫——」她厭惡地道：「他這人很難講的，自從他發了財之後，他的言行就變得像神父一樣，每個人都相信他。他已收買了整個鎮上的人心！爲什麼沒有人替愛爾辯護呢？因爲他們都怕得罪有錢的先生。但是我想你或許願意讓哀茉莉告訴你關於愛爾被拘的事情。」

可以看出他事業的成功。「同時我猜想這是麥隆台干脫？」

「好聰明的猜想呀！我們忙得很！這裡是門！」

約翰離開了裁判所，從路旁行人的口中得知英列奇步哨報就在附近一區。他走了一段路，找到報館的所在。他走入一間大屋子，裏面裝置着好幾架印刷機。有一個年輕棕髮女子向他走來，她那忙碌的工作情形正好和她憂慮的目光寫成對照。

約翰替自己介紹後就道：「你是愛爾赫特遜太太嗎？」

她點點頭道：「我是哀茉莉赫特遜，你要找愛爾嗎？」

他不在？」

約翰道：「你可以坦白的回答我，我到這裡來爲了他的被拘捕，我可以解釋嗎？」

他對他打量了一番之後，就領他到他的辦公桌邊：「請坐。」她指着一位約有六十歲，正在愉快地做着校對工作的婦人道：「這位是李培太太，一年前愛爾從她丈夫手裡接辦這份報紙的。她正在幫我校對，因爲愛爾不在。」她停住，等待的約翰說話：「你可以在李培太太面前毫無顧忌的講，她是我們的朋友。」

「我很難解說明白，因爲我正被一團疑問所困惑着。」二位婦人都靜靜地聽着，於是約翰把李却赫特遜在他事

約翰看着哀茉莉赫特遜：「假使我能代表他的話。」

哀茉莉和老婦交換着眼光，她轉向約翰，突然她忍不住了：「我已陷入絕望了！」她擦着眼淚：「他在星期五就要開庭了。」她哭出了聲，「請你盡力爲他辨白吧，他是冤枉的！」

約翰用心聽完了關於拘捕愛爾的詳情後，於是陷入于沉思之中，他覺得有一點頗難以解說，台干脫要陷害他的動機何在？或許這一點可以從愛爾處得到一些線索，假使他和哀茉莉同去探望他，地方律師無法加以阻止了，於是約翰就告訴她們他在裁判所遇到葛羅臺的情形。

李培太太侮蔑地道：「山姆葛羅臺！麥隆臺干脫也把牠收買了。」

約翰叫起來道：「慢着，我想起一件事了。」她們都看着他。

他道：「假使是在星期五才開庭，爲什麼他們今天早晨會商談這件事情呢？也許因爲他們昨天接到我的電話，於是要提早開庭使愛爾來不及請律師辯護。也許現在已經開始了。我們最好就去法院！」

法庭裏的旁聽席上還沒有幾個人，這緊張的年青編輯惱怒地站在被告席上：「我抗議！因爲我妻子沒有在場！」

葛羅臺先生會通知我說是在星期五開庭的！」

這禿頭律師立即咆哮地否認：「我會清楚的告訴他，他的案子將在今日星期三開庭。」

法官卡埃門冷冷地對愛爾道：「我不相信地方律師會欺騙法庭，現在坐下。」他對葛羅臺點頭示意：「現在開始。」

愛爾赫特遜似被重擊地倒入椅子。在這裡，他在自己的故鄉竟被人冤枉而無法雪清。他腦子裡盤旋着一個不可解的問題。「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葛羅臺踱到陪審官前：「被告犯了惡意的敲詐罪。他勒索本鎮的模範公民。」他的演詞被這時進入法庭的人所打斷。

哀茉莉赫特遜透出一口長氣：「你猜對了。」她領約翰入被告席。愛爾看到他的妻子走來，頓時眼中射出光來。她對他低聲道：「狄克叔叔已替你想週全了。」他看着約翰，從心底裡顯露出微笑。「我相信你的。當然，走上去吧。」

杜溫格爾面對着法庭：「我要求庭上給予我和被告說話的機會。」

法官朝下面看看約翰。約翰感覺到法官和這鎮上其他有些地方如果發表出來，會毀壞我的名譽。他說他找到一個例證，二年前我會經逃付六千元的稅金。」

「你有沒有逃稅呢？」

「當然沒有，我只是在稅務局中口角過一次，後來彼此就弄清楚了。他於是就說將在他的報上譏諷我是一個逃稅的人，他說假使我付他一千元的廣告費，他就可以不聲張。」臺干脫氣憤憤地道：「這十足是卑鄙的敲詐行爲。」

「換句話說，這是勒索！那末以後你怎麼對付呢？」葛羅臺道。

「因此我覺這個年青的犯罪者，不足以做一個報紙的編輯，而我的責任感就覺得我要把他的罪行暴露出來。我設下一個圈套，我告訴他這事需要考慮。我從銀行中領出一千元新鈔把號碼都錄下，於是打電話叫他在當天晚上到我家裡來取。八點鐘時他果然來了，我在大廳中會到他，便請他到裡面屋子裡去。他又提出要求，他雖然很謹慎，在房內到處察看有沒有別人，但他不會發覺桌子底下裝着的一隻特別匣子。我付清款子後，他就走了。於是我把這事告知了地方律師。」

葛羅臺緊着就道：「現在開始辯論吧。」

「請等一下。」約翰道：「我要保留這權利，先請你

人一樣，也因為顧忌麥隆臺干脫的勢力而站在愛爾的敵對地位。但他看來本性不壞，還有點良心。

「請求允准，你可以有十分鐘的時間和被告談話。」

「謝庭上。」約翰就和他的當事人坐下。「我們沒有時間詳細談話，我已從各方面得知了一點關於你被捕的先後，現在最要緊的，你能告訴我爲什麼臺干脫要這樣對待你呢？」

「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理由，我不懂。」

「你叔父懷疑他的和你的案子之間有互相關係之處，你能從這方面找出什麼線索嗎？」

「可能他發覺了什麼線索——唉，地方律師已經在進行控訴了。」

由于葛羅臺的召請，麥隆臺干脫大踏步的走上指定的證人席。

「上星期四被告到你的辦事處來過嗎？他來做什麼？」

這血色旺盛的證人對審判官看了一下道：「你們聽了我的報告之後，你們會十分厭惡他的，他說他正在計劃寫一套名人傳畧，按期登在他的報上，而要從我開始，我當然很愉快地答應幫助他。但是他說他曾調查過我的過去，

們的證人開始。」

「隨你的便吧。」葛羅臺叫道：「愛琳派克！」

一個嬌小娟美帶着羞態的女子應聲上來，她是臺干脫工廠的速記員，今年二十歲。

「妳認識被告嗎？」

她看了看他：「見過一次。」

「上星期四晚上，臺干脫先生請妳到他家裡去，妳去了沒有？」

「是的，先生。他說他有件特殊工作要我做。我們坐在會客室的窗口約有一個鐘點，等候這位赫特遜先生走來。」這會客室她解釋。和另一間小室相通，據她的僱主說是圖書室。「臺干脫先生走到大廳去而我躲入圖書室。你們知道的，臺干脫先生的辦公室內有一套對講電話匣，用來和業務部對話的。現在他把他搬回家裝在這二間房內，我就靠着電話機旁收聽。起先沒有什麼聲音，後來我聽到客廳的門——」

「我們現在要知道的是臺干脫先生和愛爾赫特遜的對話，你記下了沒有？」

「我反對！」約翰道：「她是在另一間室內，她不能證明這另一個人就是被告。」

葛羅登激動地道：「難道你竟希望她會和他們在同一個房間裏嗎？——好吧，現在妳接下去告訴我們，臺干脫先生和另外一個人講些什麼話。」

這女孩子讀着她的記錄本：「臺干脫先生說：『赫特遜，你提出的要求，假使我付了款子，你一定要答應我不再聲張。』於是赫特遜先生——我意思是另外一個人就道：『好吧，看着一千元份上我就不提逃稅這事了。』臺干脫先生就說：『我只好被迫付給你款子。在這裡，點點清楚。』於是另一個人說：『對了，沒有少。』隔了一分鐘，臺干脫叫我回到會客室來，于是我把聽到的寫下一分鐘，另外的一個人已經走了。」她結束她的報告。

約翰看着這證人，她會替她的僱主說謊嗎？他以為不會。毫無疑問的，她是聽到二個不同的聲音，一個是臺干脫的，但是另一個是誰呢？他從什麼地方進得這房間呢？約翰那女孩子起居室除了和圖書室大廳之外還和別的房间相連嗎？她說祇和大廳會客室相通。那末在會客室中有沒有壁櫥？沒有，她告訴他。那末有沒有像簾幕等可以隱藏人的地方？她想了一回說她沒有看到。

約翰要愛爾說一句話，他就起立道：「我沒有說過你會逃稅這件事。」約翰詢問證人道：「這聲音和妳在前次在信中附給我一張五千元的支票。這樣我才有力量把報紙接辦下來。」他末後又加了一句：「我想我現在已知道是誰贈我這筆款子了。」

約翰也記起李却赫特遜曾在一年前從銀行中提出五千元存款的那件事，原來他從紐約匯出款子，以隱匿他的真面目。

葛羅台噙笑道：「好一件奇蹟！看來又像是一件敲詐的傑作吧！」

「愛爾，你在上星期四到過臺干脫先生的辦公室嗎？」
「是的，我爲了要寫下他的事蹟，因爲他是本鎮事業最成功的一個，所以特地去訪問他。起初他十分歡迎，告訴我他的如何勤儉如何節省，才造成今日地位。之後我又問他如何會有製造玻璃皮革的動機，如何建起臺干脫工廠？可是他却答非所問的告訴我許多他在事業方面的才能。我們繼續談這問題很久，後來他漸漸的不安和惱怒了，我就很抱歉地告辭，說我還可以從李培太太處再得到一些關於他過去資料。因爲李培太太對於鎮上任何人的歷史都非常熟悉。」

他繼續道：「那天下午，正似他方才說的，他打電話來約我在晚上去看他。星期四是我最忙的一天，因爲報紙

晚上聽到的一樣嗎？」

「聲音有些相似，但電話機有的聲音總有點變質的。」她突然皺起了眉，於是約翰追問道：「你不能確定是嗎？」

「不是這個意思，」她道：「這聲音有點像前晚上聽到的。」

葛羅台插入道：「你要盤問她？這是我們的案子！」

約翰固執地問下去：「但妳現在有點躊躇不決了。是不是妳還有什麼事沒有說出來？」

她想了一回道：「我已經把聽到的全部告訴你了。」

「請你仍留在這裡，等審問完畢後再走好嗎？」他注意着她往返座位，顯然她是有點心事在使她懷疑着。

約翰對他的當事人點點頭，於是那年青的編輯站起來答話。

愛爾赫特遜回答了好幾個問題。他是生長在英列奇的。一年前他從海軍退伍後即進入步哨報工作。做了三個月他就接辦該報。——因爲前編輯李培先生——在十二月病故——會問過我願意接辦嗎？但是我沒有錢。正在這時，發生一件奇事。我接到一封沒有簽名的信，寄自紐約，這人自稱我父親會幫過他一次大忙，他爲了要報償起見，所以

是在星期五出版的，但他敦促着我，所以我同意了。當我到他家裡，他說他有個客人在裡面，我們就在大廳裡談話他先向我道歉他上午的粗魯，說他喜歡這報紙，爲了要鼓勵我，所以給我一千塊錢，可以對報紙有些幫助。」愛爾看看這些帶着不信任眼光的陪審官們，又道：「我告訴各位，他是如何的策劃着。我爲了鄭重起見，我說我們可以打一張收據給他，但他一定不要，他說這樣可以稍去掉一點他以前對我無禮的不安。所以我竟會這樣的笨，把錢收下了。」

「你是大廳上和他談話嗎？你沒有走進會客室嗎？」

「一步都沒有！後來我回到報館，就連同這筆錢被拘捕了。因爲這緣故，上星期步哨報沒有出版。」他回顧他的妻子，道：「可是這星期又可以出版了。」

約翰仔細地體會着愛爾的話，很明顯的，當臺干脫聽到報上要登載他的故事，他很高興合作。但當愛爾迫着要他講他事業的歷史時，他就起反感了。

「愛爾，當你說要去詢問李培太太關於他以往的歷史時他有沒有阻止你？他看來是不是有什麼隱情藏在後面？」

旁聽的人都震驚了，因為本鎮的首要人物竟被人猜疑，大家議論紛紛。

「李培太太從來就不喜歡他，假使她知道這一方面的事，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了。我實在想不出理由。」

「李培太太或許知道許多事，——庭上我要求延期再審，以便和她會談一次。」

「反對！他早已和她談過了，他們是一起到庭的。他這種言論是惡意誹謗，我抗議他侮辱我們的模範公民！」

法官躊躇了一下道：「我看沒有理由再拖延。」

約翰見他的要求被拒絕，乃道：「那末我就請證人現在上來。」他環視四週：「我——李培太太。」

她立下了誓言。

「李培太太，請你告訴我們每一件有關麥隆台干脫的歷史。」

葛羅臺跳了起來。

證人面對着他道：「你是不是怕我說出什麼來嗎？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就回答一個，你決不能阻止我，山姆葛羅臺！」

「我們可以猜得到，」這禿頭律師道：「這些問題將是一派胡言亂語，法官明白的，誰都明白的！」

我可以問他幾個問題了。」

金博醫生說病人已漸漸好轉，知覺恢復了，但是仍不能接受詢問，怕他受不起刺激。

約翰懊惱地對李培太太道：「你在早晨說過李却喜歡化學，那末他平常不做試驗呢？」

「他做的，現在我倒提醒我了，他租了一個停車間當作實驗室，平常有空就消磨在裡面。有一次我丈夫告訴我，他在試一種新的汽車漆。」

「我懂得了。」約翰自言自語道。李却受雇于臺干脫，從事油漆工作，他的興趣當然會慢慢的轉移到改進汽車漆的上面去。說不定還是臺干脫授命於他的，至于油漆和玻璃皮革有什麼關係呢？李却不是一個化學家，他只是和一個像普通一般只憑經驗的人一樣，雖然找得了做上等汽車漆的方法，却不知把這方法應用到人造皮革方面去。而臺干脫則聰明地看出了它的價值，就設法獨佔這個權益。

他啓切地解說給她們聽：「這可能就是臺干脫不願人家去發掘他的歷史的原因。因為從李培太太那裡，會發現他過去的欺人手段。換句話說，李培太太一定知道某些事情，這些事足以證明臺干脫以前的卑鄙行爲，而她還沒有記得告訴我們。」

約翰鎮靜地道：「我既然無法得到一個和李培太太會談的機會我只能在這裡這樣地做了。」

法官的眼睛朝下看着約翰，面色微紅。起先他有點怒意，但從他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他頗讚佩約翰，他道：「我要從新考慮，本案延期到明日上午十時再開庭。」

一小時後，他們急促的進食午餐，李培太太把她所知道的關於麥隆臺干脫和他事業的一切都說完了，仍找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其中有一件事頗引起約翰的注意。

「你說臺干脫經營他人造皮革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嗎？是他控告李却赫特遜後的一個月嗎？」

「是的，這時他人造玻璃皮革弄得壞，所以他就放棄油漆的事。這和狄克入獄有關係嗎？」

「說不定是巧合。譬如說，臺干脫從李却那兒偷來了什麼秘密，使他想起製造玻璃皮革的動機，爲了要獨享巨利，就設法加上一個罪名給他。」

哀萊莉高叫道：「也許這是對的，所以他害怕愛爾會從他的過去歷史中發現這個秘密。」

約翰握住這理論，那是很合乎邏輯的，因為李却赫特遜直覺的覺得愛爾的案件和他的有連繫。但臺干脫能從李却那裡偷到些什麼呢？他說：「我要打電話給醫院，或許

約翰繼續和李培太太談了許多，問她可知李却有些什麼東西留下的。她說他在被捕後數天，她和她的丈夫到實驗室去整理，他有許多書籍都送給學校了。

「他一定保存着他的實驗方面的記錄，你有看到嗎？」

「隔得太長久了——我記得沒有什麼摘記本子。」

約翰很感失望，難道台干脫已把摘記拿走了嗎？那末他今日也不用這樣的擔心了。

他抱着極少希望道：「告訴我們關於李却的案子吧。」

這是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李培太太說，這事發生在一點鐘，二小時後就全部解決了。「他非常難過地接受了判決，他看着我丈夫，於是詹姆就走前去。狄克一定是要求他做些什麼事，因為詹姆在領首答應。於是詹姆叫我一人先回家，他說他還有些事情要辦，可是他直到晚上六點方回來，也沒有和我談起他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我也沒有問他。」

約翰忽然興奮起來：「也許我們可以這樣想，李却要入獄了，他把他的摘記交給你丈夫保管，所以它可能還在這屋子裡。」

她不信地道：「假使它這些年來仍在這屋子裏，我一定知道的呀。但是我還歡迎你再查看一次。」

二小時後，他們只好放棄這希望，他們已把詹姆的屋子整個都翻遍了。

哀茉莉道：「你看李培先生把它毀掉嗎？」

「我疑心這些摘記本子還在一個臺干脫拿不到的地方。他知道李培先生如何處理它，他也知道它的所在。所以才會使他害怕愛爾能發現這個秘密。」

他們沉點着思索，哀茉莉的眼角上掛着淚珠。找到這本摘記就有辦法洗清他丈夫的冤枉了。

哀茉莉打破了沈悶，她道：「你認為是否可能李培先生沒有保管這些文件？我意思是說，因為這是在狄克叔叔逃走之前，他原判三年徒刑的。」

「真是一個很好的解說，哀茉莉！我懂得你的意思。」

「約翰杜溫格爾叫起來道。他拿起帽子向外就跑。」

× × × × ×

「我要請麥隆臺干脫辯證。」

衆人的目光隨着他走上證人席，約翰走到他面前。

「你造成愛爾的案子，是因為你記起了你在一九二五年三月裡所犯的一件罪行。怕他會找出證據來證明你對他

叔叔李却赫特遜的誣告。」

法庭裡的聲音嗡嗡地響起來了。杜溫格爾對着法官席道：「基于這一點，庭上，我要傳請國家悔過院副院長，法蘭克羅斯先生。」他所提到的那位高個子就走前來，「我在昨日下午打電話給你的是嗎？請你把我要你來的目的說出來。」

葛羅台跳起來反對。

法官道：「這人的引證對被告有關，反對不准。」

悔過院副院長道：「杜溫格爾先生要調查一九二五年三月裡，有一個詹姆士李培奇給犯人李却赫特遜所有的信件。於是我找出一封，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的信，但這個犯人從來沒有進過牢，杜溫格爾先生解釋了他的理由後。我就讓他看信，並同意在今天帶信來這裡證明。」

他打開這只大信封，讀着信：「親愛的狄克：我決定把你的汽車漆實驗記錄寄給你，你可以再研究一下，或許有機會你仍可繼續你的實驗的。我們都相信你是無罪的。你的朋友詹姆李培。」他又從信封中抽出幾張紙來：「這是函件中提到的實驗記錄，我們把它保存在文夾中，直到李却赫特遜歸案，

「我可以看這些摘記嗎？」約翰拿着紙轉對臺干脫道

「他的罪名是法庭上判決的！」

「法庭有時會造成錯誤的。讓我們現在回到目前的案件。」約翰毫不放鬆地道：「你怕愛爾會發現這些記錄，所以你又想設計陷害他了，你想用敲詐的名義加罪于他嗎？」約翰迫緊着他道：「愛爾沒有走進會客室。誰是這另外的一個人？」

葛羅臺插入道：「這是被告本人！那女孩已證明是他

！」

約翰不自然地停頓了一下。這女孩是這樣說過的，但是她分明表示着某種懷疑。昨晚他和哀茉莉，李培太太談過這問題，今天早晨在沒有開庭前也問過愛爾，愛爾確是沒有進會客室。那末是誰替代他的呢？會客室除了和圖書室大廳之外，沒有別的房間可以相通。那末這人一定在愛琳派克沒有來以前就躲進房間裏了，但是室內沒有可以隱藏的地方。唯一可以解說得通的，這另外一人也是麥隆臺干脫自己。但他怎麼能證明這一點呢？

哀茉莉推推約翰的臂膀道：「我這樣想，昨天派克小姐第一件提及的是大廳的門聲，葛羅臺把她打斷了。她一定是想說她聽到大廳的門關閉的聲音，為什麼葛羅臺不讓她說下去呢？」

「你是李却赫特遜的雇主，你知道這些紀錄嗎？你知道這文件由他的朋友寄交悔過院，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嗎？」

「當然不知道。」

「我們知道你的產品叫人造玻璃皮革，Artificial Plastic Leather你有沒有獲得專賣特許權。」

「我們有好幾種特許權，它對案子毫無關係。」

約翰對着法官席滔滔而語：「因為限于時間，我不能對 Plastic 工業詳細報告，但我知道有一樣叫硝化纖維的化合物根據李却赫特遜的實驗摘記上說，是用來製造新式的汽車漆的，這化合物同時也是人造玻璃皮革的原料——臺干脫先生你的特許權上都有記錄的，任何假冒製造都可以查出來的。請問你最初的公式是不是從他實驗記錄中偷來的？」

「我拒絕答覆。假使公式相同，這也是一種偶然巧合！」頓時法庭裡一片猜疑聲。於是 he 咆哮地道：「你不能證明這不是巧合！」

「這許多記錄和你的全部相同，難道你還說是巧合嗎？」約翰反擊地道：「在你貪慾的腦子裡，你就設法盜取他的公式，再加上一個他意想不到的罪名來陷害他，而你就可以自肥了。」

「大廳的門聲？」他記起了這突然被打斷的話。使那女孩懷疑的地方就在這裡。他自信他的猜想不錯「就靠哀茉莉這句話，我們可取勝這案子。」他站起來道：「你倒很聰明，你會利用你自己的聲音，臺干脫先生。」

臺干脫跳了起來。

法官道：「你是否暗示，是他扮着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是的，庭上，因為用一個幫手很危險，沒有地方躲藏，他無法逃過派克小姐的眼睛，而他自己擔任這角色就安全多了，像愛爾這種特有的低音是很容易學像的。」

葛羅臺咆哮道：「全部胡說！毫無事實根據！」

「我願意請派克小姐上來——」那女孩就走上法庭。

「或許我們可以幫你解決昨日使你懷疑的問題。當妳在電話機邊，妳有沒有聽到大廳的門關閉的聲音？」

她點點頭道：「是的。」

「那末妳回到會客室裡時，這門還是關着，還是開着？」

女孩答道：「那時門關着。」

「現在妳想想，假使愛爾是從這門走出去的，妳有沒有聽到第二次關門的聲音？」

同時我將結束該案。「他莊重地對愛爾赫特遜道：「我決不使法庭再造成一次錯誤了。」

X X X X X

哀茉莉赫特遜道：「我希望狄克叔叔能回來永遠和我們住在一起。這裡是真正屬於他的。」

他們在地方醫院金博醫師的診室內等着，約翰微笑地告訴他們：「臺干脫和葛羅臺已經判罪了，我確信法庭會恕免你叔父，的同時他還可以從臺干脫處得到他發財的權益。」

愛爾站起來道：「醫生來了——他怎麼樣了，我可以看看他嗎？」

金博醫師點頭允許道：「好消息是可以使他恢復得更快的。」他看看約翰杜溫格爾，「我相信律師在這方面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完！

原名 Crime for Plastic

原載 星期六晚郵

葛羅臺對她叫道：「不是嗎？妳對我講過的。」

「我沒有講過。」她轉身看着約翰道：「這就是矛盾的地方了，我應該聽到這聲音的，但是我的確沒有聽得。」

她聰明地道：「但這不就證明了赫特遜先生沒有進過會客室嗎？」

約翰道：「妳說得非常對——庭上，我要控訴葛羅臺先生，他早已知道一切，否則他為什麼要在派克小姐說到門聲時就打斷她的話呢？這是一個漏洞！她能聽到第一次關門聲為什麼不能聽到第二次的聲音呢？」他面對着臺干脫道：「愛爾沒有進入會客室，是你一個人對嗎？」

臺干脫又氣又恨地道：「這女孩說謊，愛爾和我在一起。」

約翰很快地接道：「你為愛爾設下的圈套，現在反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了。你忘記關門聲也會收入話機內的，你忘記先把話機關上！——所以被告是無罪的——庭上。」

葛羅臺狂暴地道：「這女孩在說謊，庭上不會相信這些加害于我們的模範公民的話——」

法官卡埃門嚴肅地道：「案子已非常清楚，我們的模範公民為了要掩飾他過去的罪行，而誣告他人，你呢，教唆他造成偽證。因此你們二人都要對這事有個適當的答覆。」

港

都

基隆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南榮路一〇七號

電話三五八五號

歸輪風雨(續)

第八章



德來克停住汽車，看着那排華麗的公寓說：「這兒就是松林路三千六百十八號。」

「住在這兒的人是得化相當價值的，」麥森注意着屋子說：「保羅，

她過去是幹什麼的？」

「不太清楚，」德來克說：「她已往的二十五年或是三十年左右中，她穿得很好，也有很多的衣服可穿。在某處地方也許埋藏着她的某一段歷史，但是我們只知道，她住在此地名叫馬琪屈蘭頓。」

「有很多珠寶首飾嗎？」

「不少。」

「關於那隻手錶的故事你能確定嗎？」

「當然，我雇用的人告訴我，她得到這隻手錶只有六個星期。」

「你不知道它是從什麼地方買來的嗎？」

「你當然是懂得法律的，」德來克疑惑地說。

「這不是法律問題」麥森說：「這是人性問題。如果牽連到法律的時候我們應該縮頭，而一遇到考驗人性時，我們可以放膽去做，這是一種法律上的冒險，但實際上並無風險。」

「這是你的想法。」德來克說

麥森說：「我現在必須要確定的是會不會把這個女子誤看作另一種典型。」

當他們向那所房子走去時，德來克向他保證着說：「有些女人只會向男朋友手中接受鮮花，糖果，書籍，但是這個女人却知道麵包的那一面是有牛油油的。」

麥森推開公寓的門說：「她在裡面嗎？保羅。」

「一定」偵探說：「從早上三點半她進了屋子以後，我就派人在門口看着。就是那個對街路角上的傢伙，他曾向我做過一個「她在裡面」的暗號。」

麥森走近管理室桌邊問一位書記說道：「請你打一個電話給屈蘭頓小姐好嗎？有一位德來克先生因為有一件事來拜訪她。」

那位書記接通了線，在電話裡說道：「有兩位先生來拜訪你，屈蘭頓小姐有一位叫德來克……什麼？……是一

德來克說：「見鬼，不利，我怎麼能知道呢，你在舊金山飛機場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不過是三個鐘點以前的事，一個私人偵探是不能像警察一樣可以做到某種事情的，第一點他沒有龐大的組織，第二點他沒有絕對的權力，第三點……」

麥森推開車門說：「閉嘴吧，保羅。我知道你要說些什麼了。不過這一點是我一定要追究的，現在有一個人被控犯了罪，而且立刻會被法律宣佈他確實是犯了罪，我們要找出明顯的證據來證明他是無罪的，可是你所說的警察們的絕對的權力却是相反地要處處使他碰壁。他只能雇用私人偵探，當然他能雇用警察。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設法使地方檢察官能了解我的用特別的方法來譏嘲裁判了。」

德來克說：「關於這一點，我對你所作的職業表演認為並不樂觀。你能確定像你這樣的作風不會牽連到法律而犯罪嗎？」

「當然不會。」麥森回答。

件重要的事情……等一下，他從受話機上轉過身來向麥森問道：「是怎麼樣的一種事情？」

「關於一些珠寶首飾，」麥森說。

那書記躊躇地說：「你確實是爲了這件事嗎？」麥森提高聲音使電話綫的那一端也能傳過聲去，「請你告訴她，我們是爲了一些珠寶上的事情來找她的，這完全是私人的交涉，如果她願意讓這屋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她自己的事，我們總是希望能和她私人辦交涉的。」

這些話立刻發生了效果，那書記在電話裡點頭說：「好，屈蘭頓小姐，」他擱斷電話說：「請你們上去吧，在五層樓B十四號。」

麥森和德來克進入昇降機。麥森向管理昇降機的黑種孩子說：「五樓。」當他們離開昇降機後，麥森急急地叩着B十四號的房門。門開了一綫，露出一雙藍眼睛，一個金色頭髮的頭，一張豐滿玫瑰紅的嘴，接着是隻在襖衣中伸出來的修長潔白的手。「我不認識你呀。」馬琪屈蘭頓用一種懷疑的聲調說。

麥森點頭道：「對了，你沒有。」

「那麼你們要做些什麼呢？」

「你預備讓我們在走廊上討論嗎？」麥森問道。

「我當然不希望你們進房子來，」她不高興地說：「我正在穿衣服，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們所要討論的是什麼事。」

麥森提高他的聲音說：「那末我們就在這兒討論好了，這是保羅德來克先生，他的太太有一隻白金手錶。這手錶被人偷走了，現在這隻手錶就在你手頭，我們來詢問一下，這件事私下解決呢，還是訴諸法律，」

她的眼睛呈露着一絲恐懼。「怎麼？」她說：「我……我……你們請進來說吧。」

她打開門，麥森跨進房去，德來克跟在後面。

「你是偵探嗎？」她關上門問道。

麥森說：「不要管我是誰，讓我們先看一看錶吧。」

她立刻有了懷疑的眼光：「你不能這樣做，」她說：「你們跑到這兒來，憑空捏造出這種荒謬的故事，你說吧，是那一類的手錶？」

麥森走向電話機說：「在我是無所謂的，我打電話通知警察局好了，我本來想是可以私下了結的，現在你既然要求公開談判，那麼我們就公開好了。」

「這隻手錶即使就是你們所有的那一隻，也和我無關。」她說。

着深思的樣子，「等一下，讓我先打一個電話，我想這件事可以直接解決的。」

「你預備打電話給那一位？」麥森說。

「就是那個送給我手錶的人。」她說。

麥森推開電話機說：「不行，你不能打電話。」

「爲什麼？這是解決事情一種辦法呀。」

麥森說：「也許這個人就是那個偷手錶的偷兒，現在你是像一位有身份的小姐，我們答應給你優越的條件，可是你却想去通知那個傢伙讓他逃走，來吧，小姐，我們到警察局去吧，他們會給我們解決這件事的。」

「不過我可以確實斷定這裡面有了誤解」她說：「假如這是一隻偷來的手錶，那定是偷兒把手錶賣給一家有名氣的珠寶店，那位送我手錶的人又從店舖裡把手錶買回來。我那朋友是有錢的，他是一家大公司裡的高級職員，他絕對不會偷竊一隻手錶。」

「告訴你我們應該怎麼做」麥森打斷她的話：「你打電話告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到這裡來，但不要讓他知道什麼人在這兒，現在你知道嗎？」

她點頭。

「好」麥森說着離開電話機「你打電話吧，不過你得

「這是你說的話嗎？」麥森道：「現在我告訴你，假如這隻手錶是有人送給你的，那時你不知道它是賊贓，現在你知道了，你該怎麼辦？」

「你不能證明這是你手錶。」

麥森說：「這是一隻白金橢圓形的手錶，鑲着鑽石，在頂上底部和邊上有四個小翡翠。」

「那一定有點誤會了……」她說：「我……我是有這樣一隻錶，不過這是和你們所說的事情不會相干的，我怎麼會知道這是屬於你們的呢？」

德來克說：「我想她的話是對的，不利，你不能希望她因爲聽了你所說的話，就把手錶還給我們。」

麥森毫不留情地說：「好，那末我打電話給警察局叫他們派一個人來好了。他會把這位小姐帶到局裡去，再叫你太太和那個出售的珠寶店來認一認手錶就行了。我想你太太是不會叫這小姐在報上登出相片來的。」

「她不會的，」德來克說：「我們只要……」

「等一下，」馬琪屈蘭頓當麥森正想去撥電話時說：「我到真是不想把我的相片登在報紙上。」

麥森躊躇地把手擱在電話上。

「我的手錶是有人送給我的，」屈蘭頓說，她的眼睛

記着，這並不是開玩笑的事，只要你在電話裡有什麼，在十秒鐘以後我就可以宣佈這件偷盜的詳情。」

她撥了一個號碼說：「我要和羅耐先生說話。」然後，過了一會兒，「哈囉，我是瑪琪，聽着，大孩子，我要你立刻到這兒來……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談一談……在電話裡我不能講……不……不，不是這個……要多久……好吧，你盡可能的快些來……好了，寶貝。」

她掛上電話說：「只要等幾分鐘就够了。」

麥森找一張椅子坐下，交叉着兩條長腿。德來克倚着桌邊。馬琪屈蘭頓坐在對面椅子上，拉她的寢衣遮住她的膝蓋說道：「好吧，讓我們等一會兒吧。」

「你要穿衣服嗎？」麥森說。

她搖搖頭，「我不願意單獨留你們兩個人在這間房子裡，我也不想讓你們站在寢室裡等我外面換衣服。還是這樣等着的好。」

德來克說：「喝一點怎麼樣。」

「我想你們一定是偵探。」

「那也和給一點飲料喝沒有關係呀，對嗎？」麥森說

「對」她說：「到廚房裡去，幫我拿一點冰塊來吧。」

麥森笑道：「保羅，我們一塊兒去吧，我們有兩個人，她是不願意讓我們單獨留一個人在這屋子裡的。」

「你不會見怪吧。」她問道。

麥森說：「你是個漂亮姑娘。」

「你也很漂亮，假如你不是這樣對待我的話。」她說。

「這很壞嗎？」麥森問道。他打開冰箱拿出水塊來放在盤子裡。

「聽着。」她說：「我是不願意發脾氣。」

「好，那麼我們談些別的事吧。」

她神靜地笑着。

「你得到那隻手錶有多久了？」麥森閒閒地問。

「什麼時候德來克太太失去手錶？」她反問。

「差不多有三個月了，」麥森說。

德來克插嘴道：「我們不要談手錶了，等她的愛人來了再說。我拿一瓶啤酒。」

「我並沒有說他是我的愛人呀。」她發怒地說。

「當然不是。」麥森接口道：「也許他是把這手錶拿來

做抵押品的。」

她把啤酒倒到杯子裡說道：「少說諷刺話，你不要喝，

「謝謝」，麥森說。

她似乎對他身材很有興趣，她緩緩地點着頭，喝着啤

酒，「你這樣裝模作樣的來恐嚇我，你究竟爲了什麼？」

「我們要找尋那隻手錶。」麥森說。

「怎麼樣？」

德來克凶莽地插口道：「你放心吧，不利，在我個人

說我是不会控訴她偷竊手錶的，我想她也不会知道這是偷竊來的手錶。」

她轉向德來克說：「你們也不要打羅耐的注意，他是忙人，你們去招惹他，也會帶來麻煩的。」

麥森微笑着攪動他杯子裡的水塊。「羅耐的職業是什

麼？」

「他是個經理。」

「什麼機關？」

「一個大公司。」

「那一種公司？」

她微笑着說：「你們是說失竊手錶嗎？是不是？羅耐

是不會偷手錶的。」

「我不知道」麥森說。「他結過婚嗎？」

「不！」

一點嗎？」

「在這種環境下」麥森說：「我們是應該停止諷刺。」

她繼續倒啤酒，一面仔細地打量着他。「你，」她說

：「做這種嚇唬人的事，看上去你不像是那種人，爲什麼要這樣做？你爲的是什麼，想替詐我嗎？」

麥森停了半響大笑着說：「謝謝你的關心，我不是流氓，我是君子人的作風。」

「討厭！」她說着把倒出來的啤酒分成三杯加入了水

塊，德來克接過杯子說：「我們在這兒喝還是回到原來那間房子裡去？」

我們回原來那間去吧。」

當他們坐定以後，德來克環顧四周說道：「好漂亮的

屋子。」

「我喜歡它。」

「住了多久？」

「三個月。」

這地方，」偵探說：「租金很貴吧。」

她說：「假如你有興趣的話，你去問公寓經理好了。」

麥森笑着，她轉過眼來看他說道：「你爲什麼發笑？

我們能做朋友嗎？」

「他有孩子嗎？」

「當然沒有！」

「你和他訂了婚嗎？」

「我們不是在討論手錶嗎？」

「我因爲要知道一點關於他的事情」麥森說：「如果

他是從有信譽的店鋪裡買來的，那是另一會事，如果他買的是賊贓，是黑貨，那又是另一會事。這隻錶值一千五百塊錢。如果他用一二百錢買得了這個錶，這就表示他是知道這是來路不明的東西。」

她忍耐地說：「他是不会檢便宜貨的，羅耐先生是肯化錢的。」

「他來了我們可以談一談，」麥森說：「你對於歐洲

目前局勢有些什麼意見？」

「一點也沒有。」

靜默了一會兒，馬琪屈蘭頓說：「你能談談你的事嗎

？」

「我的那一方面？」麥森問道。

「你是律師嗎？」

「是的。」「爲什麼你要恐嚇我？」

「不要理她，不利，」德來克警告着。

她把椅子移近麥森的座位：「是在玩某一種花樣嗎？你坦白地說明好了。」

「我們所要的是那隻手錶。」德來克揶揄說。

「我想這是謊話，你太太根本就沒有這樣一隻手錶。」

門外面有點聲音，屈蘭頓站起身來，門推開了，一位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年人進來，黑鬍子，黑眼睛，鬢邊的頭髮略現灰白色，他看到麥森和德來克微露着驚訝。

「請進來，羅耐。」麥森道：「請你關上門。」

羅耐不耐煩地把門踢開了：「這是什麼事呀？」他向着屈蘭頓：「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兩個人在這兒？他們是些什麼人？」

「安靜點吧。」德來克說：「你送給這位小姐的手錶是我太太遺失了的，現在我們要請教你對於這件贓物你怎麼辨？」

「胡說！」羅耐說。

「這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德來克說。

羅耐轉向馬琪屈蘭頓：「這些是老把戲，他們不過是想敲竹槓，他們都是專門敲詐的流氓，我以爲你最好報告警察。」

了這件事情，請你們快點走吧，我不想和你們到警察局去化費時間，我也不願意報紙上登載着我的名字。」

「好，那麼我只能把這件事告訴警察局了。我是給你們一個機會，你既然如此堅持，我們只好結束談判了。」

「等一下，」羅耐說：「我們怎麼知道這是你的手錶？馬琪，他們已查對過了嗎？」

「他們說出手錶的樣子，和我的那隻一樣。」

「他們說出牌子和號碼嗎？」

她搖搖頭。

羅耐光火了，「你們這兩個壞蛋！」他說：「你們預備怎麼樣？我的手錶是從康次客脫公司裡買來的，你們一定是看到馬琪帶着這樣的一隻手錶，所以就起來敲竹槓。」

麥森疲倦地說：「好了，先生，我們到警察局去吧。」

「不！我們不願意到警察局去！」羅耐說：「你們兩位快滾吧！快離開這裡」

「還有別的辦法嗎？」麥森問道。

羅耐想了一下，某種念頭使他臉上發紅。

「還有一種辦法」德來克建議道：「我們可以帶着錶到康次客脫去詢問一下，也許是那店舖因爲某種關係不得不

「那是正好。」麥森說

她用眼色向羅耐警告着：「他們就是想這樣做。不過我不願意把名字登載在報紙上。」

羅耐坐下來：「那是一定有什麼錯誤了，這隻手錶我是化錢買來的。」

麥森說：「你肯告訴我們是那一家典舖……」

「不是典舖，你們以爲我是那一流人？我是從有信譽的珠寶店裡買來的。」

麥森傲然地微笑着：「我了解你所處的立場」他說：「你要在女朋友面前充好漢，不過這是不會對你有好處的，你現在有了污點，她也沾惹了污點，現在你們惟一的辦法是如何把它刷清。」

馬琪屈蘭頓說：「羅耐，說下去吧，告訴他們真相，從前也有人對我玩弄過這種花樣。有一個人和典舖裡有過交涉，有一箱上等珠寶……」

「告訴你們我是不會做這種事的！」羅耐憤怒地說：「這隻錶我是從康次客脫公司買來的，化了一千三百五十塊錢！」

麥森打個呵欠。

馬琪屈蘭頓變得有耐心地說：「你們如果已經弄清楚

接受贓贓，有些大店舖上只要有利可圖有時也會檢小便宜的。」

「我對於這個方法也不大贊同」羅耐說：「你們兩個人無論如何不能干涉旁人的私事。」

「我知道你是不敢去的，」麥森諷刺地說。

「那麼你的確是從典舖裡買來這隻手錶！」馬琪也刺激他。

羅耐帶帽子說：「馬琪，穿上衣服，我們走！」

「你看好這兩個傢伙」她說。

「不要擔心，」羅耐狠狠地說「我會看住他們的。」

「只要三分鐘就夠了。」她告訴他，奔往臥室去。她的睡衣從身上拖下來。

羅耐不安地看着他的錶：「我是很忙的，」他說：「我在五點鐘以前一定要回辦公室去。」

「我也很忙，」麥森接口道：「德來克也一樣忙。」

羅耐硬硬地坐在那裡，煩惱地靜默着，他的眼睛不時地注意到寢室門。幾分鐘以後，馬琪，屈蘭頓穿着一身藍衣服，開了門出來道：「好，走吧。」

在出差汽車上，女的想講話，但是羅耐却心不在焉，她也只好緘默了，真到汽車停住時，她才開了口「喂！」

她對麥森說：「這是你們的事，你付車錢。」

麥森笑着掏錢給司機：「你勝利了，」他對她說：「出去吧。」

他們找到經理奧沙客脫正在店舖的經理室裡。他熱誠地招待着羅耐，用欣賞美麗的眼光注意着馬琪屈蘭頓，向德來克和不利麥森點點頭。

麥森道：「我們到這兒來是查問一下這位羅耐先生是不是在這裡買過一隻手錶。」

客脫恭敬地說：「他在這裡做過幾次交易或許……」

馬琪，給他看那隻手錶，「羅耐指揮着。」

她取出手錶。客脫看了一下，然後注視着羅耐。「你要我回答問題嗎？」他問道。

羅耐點點頭。

「羅耐先生在這店裡買了這隻手錶。」客脫說「差不多在六星期以前。」

「我付了多少錢？」羅耐問道

「這是得查一下賬簿才能說出確實的錢數了。」客脫

「我不太記得，我只是記得這筆交易，我想大概是一千二到一千三之間吧。」

羅耐說：「這兩個個人堅持說這手錶是偷來的，你怎麼的却很膽怯，特別是在某種環境之下。」

「我說，等一下，」羅耐略帶恐懼地說：「我們不想把這件事公開披露……」

「你可以把這件事全部交給我，」客脫說：「警察局和我們有連絡，我們也和警察局攪得很好，在報上登載出來的只是有關他們二人欺詐的事，你們一定可以置身事外。這傢伙不是說他太太曾被竊過一隻同樣的手錶嗎？」

「是的。」馬琪屈蘭頓說。

「這就是我要知道的事，」客脫說：「也就是警察們所要知道的事。」

他從私人辦公室中向窗外看去，說道：「警官們坐着警備車來了。」

沉重的脚步跑上樓梯，推開房門，兩個穿制服的警官帶着武器走到客脫桌邊問道：「在那兒？」

客脫向麥森和德來克指着：「就是這兩個個人。」

警官轉過身來，其中一位問麥森走去，忽然停住了。

「等一下，這是不利麥森呀。」

麥森點點頭：「下午好，先生們。」

警官向着客脫迷惑地說：「你聽到過不利麥森，這位

說？」

客脫立刻用冷淡鄙視的眼光打量着律師和偵探，然後走向電話機：「我會告訴你怎麼說！給我接警察局。」

羅耐拉住客脫的手臂：「我們不想找警察。」

「這是不可能的，」客脫狠狠地說：「我知道這一批壞蛋我好像看到過這個人的照片——也許就是在警察局裡：喂，我是康次客脫公司的客脫。我現在碰到兩個傢伙。請你趕快派一輛警備車來……謝謝你……是的，就是那種敲竹槓的玩意兒，我還沒有盤問出什麼結果來，請你自己來詢問他們吧。」

他放下電話聽筒對麥森道：「現在請你們坐一下吧，不要想溜走，否則，我的私人偵探會對你不客氣的。」

麥森坐下來向德來克說：「保羅，我們坐下來好了。」

「我真抱歉使你受到這種委屈，」客脫向羅耐致着歉意，他一面用眼睛瞞着馬琪屈蘭頓。

馬琪屈蘭頓不安地說：「我知道他們是有這種行為，不過他們用這種恫嚇粗暴的手段我不知道他們是爲了什麼？你知道我當然不會把這一千三百五十塊錢的手錶因爲他們的幾句話就送給他們的是嗎？」

律師嗎？」

客脫沉下了臉說：「我不管他是誰，總之他是想在我的主顧身上玩弄敲詐的手段。」

警官仍是困惑着：「是你」他問道：「告發這件事嗎？」

「我看不出爲什麼不可以，」客脫說：「他宣稱這位羅耐先生在這兒買去的手錶是他失竊的東西。」

警官道：「我想這一定是有了什麼誤會了，客脫先生，他是律師，曾在跛足金絲雀案中爲一個女人辯護，他又參與過那個大吹謀殺案。」

客脫皺着眉對麥森說：「麥森先生你有適當的解釋嗎？」

麥森說：「我明瞭所處的立場，這完全有關於那隻手錶的核對。現在我們應該用商業上的態度先來查對這隻手錶。」

「這已經查明了。」客脫說。

那只是憑你對這手錶的記憶而已，你能記得這錶的號碼嗎。你應當先有法律根據。」

客脫躊躇了一會，然後按鈴。一個年青女人推門進來。

「給我把卡斯脫但頓羅耐先生的賬目拿來。」客脫吩咐着。

那位小姐點點頭，出去了，一會兒她拿進一張卡片來，客脫把牠放在桌上，再翻過手的背面核對着點一點頭，「這是同一隻錶。」

麥森說：「我想這裡面也許有錯誤，」他俯向桌邊，他沒有去拾取那隻手錶，却攪取了這張卡片。他略加研究，然後轉向馬琪屈蘭頓說道：「你知道他結過婚嗎？馬琪。」

羅耐跳起來道：「這干你什麼屁事……」

「可是」麥森用冷靜的眼光盯住他：「你在這一處地方兩個月之內就買了四千六百五十二元二角五分錢的珠寶首飾。現在但頓羅耐先生請你告訴我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錢，才能付這筆賬？」

客脫把椅子退後，衝向前去想搶麥森拿着的這張卡片。麥森把捏着卡片的手鬆開了，客脫向警官喊道：「捉住這傢伙，不管他是什麼人！」

有一個警官走過去，麥森退後，他伸手板着警官的背一手拿着卡片放在身後。

「不要見鬼了，」他對警官說：「你看羅耐。」

羅耐癱在椅上，好像他的膝部忽然脫了節，臉轉成灰白色。

枉的。

「你不會想到摩埃會出來講話嗎？」麥森問道。

「他不會再說話了」羅耐說：「他死了，他昨晚在從火奴魯魯到舊金山的輪船上被人謀害了。」

「你能確定嗎？」麥森問道。

羅耐道：「當然我能確定的，岱耳先生和他的女兒就在那隻船上。雪琳達懷疑着摩埃的繼女。她會打電報來叫他探查佩蕾紐培來的身世，我知道她是在西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畢業的，我又查出她的母親是安紐培來，她嫁給卡耳摩埃。」

「你告訴了雪琳達？」麥森問道。

地球年齡的新估計 炎生

愛登堡大學地理學教授阿瑟赫爾麥斯博士(Dr. Arthur Hamley)在斯密壽南研究院的年報裡估計地球最可能的年齡約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歲。這估計完全基於放射元素的衰變，從油至鉛。但是這是極錯綜的問題，我們知道有好幾個同位素，而每個又衰變而成不同的鉛的同位素。其推算的數字，赫博士認為最可能的是上數，當然，它的精確度在十萬年之內是可想見的。

麥森說：「你是煉油公司的會計師，羅耐，你每個月賺四百六十塊錢。在這二三個月以前，在你手下當出納員的卡耳摩埃，神秘地失蹤了。你立刻移轉旁人的注意說是短少了公款。你以為這筆短少的公款是不會被人發覺的，因為旁人都以為摩埃是盜用款項的人。現在請你向這幾位先生解釋你是怎樣用你那四百六十塊錢的薪水去購買這五千塊錢的珠寶。」

羅耐用手做了一個失望的姿勢道：「好了，算你得勝了。」

「有多久了」麥森問道：「你盜用這筆公司款項？」奧沙客脫慢慢地在大旋轉椅上坐下來。

「上帝」他說：「我不喜歡這件事。」

「沒有人問你」麥森對他說，然後又轉向羅耐：「這件事有多久了？羅耐。」

羅耐道：「這件事可以私下解決的。旁人不必過問，我是查理懷特瑪岱耳雇用的人，他是公司的總經理。他自己會處理這件事，不過他是會情願放棄這筆錢的。」

有一位警官走向前來。麥森請他退後，說道：「不過這裡面有人受了冤枉，羅耐。」

羅耐眼中露出憂愁和失望，他回答道：「摩埃是受冤

「是的。」羅耐道：「於是今天早晨她打電話給我，告訴我發生的事故。摩埃太太昨晚謀害了她的丈夫。現在我們可以歸併這些事情而不必把他公開了。」

麥森笑着：「不，我們不能，羅耐。你看到雪琳達位耳時請你告訴她一句話，就是家醜不可外揚。走罷，保羅，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呢。」(全文待續)

William Hunt & Co.

Fed. Inc. U. S. A.

No. 9 Wu Chang Jie Section 1

Taipeh

Tel. 4603

Suppliers of All Kinds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

Material



拾 穗

橋 戲 專 欄

K.O.R. 橋社主編

本期牌局如下：
 西方首攻S-Q，請想想看應如何打始可做
 成7-H？

S: K9.4.2
 H: 4
 D: K8.5.2.
 C: K6.4.2

S: Q.J.10. 北 S: 8.7.6.
 H: 9 西 H: 10.7.6.5.2.
 D: QJ.10.9. 東 D: 7.6.4
 C: J9.8.7.3. 南 C: Q.10

S: A.5.3
 H: A.K.Q.J.8.3.
 D: A.3
 C: A.5

開牌順序:

東	南	西	北
_____	2H	_____	2S
_____	3S	_____	3N.T.
_____	7H	_____	_____

前期解答：
 西方在第三付攻♠-7時，南方因此用♠-K上手，就接連叫王牌五付，看對方留些什麼。其時南方尙剩王牌一張，♠二張小點，♣A，10。北方有♠-A，J，6三張和♣-Q，7。東方則可能是♣-K，9。♦-J和♠-Q，10。或♣-K，9，♠-Q，10，9。但無論留什麼牌，當南方出一張小點♠，送入東方手中後，4-H必定成功。

103

中 國 石 油 有 限 公 司

總 行 經 銷 處 分 行 連 絡 處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60號

電話 三五三八號

總經理 林溪圳

興 南 行

基隆市孝二路卅一號

電話 五五八號

花蓮市光復街卅六號

電話 三三七號

台東鎮中正路一八〇號

電話 一六八號

拾 穗

黃 添 商 行

號 四 八 路 四 愛 市 隆 基
 號 3 1 2 話 電

交 貨 迅 速 取 費 低 廉 下 列 各 貨 經 常 出 售 定 價 公 道 歡 迎 選 購

材 料 歡 迎 器 材 歡 迎 金 玻 璃 任 毋 專 營 工 具 批 發 建 築 電 器



最佳
滑機油



● 供應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產品歷八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一號

武田藥廠著名良藥

補血滋養強壯劑

(保)(利)(他)(民)

分含碘、規那、純淨、信石、及拐阿可爾五種

功效確實 常服咸宜
各大葯房 均有出售

含碘——保利他民：
主治腺病質，梅毒性疾患，佝僂病。
規那——保利他民：
主治消化機能衰弱，一般營養不良，傳染病後之恢復期，及食慾不振等症。

純淨——保利他民：
主治貧血，全身衰弱，營養不良，神經衰弱，肺結核，妊娠及產後病後恢復期等症，

信石——保利他民：
主治神經諸症，貧血，及慢性皮膚病，

拐阿——保利他民：
主治肺結核，肺尖加答兒，結核性呼吸器疾患，腐敗性腸疾患之恢復期等症。

總代理處——台灣大華貿易行 台北市漢口街一段 電話二四〇一號

總經理處——三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博愛路卅六號電話三八九一號

記 洽

永和五金行

Eng Ho Metal Co.

營 專 行 本

五金雜貨	油漆噴漆	電器材料	機械工具	盼更石綿	旗蓬繩索	輪用儀器	船舶司多
------	------	------	------	------	------	------	------

地 址 基隆市義二路二十二號 電話：四五四
 22 Ne Ne Road Keelung Tel. 454

港都唯一
 新車服務
 座位舒服
 安全第一

基隆合同小汽車行

董事長 余江圳

總經理 黃明金

基隆市仁愛區新店里孝四路十一號

連絡處電話

五一五
五四七 號

萬全行

廠 工 鐵 志 協

五 金 材 料
 機 件 加 工
 翻 砂 工 具
 車 床 鑽 床
 設 計 製 造
 按 裝 機 器
 歡 迎
 賜 顧

各 種
礦 油

茂春商行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經理處
 文華行基隆代理處

基隆市中正區信六路20號

棧寄庫倉
應供力勞



送輸陸海
卸裝物貨

大 同 興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號 〇 二 路 陽 濟 市 北 台

(前 站 山 華)

號 八 〇 七 七 話 電

華 青 工 程 公 司

承造房屋橋梁碼頭山洞

及一切建造工程

臺灣分公司：臺北濟南路三段十三號

高雄辦事處：高雄自強二路四十五號

電報掛號：5020

• 負責 • 迅速 •
• 安全 • 鐵 • 低廉 •

臺灣鐵路管理局

臺北貨運服務所

台北北平路十三號(華山車站旁)

鐵路 三八四 六七六
電話 市內 三三五 三三七

閩 東 五 金 行

Min Tung Hardware Co.

97 Yi Erh Road Keelung - Taiwan

Cable: 2687 Tel: 335

專 營

五金材料 高低壓橡皮管

機械工具 路礦器材

石棉盼更 船舶用具

地址：基隆市義二路97號

電話：三三五

電報掛號：二六八七

建華鐵工廠

廠址：基隆市仁愛區愛五路25號 (基隆電力公司右鄰)

工作迅速 定價克己
專營

一切 機械 汽車 建築 船舶
銲接 修造 修理 五金 礦山

拾穗

環球
百貨
批發

廣生行

經理 易金枝

高雄市塩埕區大仁路53號

電話 三五八八

電報掛號 三五八八

拾穗

貨真價實 米穀 雜糧 水糖 砂泥 交貨迅速

專辦 大批
上等白米供應

歡迎各機關團體
合作社採購銷售

天
民天碾米工廠

經理 李 翅

高雄市新興區華路五四號
警察局第一分局對面
電話 三三二七號

土木·建築
鐵工包辦業

德發營造廠

經理 趙水德

高雄市新興區東波里九號

王之桔

請飲

美國 寶密 桔汁

MORVIN SPOT ORANGE JUICE

The best delicious
and whole some beverage
you can get to-day

美國 科學 製法
風行 全球
時代 飲品

台北益揚企業公司出品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五六巷廿二號 電話七五七七
高雄接洽處 鼓山區陸橋下

松山興記化工廠出品

如意肥皂

品質最好

工廠：松山虎林街50號
經理部：臺北市懷寧街12號
高雄辦事處：高雄市大仁路53號
臺中辦事處：臺中市雙十路新北里36號
苗栗辦事處：苗栗日新街24號

總公司：新竹

分公司：新竹、東竹、苗栗

新埔、中壢

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北埔、關西

營業所：內灣、龍潭

新屋、大湖

拾穗

營業種目
汽油·重油·煤油
柴油·各種機器油
白蟻油·純無水柏油
電石·酒精·拭布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經理處

文華行

高雄市鼓山區長安街一號

電話：(四五一七) 三六五三 號

電報掛號(油)三一二號

拾穗

月刊 第六期
三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高雄煉油廠勵進分會
編輯者 拾穗出版委員會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通訊處 高雄左營高雄煉油廠
拾穗出版委員會
經售處 各縣市雜誌經銷書店

訂閱價目表

期數 一期 半年 一年
售價 二元五角 九元 十八元

匯款不便處郵票十足通用
一次訂閱五份以上者八折優待
廣告刊例

地位	全	頁	一	半	頁	1/4	頁
封底	四	〇	〇	一	一	一	一
封面裡頁	三	〇	〇	一	五	〇	一
封底裡頁	二	六	〇	一	三	〇	一
普通	二	〇	〇	一	〇	〇	五

結核病專門

(新)(生)(療)(養)(院)

在空氣新鮮的淡水鎮專用
最新特效針葯外並用對肺
病最有神效的人工氣胸肋
骨切除等壓迫治療法

院長 醫學博士 陳藍田

外科 醫學博士 程丁茂

院址：淡水鎮八勢里

接洽處：台北市漢口街一段八八號
新生內科醫院電話 5265

經營各種印刷洋油紙墨

協盛昌永記紙號

台北市館前路卅六號
電話：六一八一號

內政部壽內警台誌字一〇五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局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一二號



SINCLAIR

美國辛克力煉油公司出品

辛克力

各種機油

備有現貨 大量供應

遠東獨家代理

太平洋煤油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 一 二 九 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一元五角